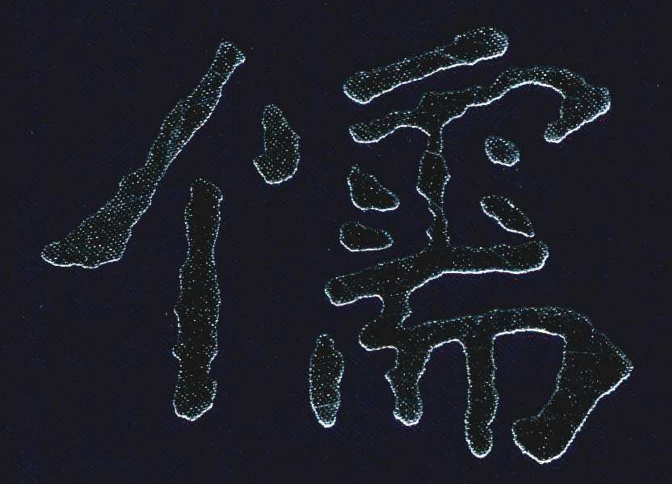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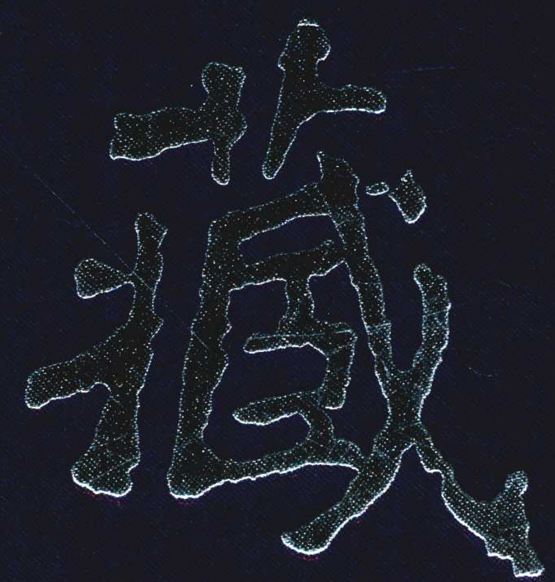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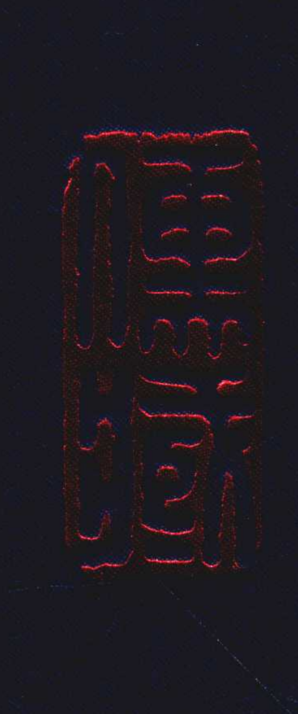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一五二册

史部傳記類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五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870-2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923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五二）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應　陳軍燕　趙　新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70-2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49.5印張　473千字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二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嚴佐之　張希清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五二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伊洛淵源録

〔南宋〕朱熹 撰
戴揚本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伊洛淵源録》十四卷，是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爲闡述理學源流而編纂的一部學術史著作，以記録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著名理學人物及其弟子共四十六人言行事跡的形式，敍述了宋代理學代表人物間的師友授受關係。《宋史》立《道學傳》，多取材於此。此後，明代有謝鐸編纂的《伊洛淵源續録》和宋端儀編纂、薛應旂重修的《考亭淵源録》，皆爲《伊洛淵源録》的直接繼承之作，而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黄宗羲編纂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顯然也受其啓發。因此，無論作爲北宋迄南宋前期理學思想發展過程的總結，或以學案體開創學術史的編纂形式而言，《伊洛淵源録》在儒家學説的發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義。

朱熹編纂《伊洛淵源録》始於乾道九年（一一七三），是年秋即已完成初稿，因未能稱意，一直未加付梓。紹熙二年（一一九一），朱熹聽説《伊洛淵源録》已出現了坊間刻印本，既覺得意外，亦頗感遺憾。當學生問及「《淵源録》中何故有《康節傳》」時，朱熹答以「書坊自增耳」。現存《伊洛淵源録》未見朱熹的序跋，卷五通篇却爲署「康節先生」的生平事跡，溯其源頭，所據或許就是坊間刻印的未定本。

有關《伊洛淵源録》一書的著録，見《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四》儒家類：「《伊洛淵源》，十三卷。」未注作者，書名亦略去「録」字。卷四二九《朱熹傳》亦云：「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實，而以居敬爲主。……所編次有……《伊洛淵源録》。」未注卷帙。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及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皆未見著録本書。

由於年代久遠，南宋刻本早已無從獲見。現存最早的《伊洛淵源録》爲元代刻本。元刻共兩種，一爲元至正三年（一三四三）湖北武昌郡庠刻本，即鄂學刊本，書前有黄清老、蘇天爵序文二篇。黄序曰：「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唯

謹……乃以公帑鋟於鄂宫。」蘇序曰：「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與憲府諸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按蘇天爵字伯修，曾任翰林國史院典籍官，至正二年起任湖廣省參知政事，其爲學「博而知要，長於記載」（見《元史》卷一八三），著有《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編有《文類》七十卷。

另一種元刻本刊於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與鄂本相比，該本增加了署名李世安的後序一篇，曰「大參蘇公伯修頃在鄂省，鋟梓武昌郡庠。及涖浙省，又命刊於吴學」。則亦蘇天爵督治所爲，即吴學刊本，保留了至正三年刻本的黄、蘇二序，實即翻刻鄂學刊本。因此，元刻兩種，其源實一，皆爲蘇天爵家藏舊本。

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著録，現存元刻《伊洛淵源録》僅上海圖書館、廣東中山圖書館各收藏一部，皆有李世安的後序，應爲吴本。此外，據記載，臺灣省圖書館亦藏有元至正九年刊本一部，亦爲吴本。至於至正三年鄂學刊本，迄今未見著録。

《伊洛淵源録》一書得以廣泛流傳，得益於明代的幾次重刻，而張瓚撰序的成化九年（一四三七）刻本，當屬刻印最早的一種。序曰：「前元時，大參蘇天爵嘗鏤板於鄂、吴二庠……去今幾二百年。世異時殊，卒無全板，故其爲書，學者罕見。予近得《二程先生遺書》，已刊行於世，然以不見此書爲恨。今年秋，四明楊解元守阯偶獲全本，欣然持示，蓋吴板舊物，真稀世之拱璧也。」可見《伊洛淵源録》在明代中期已十分稀見。此後，相繼有弘治九年（一四九六）楊廉增録本、嘉靖九年（一五三〇）高賁亨刻本、萬曆四年（一五七六）陳昆家刻本、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楊墀刻本等。清代的刻本較爲流行的有康熙刻本、吕氏寶誥堂刻《朱子遺書》本、同治年間《正誼堂全書》本、光緒間《西京清麓叢書》正編《朱子遺書重刻合編》本等。而理學在東亞地區影響的擴大，又出現了和刻、韓刻《伊洛淵源録》多種，較常見的如日本慶安二年（一六四九）京師風月莊左衛門據明嘉靖八年高賁亨本之翻刻本，以及日本文政七年（一八二四）據明成化本之翻刻本。

本次《伊洛淵源録》的校點工作，以上海圖書

館藏元至正九年刻本作底本，以日本文政七年刊印的《伊洛淵源録》爲工作本，以浙江圖書館藏成化本（簡稱「成化本」）作爲主要校本，個別闕頁的地方據成化本補足。從現有的版本比對情況來看，明以後諸多刻本是沿着元本——成化本的脈絡發展而來，個別地方亦不乏參考價值，故也參校了分別收藏於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和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的三家共四種明代刻本，以及前面提及的兩種和刻本。四種明代刻本，校記中分別簡稱作「國圖明本」、「國圖崇禎本」、「清華明本」、「民大明本」，兩種和刻本，則分別簡稱作「慶安本」和「文政本」。

由於《伊洛淵源録》一書係朱熹搜集多種史料編纂而成的著作，直接摘抄引用他人文字是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因此，在校點整理過程中，根據朱熹採用的資料，追溯其源，就文字的異同進行比勘，如見於《河南程氏遺書》和《河南程氏外書》的《明道先生行狀》，劉立之、朱光庭、邢恕、范祖禹等諸門人的敍述，游酢、吕大臨等撰寫的《書行狀後》、《哀詞》，以及《邵康節先生墓誌銘》等，相關資源十分豐富。《河南程氏遺書》和《河南程氏外書》，使用的是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整理本《二程集》，上述二書，皆依元至治年間譚善心校刻本校訂，「標題編次一遵朱子之舊」。見於其他如《宋史》等文獻的記載，亦不乏他校的價值。凡確係文字誤植者逕改，如有疑問或兩可者，以異同校形式出校勘記。

本書校點中的不妥之處，敬希讀者賜正。

校點者　戴揚本

伊洛淵源録序

聖人之道，自孟子没，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端邪説，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舂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挈維，發鑰啓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静，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絶學，辯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材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録》。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

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唯謹，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乎！」時湖北道貳憲仲温公見之，曰：「是録天命在焉，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鋟於鄂宫。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尚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至正癸未十月朔後學昭武黄清老敬序。

伊洛淵源録序

《伊洛淵源録》者，新安子朱子之所緝也。朱子既録八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張、邵遺事，以爲是書，則汴宋一代人材備矣。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於憲府諸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間嘗誦程子之言曰：「周公没，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訹於權謀功利之説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以不明，治之所以弗古若也。

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圖》、《書》，闡發幽秘。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張子、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焕然復明于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爲訓焉，其有望于天下後學可謂至矣。

蓋自古爲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徵覃懷許文正公爲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於聖世，蓋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廟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彦，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説爲主，定爲國是，而曲學異説，悉

罷黜之。是則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者，其功用顧不重且大歟！

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實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爲決科之計而已。嘗即是書而攷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爲法焉。讀者能即是而求之，本乎聖賢修己之學，自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賢治人之方，必不訹於權謀功利之説。庶幾先儒次輯是書，有望於後學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異儒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至正癸未十月既望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伊洛淵源録卷第一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吕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説》、《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

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

力争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❶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禄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黄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 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

❶「釋」，原作「識」，據成化本改。

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説與公。」初平遂聽説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説《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温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桌

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吕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黄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叙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伊洛淵源録卷第一

伊洛淵源録卷第二

明道先生

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决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税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税法，邑官不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

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

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

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鬥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

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1]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税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

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吕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

[1]「官」，《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先生文》七《明道先生行狀》作「民」。

如是。」言之至于再三。

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寖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

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

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

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吴，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涣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赴，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❶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

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説。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

❶「泅」，原作「汩」，據國圖崇禎本、民大明本改。

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

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强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二年。❶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

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

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閲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悦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

❶「二」，《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文集》七《明道先生行狀》作「一」。

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

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

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税。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

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

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

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己，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

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五」字。子一本有「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女，一本有「三夭一」字。❶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録。既而門人朋友爲文以叙其事跡，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

❶「夭一」，《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先生文》七《明道先生行狀》作「夭二」。

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莫不造門願交。

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爲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爲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耻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户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爲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善談。

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局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

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説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

先生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

自孟軻没，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况堂奥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胸中。

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禄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

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于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

則憂形顔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户。末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耻。

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細，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没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兹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静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脩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搜決，判然

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

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嘆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

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禄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顔氏之流，黄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别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

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吕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嘆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

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内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虚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❶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

❶「建」，原作「見」，據《河南程氏遺書》附録《門人朋友叙述並序》改。

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絶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録卷第二

伊洛淵源録卷第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

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横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内外動静，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辯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

動顏。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

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

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

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禄，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賛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虚，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吕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没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❶斷絶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

❶「傳」，原作「之」，據成化本並《河南程氏遺書》附録吕大臨《哀詞》改。

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争衡猶不與此。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涣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

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彦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

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説，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蹈。本於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絶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見《上蔡語録》。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

字，云：「顥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録》。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説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見《文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説《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山語録》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爲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争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

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❶却則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❷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争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顔，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説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己，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它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

❶「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作「此則」。

❷「却則」，《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作「却」。

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録》。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吕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吕申公，又詩寄温公，二詩皆見《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録》。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爲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吕申公上疏，略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

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庭聞藁録》。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見《上蔡語録》。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愁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語録》。

學者須是胸懷擺脱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脱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脱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吕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横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甚親切。」見《上蔡語録》，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爲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録》。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見《文集》。然誌文作「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見《涪陵記善録》。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

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云：「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誦之。」

伊洛淵源録卷第三

伊洛淵源録卷第四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録》。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録》。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録》。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案《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録》。案《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

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❶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録》。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静而閲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爲崇政殿説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

❶「爲」，《河南程氏遺書》附録《伊川先生年譜》、《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伊川先生年譜》並作「或」。

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説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案《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見《實録》。先生再辭，而後受命。

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録》。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録》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一日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説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

舒泰悦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説，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禄，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凉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説，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辯。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説，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説。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

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説》。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録》。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録》。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録》。

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悦。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且云：「温公聞之亦不悦。」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録》。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録》。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

往。見《龜山語録》。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吕、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説，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録》、《王公繫年録》、《吕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案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案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❶然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説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内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録》云：「時吕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案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説，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

---

❶「破」，《河南程氏遺書》附録《伊川先生年譜》作「並設」。

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録》。又《文仲傳》載吕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吕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吕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❶憤鬱嘔血而死。」❷案舊《録》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録》皆删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❸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説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録》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説，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録》。未拜，以

❶「晚」，原闕，據《河南程氏遺書》附録《伊川先生年譜》並《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補。

❷「憤」，原作「噴」，據《河南程氏遺書》附録《伊川先生年譜》并《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改。

❸「語」，原闕，據《河南程氏遺書》附録《伊川先生年譜》、《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伊川先生年譜》補。

疾尋醫。

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録》。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録》。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録》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録》。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録》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録》。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録》。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

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録》。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録》。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見《語録》。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録》。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説匍匐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寧，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祭　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尚德者以爲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爲乎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

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維」。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于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

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本無「吾」字。

嗚呼！夫子没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凄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

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録》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説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脩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争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學者莫能别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絶矣。

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説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

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

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

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説鄙諭，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濶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阸，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荅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

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遺　事 二十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録》。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脩治窗户，皆使親爲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寬録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内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吕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庭聞藁録》。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捨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

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敬如此。見《涪陵記善録》。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黄金藥楪一，重三十兩，❶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别。見祁寛録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説：「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

❶「三」，《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和靖語録》作「二」。

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説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賷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賷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邪？」見《涪陵記善録》。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

顧。見《邵氏聞見録》，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温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閲。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呂堅中所録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説，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説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見《涪陵記善録》及尹公跋夏翜所藏《語録》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个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太瞧。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寛所記尹和靖録。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

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顔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顔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説顔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説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璽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見祁寛所録尹和靖語。

伊洛淵源録卷第四

伊洛淵源録卷第五

康節先生

墓誌銘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吊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氏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❶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温、仲良其二子也。

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

先生始學於百原，❷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吴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

❶「大王」，原作「先生」，各本同。今據《河南程氏文集》卷四《明道先生文》四改。

❷「百」，《河南程氏文集》卷四《明道先生文》四作「伯」。

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

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

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宫，先生所終。

行狀略

張　峄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廼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悦，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爲有道也。

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强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悦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

買園以居之。

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吕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吴公充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川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説，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踰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

初，先生葬其父於伊闕神陰原，今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遺　事 一十五條

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程氏遺書》，下同。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它放蕩之場，堯

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1]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這个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行己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

[1] 「丸」，原作「九」，據成化本并《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改。

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説。」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它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説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个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个事，將這个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知。只如邵堯夫事，它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爕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强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

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見《呂氏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彦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説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説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見《上蔡語録》。

伊洛淵源録卷第五

伊洛淵源録卷第六

横渠先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

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

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群，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説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説，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

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

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

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❶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説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

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

❶「四」，原作「西」，據成化本改。

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

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

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言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説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説。」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兹法之行，悦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會秦鳳帥吕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

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説。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説。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

没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蕚，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温公

横渠之没，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温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

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

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

孔子之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 一十九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据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

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説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説聖人事也。」

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虚無即氣則無無』之語，❶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❷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寛裕温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❸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❶「無無」，《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伊川先生文》五《答横渠先生書》作「虚無」。

❷「然此語未能無過」句，《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伊川先生文》五《答横渠先生書》爲小字注文。

❸「明所照者」至「能無差乎」，《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伊川先生文》五《答横渠先生書》爲小字注文。

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横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説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别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問：「横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个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録》，下同。

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横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别。

横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葬。見《邵氏聞見録》。

吕與叔作横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見《程氏遺書》。

案《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它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爲勝，疑與叔後嘗删改如此，今特据以爲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横渠與伊川簡》云：「横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

故予録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横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案，横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未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呂大臨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群童子狎戲。長而好學，不喜爲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喻以爲貧，乃强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超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

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己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采稍，歲用民力，久爲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于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壖爲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于郡守、監司，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罷。君謂無名以使民，乃籍隸監園夫，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

其爲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鉤考會計，密察不苟，府吏束手聽命，舉莫能欺。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鬥訟寇盜倍蓰它邑。異

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篤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

熙寧初，上初即位，登用大臣，將大有爲。以御史召，君喜，以爲千載之遇，間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事有不關興衰者，人雖以爲可言，皆濶略不辨。既見，而新政所更寖異初議，左右邇臣不以德進，君争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答，君曰：「戬之狂易，宜其爲公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爲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説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

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扣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

君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温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疏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

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强，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己病。

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悌，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爲經其家事。別内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就傅，女有歸，誠意懇切，不弛其勞，人以爲難，而自處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君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

既暴病卒，載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强，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案吕氏《文集》有《書請於明道先生》，云「先生嘗許誌御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 五條

張戩爲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

事耳。豈惟戩笑，❶天下誰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邪？」退而家居，中臺不視事而待罪。見《温公日録》。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争辨事，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先生因曰：「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見《程氏遺書》，下同。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薛景庸名昌朝，横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以事爲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又《邵氏聞見録》云：「天祺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伊洛淵源録卷第六

❶「惟」，原闕，成化本作「爲」，據國圖崇禎本、民大明本補。

伊洛淵源録卷第七

吕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爲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召爲光禄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内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内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覯、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公聞，遽棄科舉，一意古學。

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横

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説，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説此話邪？」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説此等話道理也。然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嘗言正叔先生自小説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説世人喜説某人只是説得，正叔言「只説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説也」，公以爲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間，内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脩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説不合，又愎諫自信，動失衆心，寖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雱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爲説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悦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邪？」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説，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

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公之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爲時邪？」程先生默然而去。案《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脩顒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公曰：「只爲見得太近。」

遺事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册。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見《呂氏雜志》，下同。

滎陽公晚年習静，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水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内翰，以爲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

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見《童蒙訓》。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説最盡事親之道。又説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見《呂氏雜志》。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説：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寄范公醇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曰：「却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即侍講之子也。

范内翰

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爲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爲學士。后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録》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説》、《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❶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概，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五條❷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説與温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脩史，自有門路。」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遺書》。

尹彦明問范淳夫之爲人，先生曰：「其人如玉。」見《外書》。

楊學士

名國寶，字應之。無他叙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吕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吕氏

❶「資」，成化本作「咨」。

❷「五條」，檢正文，當爲「四條」。

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　文

嗚呼！　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　高才偉度，絶出群類，善志奇藴，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禀而嗇其年？　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遺　事六條

楊國寶應之，余從姑之子也，少强學力行。元豐中會于都城，余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强人意漢將軍。」見《吕氏家塾記》。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見《童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才，即薦之朝。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瞻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嘗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嘗以爲交遊中惟楊應之有英氣。見《吕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　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絶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

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己，乃薦威敏可代己，守道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學絶人，而以其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况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朱給事

墓誌

范内翰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禄卿，贈太尉。母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

丁内外艱，服除，爲脩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税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租，緫四萬餘石，公争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它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笞一人，而輸以時足。

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吕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

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

神宗山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

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間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❶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虚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

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

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群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脩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

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脩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

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惇睦，靡有間言。爲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虚己常若不足，脩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

❶「散」，原作「敢」，據成化本改。

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强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暝而後已。

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

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

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强。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祈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祭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没齒，志不渝如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静，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

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吕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

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朋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　事四條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掞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見《龜山語録》。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日，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掞以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悦其封還麻制，故但以本官出，簾中殊不怒也。見王彦霖《繫年録》。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録卷第七

伊洛淵源録卷第八

劉博士

墓誌銘

李籲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内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左正言朱光庭又皆言：❶「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爲博士。」詔復以君爲太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得也。

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禄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

君生質明粹，長而温恭，自髫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内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温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

❶「左」，原作「今」，各本同。今按《宋史》卷三三三《朱光庭傳》「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據改。

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任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勾稽公厨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悦，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

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朴，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去，❶遂不笞一人。歲旱，田税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三。君力争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案，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概可見矣。」

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没。平生藴積見于時、及于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没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邙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

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瞀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吕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

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没之時，尚以例類質于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盥靧，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余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田氏，屯田員外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

❶「去」，底本字跡漫漶不清，似「去」，成化本作「志」。

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温温，淳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迷。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❶力久内明，見於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説爲。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絶，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兹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遺事 五條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見《程氏遺書》，下同。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自不須頤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頤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没後，人方見之。又有蜀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下同。

❶「所」，原作「乃」，據成化本改。

今人多説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焞昔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却親作，何邪？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質夫，豈可復得然。争説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見侯子《雅言》。

李校書

名籲，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説」，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它人無此言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叙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于南山渭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風期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

於淵源。子之胸中，闳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争。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强，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夭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廼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憖遺，質夫且死。同其吊傷，有予與子。子疾繼作，予爲汝憂。子罹親喪，既歸莫留。别未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　事 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籲録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却與先生説别，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録，才聽得轉動便别。舊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説時，不敢改動，或脱忘一兩字，便大别。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録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吕氏兄弟

寶　文

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實録》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今不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

學之實。

宣義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吕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爲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禄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侯官縣，故相宣靖曾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

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禄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爲不仕無義，由是多强君起。不得已造朝，大臣薦以爲宫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鄜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師出暴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

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絶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悦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

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方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數而説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行者。

君少時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説，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涣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是，悉撰成圖籍，胸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獻，概可見其志矣。

君既感疾，一日，命内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没，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既卒，其孤尚在鄉里，夫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煩鄙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法，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

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顔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刧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横流，繼絶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己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

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寖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

先生既没，君益脩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己，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説，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正字

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横渠之門。横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内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説》、《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群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顔回爲壻矣。」其爲人所重如此。

子於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爲伍邪？將與天爲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爲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祔于先塋，乃擇明日，遷于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録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

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遺　事十一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繳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進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説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進伯因悟曰：「公説仁字，正與尊人門説禪一般。」進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

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箇事，只傳顔子得心齋。」❶見《上蔡語録》。

馬涓臣濟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吕進伯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臣濟愧謝。進伯又謂臣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臣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臣濟詳覆，且曰：「脩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臣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吕公教載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録》。

吕進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學，求書見汲公。進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見《吕氏雜誌》。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❷巽之，范侍郎育。

先生云：吕與叔守横渠學甚固。每横渠無説處皆相從，纔有説了，更不肯回。

❶ 「傳」，《上蔡語録》同。成化本、國圖崇禎本、《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作「輸」。

❷ 「信」，字原闕，據成化本、《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補。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吕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吕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見《吕氏雜誌》。

伊洛淵源録卷第八

伊洛淵源録卷第九

蘇學士

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吕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吕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吕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 三條

季明，安。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涪陵記善録》。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爲十七篇，自謂

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横渠。横渠有詩云：「中天宫殿鬱岧嶤，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録》。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説》、《文集》、《語録》行於世。游公爲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見《上蔡語録》。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見人静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

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

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見《胡氏傳家録》。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敢説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見《上蔡語録》，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内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絶念，某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它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煉，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

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案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段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陵記善録》。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見《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顔色悦懌，筋力彊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語録》。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説一部《論語》。」❶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欵其講説？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説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説《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

❶「與」，原作「學」，據成化本及《上蔡語録》改。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内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録·後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是自家元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説破，謂説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説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傳家録》。

游察院

墓誌略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

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録，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

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宫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

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虚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

娶吕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産。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捄、握、損、揆、拂。女歸某之子遹。有《中庸義》一卷，《易説》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遺事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别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一作「到」。中

庸矣。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没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説，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争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吕氏雜志》。

伊洛淵源録卷第九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没，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没踰年，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案楊氏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

公資禀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户參軍，不赴，杜門種學，渟滀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决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

是時天下多故，或説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祕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説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税，而廣濟軍以放税降官，是詔令爲虚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内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臣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

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師，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

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

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刼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❶請禁士庶以『天』、『王』、『君』、

❶「言」，原作「不」，各本同。據慶安本、文政本改。

『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

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説，❶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説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説。後蔡京輩争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説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争，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宫，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

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

❶「昔」，各本同。《宋史》卷四二八《楊時傳》「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其著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作「著」。

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

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説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録。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遹、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

崇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覸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廈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

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説，存於今者，其傳寖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顔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❶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欹。邪説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既没，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抛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桀黠，見此間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繢。」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宏又問：「據《楊氏家録》，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祕書

❶「詞」，原作「祠」，據成化本改。

省校書郎却授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説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遷著作郎，并邇英殿説書時，一向究説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説它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於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宏又問：「攻王氏一章，❶却似迂濶，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説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爲，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説。』」答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説』，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脱洒。」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决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即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

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

❶「攻」，原作「差」，據成化本改。

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吕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横渠是也。今一概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廼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説此事，試詳閲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强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己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説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

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録》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吴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决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説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説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爲有益，則《新義》之爲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

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爲深切耳。而著述論辨之功自在，若以爲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今者，其傳寖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已年七十矣，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筦庫，爲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爲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爲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縱便得禄，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虔守楚澹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

深，先生每從滔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己。及滔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争，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悦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説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遛不進。先生上言，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録《五代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辯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徼亂。先生即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爲上言先生之賢，於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毁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説，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　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見《龜山語録》。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録》。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

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强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録》。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元城劉公問胡珵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珵曰：「傳聞是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護録》。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奉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明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浼。」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

而永叔只於《野録》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爲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録》。

遵道墓誌銘略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凛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

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爲毅然，莫乘莫惛。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渟，食息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賫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竁，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一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資禀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宫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爲監察御史。數决大獄，所平反甚衆。

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

州薦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它日皆强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它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寮屬化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

泣不忍別，耆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爲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

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曁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爲後。

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温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

其恬静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爲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它，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

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辨。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不及。諸曁令不事事，州將欲易它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

宣州賑濟，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録部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爲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内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間有鬥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見《上蔡語録》。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内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

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

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禄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罘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邑中，止于涪。

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説書召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勑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耻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

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

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它。」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説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説書。十一月，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禄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

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没，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

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爲將仕郎，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爲均子。

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温，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群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

遺　事 十條❶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祁寬所録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彦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彦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没，思叔亦病死。彦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内爲本。彦明獨能力行之。彦明常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説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説。」見《吕氏雜誌》。

温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遺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謁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爲他説？萬一有少差，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見祁寬所録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和靖曰：「焞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説，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

❶「十條」，檢正文，當爲「十五條」。

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堦。伊川謂范曰：「君看尹彦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説如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祁寬所録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抑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説，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户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吕好問、户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奏：「臣等伏睹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見《難儷集》。

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横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見《涪陵記善録》。

紹興五年，史館脩撰兼侍讀范沖奏：

「伏睹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辭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焞逃竄山谷，翟興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爲人，内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陜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瞻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逸求賢、❶與治美俗之意。」於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人立祠於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己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補於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帷，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填委溝壑。」於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

❶「副」，原作「赴」，據成化本改。

陝宣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焞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焞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群議，召置經筵，而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説力辭云：「列之經筵，陳説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見《難儷集》及《涪陵記善録》。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爲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説》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見祁寬所録尹和靖語。

尹彦明在經筵，嘗從容説：「黄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見《吕氏雜志》。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

秦檜書曰：「虜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要怨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爲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祥，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寵榮，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難儷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恭惟善誘，循循不倦，俾沉若酣，培殖聞見。曰敬以直内，是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必踐必久，勝己之私，馴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所惻，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一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二

張思叔

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説》。所著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悦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己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見《吕氏雜志》,又《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和靖言:「焞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它日持守,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辨事,先生没未幾,思叔亦没。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

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涪陵記善録》。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見祁寬録尹和靖語。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兑

公諱伸，字時中，案《語録》或作「時仲」，或作「時舉」，恐亦當兼行。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鋭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第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

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虜人立張邦昌，俾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爲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爲周公爲王莽，惟相公所爲耳。」邦昌於是俛首唯唯，即趨虜帳，受僞號。既虜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

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邪！」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祐皇后爲垂簾計。

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累朝，爲宋寶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户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爲非也。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即合變懼，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宫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爲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爲寇讎脅汙，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爲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閣下忠實存國，義不苟生，棄過録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以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闥，若固有之，群臣狐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爲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於朝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虜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愒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爲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

既而户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

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然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異？竊不可許。」邦昌不聽。

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荊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伯彦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税。時用事者恚甚，必欲置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爲朝廷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爲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嘆服。

公天資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爲仇陷於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於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

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携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荊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

特削官貶真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末爲中丞，於虜人帳前乞立趙氏，其謀議皆出於先生及察院吴給敦仁。敦仁爲草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憾至死。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

續　記

何　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冬米，❶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争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爲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

❶「米」，原作「采」，據成化本改。

先生被劾，争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縑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强之，先生曰：「仲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仲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孫傅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録》。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它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公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群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它，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黄。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曰：「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周。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

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先君追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能

自決，望子久矣。」因出藁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也。以爲趨向不正，遂貶公。

遺事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虚攻先生爲元祐邪説，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刼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虜之威，使人遊説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内外赦書，施行

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爲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悦，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爲奉迎使副。見汪藻所編《實録》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　馬伸言黄潛善、汪伯彦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　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宫教官之闕也；　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　杜塞言路，則以貶吴給、張闇、邵成章也；　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　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　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爲有，亦不敢以是爲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軀爲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説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伸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賁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奬，及其子孫，以承天意。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

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説》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其爲人梗概，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　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脱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師聖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爲鄰終焉。」愚案，侯子非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熟觀一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濂溪也。濂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予爲同門友，然視予爲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

似。凡若此類，學者詳之。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禀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

先生爲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

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伊洛淵源録第十二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

公生於熙寧甲寅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問益强，識致日明，文辭迥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争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

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爲第三。

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説，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文藝爲勸。除太學録，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游説者甚衆，公正色曰：「録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録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

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爲。謹案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

爲先，文藝爲下，臣當以此仰奉明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過當，愈爲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

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己用，於是屬吏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帥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獄未成，移北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停。

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娱，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

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寢高，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對。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逡巡謁告而歸。

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舍。中大嘗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母令人又每以進取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禄，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

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宫，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於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❶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虚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之幸。」

「臣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説沮毁摇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争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觀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夷狄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脩政事、攘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藴，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

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己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於詞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

❶「夫」，原作「無」，據成化本改。

爲蔡氏所污，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掎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

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案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㮚方得淵聖心，密説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公嘗有推挽之力，心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乏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翺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

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游説，珏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寛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脅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群臣益分門户，迭相排毁，置國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

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

今上登極，召公爲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趨命之意。而黄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益戾。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

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脩《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吴、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宫。

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奥，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虚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潛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

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黄潛善、汪

伯彦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傅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録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沿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黄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説，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

是時，左相吕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黨魁在鎖闈，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

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吴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

公登舟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頽然當世之念矣。

初，王荆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獨用

己意，著《三經新説》，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藉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説，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脩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禄。」即再加删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

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脩。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没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

公負傑出絶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絶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邪？」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

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宫，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請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阢隉，豈吾徒爲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

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静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宴間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頻蹙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悦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絶。嘗答贑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説，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説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之於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往，

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温，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蘖，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於其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

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足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

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爲，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

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迪功郎向沇。孫大原、大正。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爲文定。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三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彦霖，大名人。元祐中爲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閎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公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

記善録》者也，誌、跋皆見録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録《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温同受學，有《語録》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爲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彦思

名棣，宜興人。有《語録》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叙同受學。❶四君皆永嘉人，名見《唐録》。

李嘉仲

名處遯，洛人。亦見《唐録》。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❷獨處一室，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説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彦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録》。

❶「叙」，成化本作「叔」，疑是。

❷「舉」，原作「學」，據成化本、《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二改。

李先之

名朴，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❶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

❶「即」，原作「師」，據成化本、《河南程氏外書》卷一一改。

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鋭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脱得開，只爲立不住便做了。」❶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縁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温《辨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辨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却説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録》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説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説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説。』伯淳曰：『無可説，便不得不説？』」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四終

❶「做」，成化本作「放」。

伊洛淵源録後序

昔孔子纘述群聖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後，至二程夫子，始克紹其緒。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而益闡之，當時師友之盛，可追洙泗諸子，非漢儒之所敢望。及考亭朱子出，又能集厥大成而折衷之。蓋《伊洛淵源》一書，凡周、程、張、邵及其門人之言行政事，無不備載，而聖賢相傳之道，炳然見於其中，如五緯之麗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大參蘇公伯修頃在鄂省，鋟梓武昌郡庠。及涖浙省，又命刊于吳學。會郡守蕭侯仁甫、幕長獲獨步丁成之克相其成，所以惠後學益廣矣。公之自叙有曰：「能本於聖賢修己之學，而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能明於聖賢治人之方，則不訹於權謀功利之説。」至哉言乎！夫修己者道之立，治人者道之行，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君者此道也，孔子與後世諸君子之所以爲師者亦此道也。外此而詞章記誦、權謀功利，其於道也遠矣。

公之是書，必欲求聖賢修己治人之實而爲，不爲虚文，其於國家培植基本，敦厚風俗之意又切矣。學者讀是書而進之，其可不知公之用心者哉！世安忝教于兹，故不揆而僣附於序末云。至正九年己丑春三月朔永嘉李世安敬序。畢。

道命録

〔南宋〕李心傳　撰

袁良勇　校點

目録

道命録卷第三 …… 二四

道命録卷第四 …… 三九

校點説明

《道命録》，南宋李心傳（一一六七——一二四四）撰。

李心傳，字微之，號秀巖，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宋史》有傳。李心傳早年鄉試不中，遂不復應舉。後因人舉薦，入朝任史館校勘等職，參與史書的編修，曾受命編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實録。李心傳有史才，一生著述甚豐，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舊聞證誤》等等，均爲研究宋史，尤其是南宋史的基本史料。除留心史學外，李心傳還潛心於道學，關注有宋一代道學的盛衰，心有所感，遂著《道命録》一書。是書實爲一部學術史，詳載宋代理學代表人物程頤、朱熹「進退始末，備録其褒贈、貶謫、薦舉、彈劾之文」（《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九），將朝政治亂、國家興亡與程、朱二人的進退聯繫起來，聲稱「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道命録》李心傳序）。基於這樣的立場和觀點，李心傳在記述中對於道學一派難免有所回護，對於反道學者則有所譏貶，不過他仍詳列了各派對於道學的不同見解，對反道學者的論奏也全文收録，爲研究宋代道學發展歷程保留了珍貴的史料。

據《宋史》李心傳本傳載，《道命録》原爲五卷。李心傳死後，《道命録》最早由朱申於南宋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刊印，並增補了部分內容。入元後，程榮秀再次增删改定，並釐爲十卷，重新付梓。朱申、程榮秀刻版均已無存，但程榮秀增删修定的版本仍得以流傳。今存版本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影元抄本、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皆爲十卷。另《永樂大典》卷八一六四存有《道命録》，四庫館臣以爲當屬原本，即五卷本。五卷本可能更多地保留了《道命録》的本來面目，十

卷本則主要爲程榮秀等人整理，並新增了部分内容。四庫館臣認爲，其前六卷大體内容與五卷本相同，第七卷以下則多爲程榮秀所增。四庫館臣據此以爲李心傳原本只載程頤事跡，疑所載朱熹諸事皆爲程榮秀所增，此論恐不確。李心傳原序中已明言「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又言「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若不及朱熹之事，則前後不符。另外，或因《永樂大典》「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編纂體例之故，「程」字條下所收自爲程頤事跡，故《永樂大典》所收《道命録》或許並非完本。（參見來可泓《關於〈道命録〉的卷數及有關内容》，《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金生楊《程朱家族與〈道命録〉》，《地方文化研究輯刊》二〇一〇年第三輯。）

程榮秀序認爲李心傳原本「爲初稿，尚欲删定而未成者」，故在增加内容外，對原文也進行了删改，其一是删除了原文中詳細的年月日記載。如卷四《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釋文中明刻本、影元抄本均作「明年三月」，《永樂大典》本作「明年三月四日」。同條，釋文中明刻本、影元抄本記爲「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永樂大典》本作「其年十一月，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五年四月，兼權參知政事」。其二是删除了釋文中的部分内容。如卷一《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後釋文，影元抄本和明刻本作「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吕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永樂大典》本同，但下另有數句，即「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官朱公掞、賈明叔皆其門人，推敬甚備，而給諫顧子敦、劉器之與先生不合，每屢攻之。先生亦以輔道自居，故簾中以爲不靖」。《永樂大典》本多出的幾句解釋了前文宣仁太后、蘇轍擔心程

頤「不肯靖」的原因，比之影元抄本和明刻本更爲具體。

程榮秀不僅續增了後幾卷的内容，對原文已有的數卷也有所增補，故十卷本前幾卷部分篇目亦爲《永樂大典》本所無。如卷二《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卷三《録用伊川先生子孫勑黄》、卷四《尹和静辭免待制侍講劄子》、卷五《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等等。另外，個别篇目雖各本皆有，但其後釋文有較大差異，如卷五《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之後釋文，《永樂大典》本列舉數例，詳細解釋了道學之意，此爲影元抄本與明刻本所無，當爲程榮秀删去。影元抄本在釋文最後，載有「晦庵先生之辭官也」至「乃有以亮此心耳」，計二百九十二字，爲朱熹與吕祖謙兩封書信節選，解釋一再辭官之因，明刻本與《永樂大典》本俱無。

《永樂大典》所收《道命録》當據朱申略加增補的五卷本，其後流傳諸本主要源自程榮秀的十卷本。（關於《道命録》的流傳和版本問題，相關學者已有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可參閲前引兩篇及金生楊《汪祚〈道命録後序〉的文獻學價值》，《西華師範大學學報》二〇一二年第三期。）因程榮秀所增内容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有助於完整、全面地瞭解兩宋道學興衰過程，故本次整理主要依據十卷本展開。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影元抄本爲底本，以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爲校本，參校清《知不足齋叢書》本。對於與《永樂大典》本重合的内容，參校《永樂大典》本。因《永樂大典》本反映了五卷本的面貌，可與十卷本互爲補充，故作爲附録，僅作標點，以備有需要的讀者查閲。

原文有目録，且目録中有小字注，今依舊保留。此外，目録中部分標題内容與正文中標題略有不同，如卷第一《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目録作《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又如，卷第二《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目録「請」字下有「給」字，另外，本條與《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條前後順序與正

文相反。卷第六《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目録作《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封事》，缺「及論陳賈」四字。如此等等，爲前後統一，一律改與正文一致。

因校點者學識所限，文中外誤較多，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校點者　袁良勇

道命録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禄弗及，未稱崇奬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録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

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録，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

自數十年，不幸憸邪讒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録》。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

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

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序[1]

《道命録》者，秀嵓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闚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于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1] 此序題原無，今據文例補。

序[1]

宋秀巖先生李公《道命録》五卷，刻梓在江州，燬于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其爲初稿，尚欲删定而未成者。齋居之暇，僭因原本，略加釐正，彙次爲十卷如左。

或謂：「卷中所載，多吠堯毁孔之説，有弗忍讀者，孰若因而諱之爲愈哉？」嗚呼！是淺夫之見爾。二先生道德昭昭乎如天日在上，諱之何益，不諱何損？獨彼小人者，甘爲鷹犬，以禍君子，巧發狙中，無所不用其極，而此則獄案也。跡其包藏忮惡，組織讒誣，豈徒以蔽時君世主，且將以欺天下後世。今不著之而反諱之，是小人者既逃罪于前，又泯迹于後，何幸之多邪！蓋必著之，而後小人之罪益暴，後世之警益嚴。若二先生則豈俟此而爲損益哉！

然榮秀於此，竊有感焉。孔文仲疏後有淳夫范氏之説，陳賈疏後有和静尹氏之説，林栗疏後有水心葉氏之説，至於劉三聘、沈繼祖疏後，迄無一人爲之説者。世愈降，士愈卑。有識者比而觀之，惡得不扼腕追悼于百代之下，爲世道惜哉！

行省相君爰命有司，重刻于龜山書院，而屬榮秀識其後，以諗觀者。若是書之所以名，則秀巖已序之詳，兹不復贅。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春二月既望，奉直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新安後學程榮秀謹書。

[1] 本篇序文元抄本無，據明刻本補。

道命録卷第一

司馬温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左丞吕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荆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困天下。❶大程爲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六年。時温、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爲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温公起爲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于

❶「困」，《永樂大典》本作「用」。

朝，不得召。元豐末，温公既得政，申公起爲尚書左丞。於是，與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未即行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敕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于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慎處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填見闕。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震行。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旨令乘遞馬赴闕。元祐元年二月，❶先生至京師。

監察御史王巖叟彦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

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真儒。揆其賢，陳摶、种放未必能過；若其道，則摶、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

先生言：「既蒙召命，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彦霖亦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掞又乞訪

❶「元祐元年二月」，原作「元年二月」，明刻本作「元祐二月」，《永樂大典》本作「元祐二年二月」。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載，程頤進京于元祐元年二月，據補。

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

閏二月，蔡確免。四日，温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宣仁皇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説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禄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

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

臣聞十尺之囿，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説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憸巧。貪黷請求，❶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

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説，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

❶「請」，原作「論」，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長編》卷四零四改。

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揺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説，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踰過甚，竝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碁待詔，二惡交踵，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

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禄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偏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❶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吕陶事，曰：「吕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

❶「先」，原作「光」，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决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説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静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争鬭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

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

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

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踈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内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説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楹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當奏稟，便得上聞。

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

❶「太」，原作「大」，明刻本同，據《永樂大典》本、《長編》卷三八一改。

説，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在職累月，弗言禄，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户部特給焉。❶及明堂大霈，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黄州五年。温公得政，起用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爲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温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温公薨，中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

初，温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温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温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❶ 「特」，原作「持」，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詔特放罪。❶ 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彦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説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

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展修邇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

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爲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及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吕陶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

五月，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司諫，彦霖、公掞皆徙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爲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人也。

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

❶「特」，原作「時」，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長編》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條改。

上瘖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悦。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舊録》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憃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

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説。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温公聞之，不悦。」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説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温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悦？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踈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

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爲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間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録》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鯱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説書，忽奉勑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

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

第二狀

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

臣昨自崇政殿説書受勑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

人，因司馬光、吕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禄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既就西監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

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爲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

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❶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毁。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毁謗也。

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吕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❷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未拜，

❶「故」原作「政」，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六《薦講讀官劄子》改。

❷「以」，原作「次」，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陜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十一月　日，中書省言：「契勘得放歸田里人程頤，原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姦黨，宜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爲姦謀，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吕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毁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即日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内别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恕必救先生，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門人尹焞彦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彦明曰：「噫！尚可以干

禄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彦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禄養。」彦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録卷第一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竝敘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敘，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一月，❶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❶「一」，原作「二」，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宋史》卷二一二《宰輔表》、（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十一改。

道命録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

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劄子奏：

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頤於元豐間，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户絶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注，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頤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争買，户部以聞，朝廷奪之，下汝州出榜重賣。按頤初以處士召用，久侍哲宗于經筵。今蒙恩復官，既老且病，將辭禄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爲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頤等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❶以養成其節。況頤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爲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勵風俗之意也。頤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賣户絶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頤田。取進止。元符三年十二月上。

宙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確、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耻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韙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臣僚上言：

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説誣民，處士横議，亦聖人之所

❶「賜」，原作「則」，據明刻本改。

不容。

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潁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爲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❶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

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爲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説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

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爲亂治者之戒。取進止。

四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温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勑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爲言，❷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

❶「不」，原作「人」，據明刻本改。

❷「言」，原作「書」，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長編》云：「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因《語録》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兄致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録》誤以爲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講議司奏：

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説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説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徧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竝仰遵依上條。取進止。

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絶

臣寮上言：

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爲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

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

師儒，講誦之聲，遍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閲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効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于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麗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姦邪散處，以聚徒傳授爲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爲之禁也。

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謫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地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爲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詖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絶於學校之外也。

近覩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内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竝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

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兹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乃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黄履、張商英、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❶

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

❶「人」字原脱，據明刻本及下文補。

勔、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❶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湯馘、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呂希績、吳儔、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佑、李新、衡鈞、兗公適、洪伯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❷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綽、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極、韓治、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綍、何

❶「卨」，原作「商」，據明刻本改。

❷「時」，原作「畤」，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大正、吕彦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黄安期、陳師錫、于肇、黄還、莫佚、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顔、張居、李脩、逄純熙、高遵恪、黄才、曹盥、侯顯道、周遵道、林膚、葛輝、宋壽岳、王公彦、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懷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元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扈充、張恕、陳并、洪芻、周諤、蕭刓、趙鉞、滕友、江洵、方适、許端卿、李昭玘、向紃、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彦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李備、王獻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冰、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吴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李玧、劉延肇、姚雄、李基。

内臣二十八人：❶

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扆、竇鉞、趙約、黄卿從、馮説、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彦臣、李偁、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怙。❷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

❶「八」，《知不足齋叢書》本作「九」。
❷「怙」下，《知不足齋叢書》本有「王化臣」三字。

通爲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毁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等二十三人，❶尋以通直郎致仕。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惟張繹、尹焞、范域、孟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蓋畏黨禍，故晚出云。

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之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説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

❶「二十三人」，明刻本、《永樂大典》本作「第二十人」。

「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温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道命録卷第二

道命録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説書程頤：

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者，孰從而聽之？ 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

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 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 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 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 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 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

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 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尚其明靈，知享此哉！ 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 紹興元年七月，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 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 八月，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 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

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録用伊川先生子孫勑黄

行在尚書吏部：「準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盧縣令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即未曾陳乞，今有堂弟暘，係故叔端彦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暘，於文資内安排。又緣元降指揮内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真本札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程暘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毁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勑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彦，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從政郎、會州司户參軍。至是褒録黨人，端彦之子暘遂補迪功郎。

朱内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

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

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禄。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于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

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禄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

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上。

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横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

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掞、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

❶「泛」，原作「之」，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遯嘉仲、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吴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棣彦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講書尹焞彦明、侍讀學士范沖元長、臨安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劉子翬彦沖、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❶高閌抑崇，皆慕其學焉。

自關河陷没，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内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爲詞，而邪説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絶

左司諫陳公輔奏：

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毁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説，於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風俗壞矣。

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

❶ 「正」，原作「止」，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説，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説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

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

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皷扇士類者，皆屏絶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説，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説，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

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竝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于上，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聲故也。公輔入

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鎡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又二日，忠簡罷。鎡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❶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沖本非相知，沖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

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弅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弅素無士行，躐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弅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

❶「下」，原作「不」，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不至。

臣愚欲望睿斷，將弁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

正月九日，奉聖旨，董弁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録黄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黄次山欲鏤板，權侍郎董弁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己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謂弁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弁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尚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祉奏：

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

臣竊惟孔子删《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

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肆擠排，則爲之説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説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己贓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

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吕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1]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2]朱内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爲難。

[1]「祉」，原作「社」，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及前文改。

[2]此處疑有脱文，《永樂大典》本作「先是，右宣教郎李處廉者知温州瑞安縣，以贓罪爲監司所按，故安老及之。」此後下接「時公輔之勢方盛」句。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

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吕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

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

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争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别其真僞，河洛之學幾絶矣。

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説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

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卻皆進用，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樗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❶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

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❷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

❶「加」，原作「如」，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❷「加」，原作「知」，明刻本同，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永樂大典》本、朱熹《伊洛淵源録》卷四附胡安國奏狀改。

亦誤乎？

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説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吕公著、韓絳、吕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竝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

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吕頤浩元直與秦檜竝相。秦欲傾吕而奪之柄，乃託内

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吕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爲給事中、兼侍講。吕覺之，欲盡去秦所引，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吕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爲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黄龜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臺省一空。已而，朱、吕繼免。

四年秋，僞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卻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儲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黄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説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録》，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再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爲不可，力戰卻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内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

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

爲樞密使。秦陽爲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内翰乞嘉奬，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會往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静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静處士尹焞狀：

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聽。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

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静處士」。户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吕好問舜徒、户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乞特加識擢。會圍城，不果召。虜陷河南，先

生妻子皆死于賊。先生死而復蘇，竄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僞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❶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涪，依其子婿以居。

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竝相。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涪州，知州事李瞻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

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説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耻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

❶「間」，原作「問」，據《永樂大典》本改。

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録卷第三

道命録卷第四

尹和静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廼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悃愊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説，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

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篋有發明。朞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禄，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

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

臣每念誤受寵知，篋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

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丐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

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

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

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勑旨。

正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九年。❶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❷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争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没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爲：「不可墮虜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宫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壻程暐爲桐盧縣令，因往依之。暐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❶「九」，原作「元」，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六改。
❷「簡」，原作「間」，據明刻本改。
❸「秦」，原作「奏」，據明刻本改。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説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

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偏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

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鏁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説，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丕應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

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静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奥，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真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❶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

❶「主」，原作「王」，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説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

他日，上因及尹和静，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禄，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説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説，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謚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禄，檜既不考而妄爲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

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賁。親灑宸翰，立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聖上爲師，何其幸哉！

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勑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

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陛下陳之。

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虚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閌爲國子司業，學者争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

臣愚伏望聖慈申戒内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爲乖僻之説、虚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

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又併伊川、横渠攻之。《正蒙書》者，横渠先生所著，其高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釐爲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彦冲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説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説過。』時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宫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

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

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二日，❶赦天下。赦書内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户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爲台州録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爲勅令所删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

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卹。一時群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蹟，

❶「二」，原作「一」，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永樂大典》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五三改。

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説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兹。今襄又爲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

十一月九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❶即上此奏。迥，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傅會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❷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仲鼇亦坐免。襄字季皐，仲鼇字道山，❸皆永嘉人，而仲鼇則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乞申勑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秘書省正字張震奏：

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

❶「熊」，原作「能」，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及前文改。
❷「論」，原作「諭」，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❸「字」，原作「子」，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虚無不根之説者，❶其源漸不可長。

願陛下申勑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虚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爲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

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爲專門之學，士大夫争附之。太學生孫仲鼇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輙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説不作。」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爲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絶。」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詪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虚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秘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葉謙亨奏：

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説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

❶「溺」，原作「弱」，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

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

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後乾道四年，建陽魏掞之元履爲太學録，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絶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于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履姑密之。元履曰：「此事何以密爲？」丞相曰：「恐人笑君爾。」蓋程學不爲當路所知如此。

道命録卷第四

道命録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教郎、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

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視玉色，❶既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躐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❷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絶。臣方當囚服籍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

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

❶「玉」，原作「王」，據明刻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辭免進職奏狀一》改。

❷「訴」，原作「訢」，據明刻本、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辭免進職奏狀一》改。

爲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爲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

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所謂五峰先生者也。五峰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栻敬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劍浦羅從彦仲素、❶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勑令所删定官李郁光祖爲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彦沖、秘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中，是爲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檜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太學録魏掞之元履以論曾覿賜罷，遂力

❶「羅」，原作「雜」，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禄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説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爲相。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秘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虚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争，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四辭不許。

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先生亦再辭乃受。

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産。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宫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

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❶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僞也。行辟而堅，言僞而辨。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僞也。以夫人之飾僞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

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説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爲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爲他人所難辦。❷有過雖大，必曲爲辭説，以爲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庇之者常獲其助以爲肘腋。

❶「所」字原脱，據《永樂大典》本、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補。

❷「辦」，原作「辨」，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植黨分朋，漸不可長。

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

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

六月五日，奉聖旨依。淳熙十年上。❶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

晦庵先生之辭官也，答東萊吕氏書云：「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敘復元官，還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

❶「十」，原作「十五」，據《永樂大典》本、《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改。

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避免得脱。若只如此斷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莫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❶雖平生知友，❷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録卷第五

❶「特」，原作「持」，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五《答吕東萊》改。

❷「雖」，原作「難」，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續集》卷五《答吕東萊》改。

道命録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

勑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

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陳居仁行。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五年，周丞相爲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促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理未純，故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兵部侍郎林栗奏：

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❶只欲回

❶「便」，原作「使」，據明刻本改。

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緣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偏詣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慙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擕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絶。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妄意要津，門生迭爲游説，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僞有不可掩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

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

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緣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將熹新舊任指揮竝且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上以栗爲過，丞相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然之。詔

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❶ 士論怪駭，莫測其故。

熹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❷ 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趦趄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欣喜。忽爲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何爲至此，得非熹果有罪，❸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于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踈，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

栗言熹「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

❶「急」，原作「熹」，據明刻本、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改。

❷「績」，原作「續」，據明刻本、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改。

❸「果」，原作「栗」，據明刻本、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改。

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

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入宫門，上殿奏事，并徧詣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時，偶能少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痛浸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矣，雖欲聽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何官司收管，❶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

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❷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師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

❶「何」，原作「河」，據明刻本改。

❷「下」，原作「不」，據明刻本、《水心先生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改。

之者，非欲强自標目，而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才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今粟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絶之，此尤非其實也。

粟又言熹「邀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粟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愚所得知之。臣所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粟之劾熹當在初九日、初十日爾，相去隔日之間，而粟遂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粟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

粟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待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州、監司，❶則不免兼權，豈得謂之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粟急於誣熹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

粟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竝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尊國體也。今熹得爲粟之屬，尚未供職而粟望風劾之，且兼用

❶「司」，原作「言」，據明刻本改。

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 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説非其實也。

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 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 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以不力辨。 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 近忽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1]陳賈和之。 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過愆。 相爲鉤距，使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 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 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 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 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損不細矣。

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孚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説，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 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横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

臣伏見栗耻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爲堯宗之説，而人知其横；怒詳定所人執覆，遂請罷勑局，而人知其專。 而況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苟恣一身之狠戾，不畏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顯逐知名之士。 陛下原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爲？ 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也。

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 其説甚長，未獲究竟。 方齋心

[1] 「丙」，原作「内」，據明刻本、《水心先生文集》卷二《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改。

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忠。今一郎官去留，何至上封譊譊，徒溷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莫敢辨明，積其厲階，將害大體。

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絶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摧抑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効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淳熙十五年上。

林栗之劾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爲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侍御晉臣亦言栗「狠愎自用，❶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罷栗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

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踈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❷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

❶「愎」，原作「復」，據明刻本改。

❷「議」，原作「義」，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别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

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奥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兹謂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❶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

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譏貶道學之説，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邪？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

❶「志」，原作「忘」，據明刻本、《永樂大典》本改。

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説，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❶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❷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内，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

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竝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

❶「僞」，明刻本、《永樂大典》作「爲」。

❷「由」，明刻本、《永樂大典》本作「用」。

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毁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虚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

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

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税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後下臣章，❶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

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紹熙元年上。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詹體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王丞相罷，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

❶「後」，原作「居」，明刻本、《永樂大典》本作「后」，據《古文集成》卷二六《論程氏道學劄子》改。

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爲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

三月，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儉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

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會上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瑲者，自言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録黃，詔趣令書讀。何、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之。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詵、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

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

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

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庵《經説》，先生以書止之云：「蒙喻欲見諸經鄙説，初意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況賤迹方以虛聲横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❶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争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邪？況所説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舊作感興詩，遂爲諸人注釋，❷以爲謗讟，而納之臺諫。此尤近事之明鏡，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邪？欲布愚懇，便乞寢罷。且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説》，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争，

❶「晦」，原作「悔」，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七《答詹帥書》改。

❷「注」，原作「汪」，據明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七《答詹帥書》改。

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説，或真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道命録卷第六

道命録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焕章閣待制侍講誥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闈，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藴，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説，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兹渴想，望爾遄驅。紹熙五年八月黄由行。

晦庵先生既爲林栗所劾，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命。有旨：「朱熹昨令面對，奏策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時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又辭，有旨，召赴行在。因上書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疏奏之翊日，詔以先生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説書。先生方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内禪前七日也。先生辭職名，疏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産辭，詔勿

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秘閣修撰奉祠。先生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不相關，乃乞補滿宮觀月日。差知静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潭州，先生復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無執謙辭。」先生至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田里，未報。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焕章閣待制、侍講，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入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辭者再。十月五日，御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録真去僞

御史中丞何澹奏：

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陛下不容其辭。臣既黽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爲容默之計，而不陳之於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煩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

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頃歲，有爲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己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毁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

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竝蓄之，以爲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説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禄。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禄。甚者沽居贓穢，士論之不齒，而寅緣假託亦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拏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

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

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别。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録其真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進止。

七月十四日，奉聖旨依，仍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内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宫府舊僚爲上所厚，而益公適忤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爲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藺謙仲爲樞密使，素爲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爲清議所薄。既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乞下給舍、臺諫議。太學諸生喬嘉等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澹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者甚衆。

五年春，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皇太子。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思欲廢閑。」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閤門事韓侂胄、内侍關禮以定策白太皇太后，❶又遣工部尚書趙彦逾諭指殿

❶「關」，原作「門」，據明刻本、《宋史》卷四六九《關禮傳》改。

帥郭杲。五日，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徙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趣赴闕。趙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間之。侂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

自趙公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憸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誥詞

敕：

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素，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飜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生幾晚，方喜亘榮之説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兹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

咈。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槖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傅伯壽行。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竝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内賀禮竝免，節序進名奉慰。

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闈，凡進講者七，内引留身奏事者再，而面對、賜食者各一。

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内、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侂冑大怒。是日，御批：「朕閔卿耆艾，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侂冑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仍申尚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大防封還録黃，中書舍人鄧馹千里繼對面奏，乞留先生。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録黃，而密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旨，除先生寶文閣待制，與郡。德脩再上疏留行，不報。大

防又封還録黄，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講黄艾伯耆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伯耆懇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從之亦上疏，❶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某所言，❷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効先生容止，進趨以爲戲。侂胄喜之，欲用爲閤門祗候，從之。誦言將入諫，命乃寢。

十一月，差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以議僖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嘗妄議山陵自劾，乞鐫黜，有旨：「無罪可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秘閣修撰、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

初時侂胄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遜牘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僞，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❶「逢」，原作「逄」，據明刻本、《宋史》卷四〇四《孫逢吉傳》改。

❷「某」，原作「其」，據明刻本改。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陛下近者因臺臣之請，而寘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懲；覽羣臣之奏，而加趙彦逾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臣以爲猶有佚罰者，請爲陛下言之。

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懷姦挾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爲陛下言之。

國家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僞學之徒方盛，以不能敵，反倚爲助，縱臾鈎致，蟠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

孝宗禪位之初，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略無廉耻。前歲太上違豫，不思保佑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裾扣額者賣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摇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二也。

昨者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造妖撰夢，意圖不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嘗指其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得。」曁聞趙彦逾建翌戴之議，則翌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正

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患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

方太上有脱屣萬機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啓隆慈，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吐露。陛下正位九五，太上御劄合藏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大罪四也。

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偃然居隆名，享厚禄，實累國典。望將正褫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

正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既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胄已大用事，以丞相踈己，有怨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慰解之，侂胄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胄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彦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旨，侂胄往來兩宫，備宣忠力，特遷二官，爲承宣使。彦逾始望忠定引己共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1]遂力辭，止受一

[1]「答」，原作「合」，據明刻本改。

官。彦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彦逾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

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侂胄，即日罷侍講，與在外宫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興訛起訕，動揺人心」而罷。中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

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黄度文叔欲論侂胄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侂胄患之，乃引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真情，潔廉好禮者僞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卑污，而以詭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利。聽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鉗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庭，毋蹈前轍。」朝廷爲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

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我孝宗垂意規恢，首務覈實。凡虛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胄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學之罪歸之。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竝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

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摇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説，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寤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革去舊染，濡慕聖化。然後徐區處之，置於無甚事權之地，豈可容其竝進。

願陛下宣諭宰執，凡僞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竝與權住進擬，勿啓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然四起，横鶩捷出。雖有伊尹、太公，莫能爲之策矣。惟陛下留意，毋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

八月九日，奉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元年二月，趙公既免相，兵部侍郎章熲茂獻上疏留之，詔茂獻與郡。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罔上，翌日，與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楊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俱罷。太府寺丞吕祖儉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千里封還録黄，乞賜裁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静、張衜周叟、林仲麟景冲、蔣傅象夫、❶徐範彝叟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摇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鄧千里乞改爲聽讀，詔依已面諭書行。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寘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爕和叔、國子正陳武蕃叟，皆罷去。司業汪逵季路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季路亦罷。德秀遂上疏，乞考覈真僞而辨邪正，僞學之禍自此起矣。

趙丞相既貶永州，過衡陽已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逐，遂增劇而卒，天下

❶「夫」，原作「大」，據明刻本、《宋史》卷四五五《楊宏中傳》改。

冤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訃聞，二十七日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貶斥相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

六月二十六日，御筆：「今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争，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始，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黄黼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七月，徙元章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史，改除兵部侍郎，實疏之也。

胡紘者，紹熙五年冬纔監都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慶元元年六月，遷紘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秘書郎。十一月，除監察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明年三月，紘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黄元章罷，自是學禁愈急。二年三月，紘遷起居郎，甫歲餘，三遷至吏部侍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❶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而死焉。

❶「考」，原作「者」，據明刻本改。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

臣竊見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宫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

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粗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

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

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

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别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説。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

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姦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熹之大罪四也。

汝愚既死，朝廷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别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别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

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説，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他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設機造械，❶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摇通衢闤市之内，而手足墮損，觀者驚嘆。邑人以夫子爲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

❶「設」，原缺，據《知不足齋叢書》本、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丁集《慶元黨》補。

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❶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❷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❸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娉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説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憝也邪？昔少正卯言僞而辨，❹行僞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

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

❶「財」，原作「則」，據明刻本改。

❷「冢」，原作「家」，據明刻本、《四朝聞見録》丁集《慶元黨》改。

❸「漳」，原作「章」，據明刻本、《四朝聞見録》丁集《慶元黨》改。

❹「昔」，原作「者」，據明刻本、《四朝聞見録》丁集《慶元黨》改。

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奸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憸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肆横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覺察奏聞，伏候勑旨。

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儲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責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❶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乞致仕，及已受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賈自知寧國府召爲兵部侍郎，疇其言也。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説》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竝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臺議洶洶，爭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

❶「封」，原作「對」，據明刻本改。

繼祖鋭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

初，紘試宰，還謁趙忠定，自敘科第嘗階上游，冀規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黨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脱粟飯，至茄熟，❶則用薑醢浸三四枚共食。紘至，先生遇禮不能殊。紘不悦，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❷會侂胄欲論先生，紘鋭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

董銖云：「僞學之説，蓋拾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

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沈徒步上道。先生與嘗所遊百餘人會別蕭寺，坐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曾景憲報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贐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于春陵，先生爲之哀動。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

❶「熟」，原作「孰」，據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❷「乏」，原作「之」，據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怛，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黃直卿書曰：「季通之柩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蓋元定從遊最久，精誠博聞，❶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道命録卷第七上

❶「誠」，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作「識」，疑是。

道命録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

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睿斷，褫職罷祠，奉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兹爲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

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略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禄，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何之目，❶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眊，❷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略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儻許卒

❶「何」，明刻本同，《知不足齋叢書》本作「呵」，《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五《落職罷宮祠謝表》作「訶」。

❷「憤」，《知不足齋叢書》本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五作「憒」。

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

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

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僞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摘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憖璽書之來下，恍

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己；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晼晚，❶雖悲後効之無期；❷肝膽輪囷，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覬答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禁。奸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紛竝起，填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絶生徒，儉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

先生與祝汝玉書云：「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絶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卻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免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

❶「晼」，原作「晚」，據明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五《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改。

❷「効」，原作「功」，據明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五《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改。

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

臣伏見近日僞學荒誕迂闊之説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徒。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説試題，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僞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取進止。

六月一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秘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秘閣、主管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竝於奏牘前聲説「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袞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事已行。至是，寅復有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僞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

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

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❶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嘘枯吹生，人争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顔、閔；得一語，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姗笑君父之説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

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顔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

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

❶「姑」，原作「如」，據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閏六月六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胄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

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説，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説，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

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❶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皇養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僞黨如彼。

❶「謂」，原作「請」，據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説，以定國是。取進止。

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罷。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❶謂子宜嘗欲以兵衛上皇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上始得子，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峴壽南以爲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援韓持國貶筠州例，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疏詆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澹劾趙丞相章中語也。

劉光祖德脩初爲趙丞相所引，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爲監察御史劉德秀論罷。「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

❶「遜」，原作「孫」，據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爲起居舍人、❶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爲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澹言其嘗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罷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闢曾孫也。中進士第，浮湛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侂胄大喜，遷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祠去。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内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兹，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毁譽升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焉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

❶「授」，明刻本作「拔」。

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説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僞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又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説，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沇言，自今曾受僞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説「不係僞學，如係僞學，甘伏朝典」。故沇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黄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新爲侂冑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爲侂冑言之。沇議遂格。至是，姚愈又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冑童孺之師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

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 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 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

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强之徒。 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 不然，事將不測。 惟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慶元六年上。❶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僞邪之徒。 温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説感侂胄，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 象先嘗爲户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 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 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器監。 會直秘閣劉光祖德脩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 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即論德脩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 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

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爲族弟。 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 四年秋，卒于貶所。 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撃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略也。 陳自强者，侂胄

❶「慶元六年上」，此句原闕，明刻本作「慶元五年上」，《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二、《宋史》卷四七四《韓侂胄傳》等記載係於慶元六年。 綜合諸書所載，吕祖泰上書日爲九月十一日甲子，考慶元五年九月爲庚寅朔，十一日當爲庚子，是月無甲子日，而六年九月甲寅朔，十一日即甲子。 故以六年爲是，據補。

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侂胄書佐；周筠者，侂胄家蒼頭，皆補右職，徑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侂胄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笑曰：「公何問之愚邪？ 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侂胄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婺州求祖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内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死，年四十八。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潭州帥。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

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户部侍郎。　章頴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尚書。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黄由禮部尚書。　黄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吕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方秘書郎。　項安世校書郎。　李埴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潁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吴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談淮西撫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黄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黄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吴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舉。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　林仲麟　蔣仲[1]　徐範竝太學生。　蔡元定　吕祖泰。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内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録參，與新史君不協，

[1]「仲」，《知不足齋叢書》本作「傳」。

臺章有「吉州知録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虛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臣僚劄子奏：

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卑，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寘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污，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逢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響，相附麗以爲名；及污簪紳，則乘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搏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胷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躐。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軋，攘奪相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息欲深絶其根本也。

恭惟陛下如堯則天，若文籲俊。自即

政之始，建中去陂，以絶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衆正之路。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省愆咎。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弭耳怗伏。譬如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内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陛下御極，于兹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虚僞之徒，足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待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引禄，❶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辨之治。踈遠小臣，妄議大計，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五年上。

僞學之禁，雖出侂冑，而力主其説者，宰執京鏜、何澹，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侂冑亦稍厭前事，凡以僞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説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

❶「禄」，《知不足齋叢書》本作「録」。

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胄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牽敘。議者亦以爲幸焉。

言者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

臣風聞四方僞徒互相嘯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熹居于建安，信爲中路，其身已殁，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殁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説，固非一通寒暄，一敘間闊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

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寛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嘿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蹁躚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爲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絇，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説，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譊譊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聾瞽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説，《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爲僞徒，投香納幣，陳欵獻書，願

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詆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

臣又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爲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内。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録。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僞師一緘，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僞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爲寄居而求爲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槖；有爲士人而併得數州之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臾異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

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温習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

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説，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

臣願陛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説，《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録，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場屋所當悉禁，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僞徒，如果有聚于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群，毋使滋蔓，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僞徒庶幾其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

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

先是，寢疾，諸生惟蔡沈、葉賀孫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作書三：❶范念德書，托寫《禮書》。黄榦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式。子在書，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書儀》乎？」曰：「踈略。」「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頷之。良久而逝。其年十一月，葬建陽唐石里大林之原。❷而言者誤以爲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

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嘉者，獻書政府，請斬先生以絶僞學。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殁，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爲右諫議大夫，陳讜爲殿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爲監察御史。明年，讜除太常少卿，采殿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

先生既没，論益譸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壽守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生之殁，故以生存出命。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

❶「三」，原作「二」，據下文及（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六改。

❷「唐」，原作「康」，據黄榦《勉齋集》卷三六《朱先生行狀》改。

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説乞禁止

臣僚奏：

臣聞習僞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譬之於前而毁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爲得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他美，其罪莫贖也。

臣仰惟陛下負英明之資，秉剛健之德，丕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❶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其間？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禄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説，自請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

❶「軽」，原作「輊」，據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詫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説，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説，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摳衣贄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駕其説於淺俚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徧舉。

夫前日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僞攻僞，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繇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内陰外，其類已分；真是僞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僞而爲進身之具，釣取爵禄之資。凡投匭而上書，陛辭而進説，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僞之心爲今日攻僞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所宜者哉！

臣愚欲望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僞習淆亂之患。其於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

正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嘉泰二年上。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鏜、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己者。群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

六年，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言者復論僞學之徒餘孽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事。魁憸盡去，侂胄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説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爲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爲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脩、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葉正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黄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宫觀。又削薦櫝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❶ 十月，有旨，朱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稍解矣。

道命録卷第七下

❶「勿」，原作「幼」，據明刻本改。

道命録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晦庵先生既没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軍襲唐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吴曦受虜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三年二月，隨軍安轉運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殺之。朝廷復與虜議和，虜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陜侵地。資善史直講彌遠密爲上謀，除侂胄。伺其朝，遣兵殛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追録學黨之士，申加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某特賜謚，❶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謚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彌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爲當。三年，又特贈寶謨閣直學士。

❶「特」，原作「待」，據明刻本改。

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議曰：

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爲申、韓；尚清虚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爲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毁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真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❶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毁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

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

❶「又」，原作「文」，據明刻本、《四朝聞見録》丁集《文公謚議》改。

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謚。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世而同符也。

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卹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❶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竝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藁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嘉定

❶「謂」，原作「請」，據明刻本、《四朝聞見録》丁集《文公謚議》改。

二年太學博士章徠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議曰：

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没，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没，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❶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閫奥。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説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汩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❷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説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

❶「輩」，原作「章」，據明刻本改。
❷「縮」，《四朝聞見録》丁集《覆謚》作「蔽」。

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癯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汩没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跅弛於繩墨者姍以爲誕。❶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

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正上，奉聖旨依。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承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

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❷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

---

❶ 「姍以爲誕」，《四朝聞見録》丁集《覆謚》作「姍笑以爲誕」。

❷ 「切」，原作「功」，據明刻本改。

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

臣聞孔孟既没，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説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脩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藴。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説。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

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

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❶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

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取進止。嘉定四年十二月上。

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爲政，奏入報聞。乾道五年春，繼除魏掞之元履爲太學

❶「宜」，原作「官」，據明刻本改。

録，又白宰相，言宜罷王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爲禮部侍郎，上諭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李公以爲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龔、李二參政不以爲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雱畫像而已。至是，仲貫見上，首乞下除學禁之詔，因以濂溪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酒劉爚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❶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

議曰：

公蓋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絶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究，中道以没，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帥臣列其事于朝，❷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慊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❸

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峰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没，

❶ 「酒」，原作「西」，據明刻本改。
❷ 「帥」，原作「師」，據明刻本改。
❸ 「慊」，原作「慵」，據明刻本改。

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虚無，尚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闓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顔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顔録》，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

孝廟初元，鋭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幙間，以軍事入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啓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惟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毁言日至，公不得久留内矣。越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内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

安静爲本。及制置京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避，諄諄爲上言之。公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洊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筴，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黈聰。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嘆。

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彊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利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

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沈涵道真，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謚曰「宣」。太常博士孔煒上。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奏爲南軒先生請謚，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謚議

議曰：

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

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爲御，聽謦誨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賁後學，適兹承乏考績，竊以爲公之應謚，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奥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峰之師説。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悦人心，充士氣爲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説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静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酋之譁，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盗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

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吕、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夐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爲師友，於是演

迺溥博,❶丕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没三十六年,始議其謚,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❷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迹古以驗今,博士議是,請從。謹議。嘉定八年　月,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奉聖旨依。

東萊先生吕成公謚議

議曰:

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褒表名節,開衆正之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掖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宣其用,論者惜之。會有以朱公易名爲請,上心憫焉,亟命有司定議。好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連帥邦侯,❸欽承德意,相繼條奏。故張公尋亦得謚,猗歟偉哉!❹真足以表揭民極,❺敷賁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丕視功載,維彼二公蔚乎相望,矧竝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褒典以詔來世乎?

竊嘗謂儒者之道,❻貫乎三極,續絶起

❶「博」,原作「傳」,據明刻本改。
❷「謂」,原作「請」,據明刻本改。
❸「侯」,原作「俟」,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❹「猗」,原作「倚」,據明刻本改。
❺「揭」,原作「褐」,據明刻本改。
❻「謂」,原作「請」,據明刻本改。

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没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輩，典刑浸失其真。❶公河嶽間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踐相業，汲川諸賢遺子滎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源流。擢進士高第，博學宏詞科，公自視欿然，思欲會理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公之所自期，人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益極群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宵靡皇。

時朱公、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劘切，不爲苟同，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朋從簪盍。公翕受樂與，如海斯納；操偏矯曲，如繩斯設；指迷迪昏，如斗斯揭。莫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屏氣，斂鋒藏鍔，脱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豈聲音笑貌所能感動哉！

乾道、淳熙間，孝廟鋭意致理，登延英儁。公以儒官召，嘗因輪對，勸帝求實學，用真儒。居亡何，❷以憂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運萬機一説，反覆爲帝言之。帝竦聞高論，深加器異。善類注目，待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痼累歲，人爲興戚，公左圖右書，講貫不輟，曾不以死生憂患累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久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足超

❶「浸」，原作「漫」，據明刻本改。
❷「亡」，原作「亡」，據明刻本改。

詣，而又虛己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爲成才，進德爲成德，養性爲成性。內之成己，外之成物，皆是學也。攷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箴》，本末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衆氏之説，或昭明《春秋》絶筆之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倫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重，玆所以暢群儒之異同，示衆言之折衷，卓然爲世師表者歟！

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盡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爲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迂；德備性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爲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與歸？

謹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强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用具，❶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强立」乎？謚曰「成」於議爲稱。謹議。太常博士孔煒上。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爲東萊先生請謚，奉聖旨，呂祖謙特與賜謚。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議曰：

斯文之脉既絶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孟軻氏，而楊朱、墨

❶「具」，原作「其」，據明刻本改。

翟之徒百氏蠭起，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所適從。群邪醜正，衆僞嫉真，而濂溪、二程之學浸晦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吕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廷既嘗賜謚矣，而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

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强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乎，天奪之年。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謚之曰「成」，夫何慊焉？博士議是，謹議。考功員外郎丁端祖上，奉聖旨依。

道命録卷第八

道命録卷第九

魏華父爲濂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權潼川路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

臣猥以晚學，誤被柬注，擢司祥刑于蜀之柬，❶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没有卹章，載在史册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學權，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

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

蓋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

❶「于蜀之柬」，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奏乞周濂溪賜謚》無此四字。

涉秦而後，數千百年，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❷未舉節惠。❸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録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

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貼黄稱：「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竝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録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伏候敕旨。」嘉定九年春上。

❶「數千百年」，《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奏乞周濂溪賜謚》作「千數百年」。

❷「特」，原作「持」，據明刻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奏乞周濂溪賜謚》改。

❸「未」，原作「夫」，據明刻本改。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準《慶元令》：「諸謚，光禄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録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藴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竝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謚。」本寺照得今來奏内所引邵雍等竝係特賜謚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❶伏乞省部備申朝廷指揮施行。

任伯起爲二程先生請謚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劄子奏：

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横，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説、詎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道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没，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

❶「特」，原作「時」，據明刻本改。

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絶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穹壤有間。

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爲御史，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夐異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彦博、司馬光、吕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謚，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録，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涣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

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魏華父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

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奏：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翛而謚文簡，吕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强

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簡，汪伯彦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第，❶其有功於生民之類，❷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❸人亦不以爲闕也。

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束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黄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録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届，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兹，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可以如此？❹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

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荐瀆聖聰，伏候斧鑕

❶「艾」，原作「文」，據明刻本改。
❷「其」，原作「某」，據明刻本改。
❸「者」，原作「昔」，據明刻本改。
❹「亦豈可以如此」，《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五《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謚議》作「亦豈無可以加此者」。

之誅。

貼黄：「臣曩者本爲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説》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爲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其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偏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敕旨。」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了翁狀，故虞部郎中周頤乞特賜美謚，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準御封付下魏了翁奏，乞將周頤特與賜謚事，尋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乞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下，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録在前，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謚議

議曰：

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元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

無自而見，不幸而涣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絶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説，又寧有異指哉！自孟軻氏没，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沈痼，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

宋興，鉅公名人舄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張是。❶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夐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静之别。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説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❷「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摶，老子之學也。」闓端清虚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

要之，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師傳，匪由智索，❸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流泉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顔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説，

❶「主」，原作「生」，據明刻本改。

❷「又」，原作「文」，據明刻本改。

❸「由」，原作「曰」，據明刻本、（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一改。

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絶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梏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剥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吕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紀于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閎大光明于時矣。

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説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議謚，兹復妄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爲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連準本寺牒，備奉聖旨，令文善議撰周頤、程顥、程頤賜謚。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爲常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謚，事關名教，所不可輕。乞尊唐寳應及國朝治平編勑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

尚書省劄付禮部太常寺，擬定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爲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批吏部覆謚，繳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謚議

議曰：

壽濂溪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

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❶潞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實憫之。今兹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内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睟面盎背，遽色厲辭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巖巖乎規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物，❷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爲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之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少露，皆先生之所不予。若訓不息爲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先生妙造精詣，渾渾無涯，其體純盡在是歟？異時

❶「示」，原作「元」，據明刻本改。
❷「勤」，原作「動」，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一時遊其門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蹙迫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篤實，則公掞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静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

按諸謚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吕本中摭諸先賢之論曰「温然純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謚以「純」，庶足以賓其實。當先生既没，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王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傳乎？❶純之説，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上。

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

議曰：

講道一門，兄弟自爲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爲不亡矣。

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

❶「傳」，明刻本作「得」。

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仞牆，方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强人力之所能致歟？

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宫庭至嚴閟也，欲備知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晉見，從容納誨。番直以冀數召，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熏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齊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嘵嘵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

當人欲蔽痼之餘，思欲漲末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書，故其正是心也，治其亂，收其蔽，❶安其危。儻稍不抑畏，則窟我屋漏，❷皆寇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恚詈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爲失也，❸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奚患

❶「收」，原作「牧」，據明刻本改。
❷「漏」，明刻本作「廬」。
❸「失」，原作「夫」，據明刻本改。

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

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録其語以行于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説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爲最切。

謹按謚法，庶物從之曰「正」。粤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説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數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歉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謚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僅四人，年邁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屬者朱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邑。廼今得謚先生而撰議焉。雖末學膚受，幾於蠡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録，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謹議。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謚議

議曰：

理學之説，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

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夫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剥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軍器監、兼考工郎官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謚議

議曰：

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别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贅爲之説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純」，曰宜。謹議。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權考功郎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謚議

議曰：

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❶然而天質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彊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温，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謹議。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依。

魏華父再爲横渠先生請謚狀

朝請郎、直秘閣、知潼川府魏了翁狀：

照會了翁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荷聖慈亟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踪，允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黄，爲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横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勘當，然至今四年，

❶ 「固」，原作「面」，據明刻本改。

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觖望。照得横渠先生奮乎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奥，偏覽而獨造，兼體而及用。其於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世之豪傑，❶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弟子謚師，❷不合於禮。」

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況輩，殆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録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録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

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吕成公先已賜謚，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了翁嘉定十一年内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嘉定十四年上。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某特賜謚。博士陳某擬謚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爲然。禮部侍郎衛某議，於「明」、「誠」、「中」三字内取一字用之，

❶「傑」，原作「桀」，據明刻本、《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横渠先生謚狀》改。

❷「弟子」原闕，據明刻本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横渠先生謚狀》補。

華甫時爲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爲不可用。遷秘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按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氏去非《性理群書》稱謚曰「獻」，未知孰是。

道命録卷第九

道命録卷第十

録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伊川先生程頤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經褒榮，而世禄弗及，未稱崇奬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録用。」嘉定十七年下。

先是，紹興褒録黨人伊川先生孫暘，❶仕爲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暘之子謙之不仕。及是，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内月支二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源令赴吏部銓量申省。吏部銓量，源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詔補源迪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説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源：

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來横生邪説。朕所以悉賜先

❶「暘」，明刻本同，《宋史》卷二六、《建炎以來系年要録》卷四八均作「易」，下同。

儒之謚，併及張、吕之儔。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廪而奉祀；源方强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爲邪説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嘉定十七年六月三日。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藴，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勑：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册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❶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

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爲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説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

❶「俾」，原作「但」，據明刻本改。

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登槖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没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寶慶三年正月，王暨行。

晦庵先生加封踰月，先生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奏：「閔損以下九人竝封一字公，獨曾參封郕侯，盍與閔損竝封？楊雄《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乞毀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又有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夫子廟庭，斯文幸甚！」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勑：

饗明堂而霈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追襚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爲本，關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廉静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客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閲四書之奥旨，允爲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禋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

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遠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夐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紹定三年九月，鍾震行。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此下續增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郿伯。」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勑：

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謚元周頤，光霽灑落，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羣聖，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秘，闡六藝未發之微。千

數百年，斯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二月日，趙汝騰行。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勑：

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顔子。❶故任左承議郎、❷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❸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朞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勑：

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説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直内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怡然理順，涣然冰釋。發明六藝，辭嚴義密。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

❶「似」，原作「以」，據明刻本及下文改。

❷「承」，原作「丞」，明刻本同。按，兩宋官稱無丞議郎，當爲承議郎之誤，據改。

❸「惜」，原作「愭」，據明刻本改。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

蓋聞孟軻既没，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説。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絶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芾，冀寵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延祐六年十月，❶霍希賢行。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脱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振彝倫而重後世。粤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程出焉。續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啓先聖未發之秘，下以造前賢未言之玄。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演之，至三才之道竝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功，不可言既。横渠、晦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

---

❶「延祐」，原作「至順」，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改。按，至順（一三三〇—一三三三）爲元文宗並寧宗年號，共四年，無六年，據《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封周惇頤爲道國公在延祐六年十二月。

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魯齋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尚仍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❶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司，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爲隱言。如蒙聞奏，請以二程先生并横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有符，實爲清朝之盛典。如允所言，斯文之幸。」天曆二年上，事未報，復狀。

又

竊惟孔孟既没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邈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遡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允德允文。功業貫於古今，體用光於後世。昔膺伯爵，今未褒榮。如蒙崇德報功，錫以公爵，其於興儒重道，不爲小補。

行臺看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移準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爲盛典，部議宜準所擬。」及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陽正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爲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其封爵止列爲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援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爲無補。」

❶「遺」，原作「遣」，據明刻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改。

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欽察台等奏：「集賢院書：❶『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今宜加以公爵。』臣等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爲豫國公，伊川爲洛國公。乞令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顔氏；眷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絶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繄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涣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黄溍行。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册。胙之大國，庸示褒崇。嗚呼！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❶「書」，明刻本作「言」。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

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涣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主者施行。至正二十二年二月　日。

道命録卷第十

附　録[1]

司馬温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左丞吕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荆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用天下。大程爲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有六年。時温、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爲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五月二十六日，司馬温公起爲門下侍郎，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得疾，卒。年五十有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不復受。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九月，申公以雜學士知蔡

[1] 此爲《永樂大典》本《道命録》，選自《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十九庚」程。

州，薦先生于朝，不得召。元豐末，温公既得政，其年七月五日，申公起爲尚書左丞。於是，温、申、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故未即行。

八月八日，康公除使相，判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乃有西監之命。先生再拜，奉旨。令乘遞馬赴闕。元祐二年二月，先生至京師。

監察御史王巖叟彦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

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揆其賢，陳摶、种放未必能過之；若其道，則摶、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章再上，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

先生言：「既蒙命召，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彦霖亦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掞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

閏二月，蔡確免。四日，司馬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宣仁聖烈皇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説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御史中丞劉摯莘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耳。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禄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

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

臣聞十尺之囿，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説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

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説，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摇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説，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爲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後問聖體。僭踰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註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棊待詔，二惡交蹥，終兆永正之亂；註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

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人皆憚懼，而又深德。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聞，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異議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説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鬭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

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

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

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二年八月上。

先是，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富於

春秋，輔養之道，豈可踈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内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説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楹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道之間，有當奏稟，便得上聞。

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道，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説，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在職累月，弗言禄，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户部特給焉。及明堂大霈，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黄州者五年。温公得政，起用之也。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爲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温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九月，温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

初，温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既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温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温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

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即奏：「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彦霖又繼言之。申公乃下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詔臺諫至都堂説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二年四月，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是月六日，有旨展倚邇英閣。先生言：「殿上講説，義理之至當，祖宗所嘗行。邇英講説，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殿上也。且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説書，然不肯於不可講説之處置説書官也。」後六日，遂出臨爲河北都轉運使。

先是，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爲慰。及將除喪，有司又以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始，先生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吕陶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

五月十六日，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賈易爲右司諫，臺端王彦霖、諫官朱公掞皆徙官。後六月，又命中丞傅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爲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十二日，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下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力詆

先生，爲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謂寒心。」翌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悦。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同日，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既就職，十一月六日，始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以父喪免。先生既罷講職，其月二十七日，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二十六日，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文仲卒。《哲宗舊録》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陷賢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

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説。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温公聞之，亦悦。」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説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温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亦悦？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踈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

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爲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詳辯。《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間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録》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鯱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年譜》又引《舊實録》稱，禮部尚書胡宗愈詆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執政，其除禮部尚書，乃在罷政出守還朝之後，先生去職久矣，《實録》誤也。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脩國史范祖禹奏：

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俾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爲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三人者，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

頤在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毁。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遇毁謗也。

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吕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黄門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官朱公掞、賈明叔皆其門人，推敬甚備，而給諫顧子敦、劉器之與先生不合，每屢攻之。先生亦以輔道自居，故簾中以爲不靖。四月，先生免喪，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丙戌，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從所請也。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

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間事，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勑：臣寮上言：

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説誣民，處士横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恠，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敘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潁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爲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

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爲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説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

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爲亂治者之戒。取進止。

四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

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

先是，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爲姦謀，各家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吕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毁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其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癸亥，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敘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丁巳，范公等十九人再敘，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一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崇寧元年五月庚午，温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而先生預焉。丙子，勑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爲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作先生《年譜》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李文簡《長編》云：「按致虚此時不在言路，熹因《語録》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虚之兄致明以四月七日乙卯除殿中侍御史，八月十四日庚申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録》誤以爲致虚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勑：講議司奏：

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不得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説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弟子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説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

欲偏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剏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絶

勑：臣寮上言：

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爲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随之。非樂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

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儒，講誦之聲，遍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説詖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効已見。往歳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罷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邪姦散處，以聚徒傳授爲士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爲之禁也。

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

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謫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未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爲所誘，安得不惑？是則邪説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敢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絶於學校之外也。

近覩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内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

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庚寅，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辛酉，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十三人。其十一月庚辰，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甲申，范致虚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兹時乎？

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爲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其舊。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左僕射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毁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敘復

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等第二十人。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先生以通直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三年三月戊寅，有旨出籍。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詔元祐學術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時先生之卒二十年矣。

今按十一月庚辰之章，不知何人所上。《長編》謂當考其姓名而出之，是也。但章中所云「邪説詖行，猶未禁絶，士爲所誘，安得不惑」者，與尹語所記略同，豈此章即致虚所上乎？未可知也。先生復元官，《實録》諸書不載，未知在何年月，當俟博識者問之。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勑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説書程頤：

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

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其君以當道。由其内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行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之末，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廷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

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乙亥，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某、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戊寅，守罷。丁亥，檜相。戊子，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没，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朱内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

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子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禄。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于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

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禄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

道之實。取進止。

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上。

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横渠張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

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掞、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遯嘉仲、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吴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彦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講書尹焞彦明、侍讀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軍劉子翬彦冲、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閌柳崇，皆慕其學焉。

自關河滔没，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内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爲詞，而邪説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絶

左司諫陳公輔奏：

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容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毁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説，於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風俗壞矣。

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説，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効，但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恠語，淫説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

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尚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

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然

後明於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册，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説，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脩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説，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于上，召爲吏部員外郎，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聲故也。七月癸酉，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時忠獻猶在淮壖未歸也。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十二月甲午，忠簡求去位。後六日庚子，平江進士耿鎡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矣。又二日壬寅，忠簡罷。鎡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祕奏：

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侍郎董弅獨難之，戒諭曹吏無得即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弅素無士行，躐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弅猶敢肆其兇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

臣愚欲望睿斷，將弅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

正月九日，奉聖旨，董弅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上。

先是，陳公輔之奏録黄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黄次山欲鏤板，權侍郎董弅令升曰：「少俟之。」初六日，令升以己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謂弅沮格詔令。初七日，祕以本職進對，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弅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吕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尚書吏部侍郎、諸路軍事都督府叅贊軍事吕祉奏：

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

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述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

臣竊惟孔子删《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

臣切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則又爲之説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説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人己贜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也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

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

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右宣教郎李處廉者知温州瑞安縣，以贓罪爲監司所按，故安老及之。時公輔之勢方盛，朱内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爲難焉。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

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宫，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吕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起居講筵。而臺臣僚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

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典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

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學者莫能别其真僞，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絶矣。

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説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却皆進用，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况樗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繫，自此起矣。

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説，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

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

夫頤之文，於《易》則因其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恠語，淫説鄙喻」，豈其文也哉？頤其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出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者也。如司馬光、吕公著、韓絳、吕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

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貼黄：臣昨見知成都府席益奏，有吕

錫山者，師事關中大儒張載，乞與差遣。契勘本居鳳，竊恐其門人子弟必有流落在川蜀之間者，乞詔席益尋訪，取索其所著文字，附遞聞奏。

又貼黄：臣竊見朝廷累召尹焞赴闕，焞乃程頤之門人，而館職王蘋亦崇寧初年從學之士也，乞以頤及其兄顥之文字，付焞等校正，庶無差誤。

先是，紹興改元之秋，吕頤浩、秦檜並相。秦欲傾吕而奪之柄，乃託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吕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爲給事中、兼侍講。其所深敬也。吕覺之，欲盡去秦所引，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吕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爲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黄龜年書侍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其年八月也。胡秦相三上疏留之，不報，旋被斥。於是程伯禹、張子公之徒二十餘人皆罷去，臺省一空。

九月，朱丞相復拜右僕射。三年秋，吕丞相免。四年秋，僞齊入寇，朱丞相亦罷，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却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國公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公素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黄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

弟之説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録》，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再入寇，趙公以懼，議棄淮守江。張公爲不可，力戰却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内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非達也。七年三月十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

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爲樞密使。秦陽爲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内翰乞嘉奬，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四月二十一日，张公往淮西視師。五月十三日，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文上。六月十二日，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仲并者，江都人，胡公弟子也。以薦對，特改京秩。其後通判湖州，坐與倡女違踰，抵罪。王明清《玉照志》載其禱天之詞，所謂「辟纑織屨，早諧夫婦婦之儀」者是也。并嘗遺胡公書云：「近者伊川之學稍行於世，固可喜矣。然天下之士乃有飾此爲進取計者，往往剽竊仁義之説，故示椎魯之狀，譊譊然言必稱伊川，使在位者知其虚名而用之。」書爲石公揆所得，繳上于朝。并之責人如此，而其所自爲者乃有甚焉，此學者所以貴於力行也。

尹和靖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靖處士尹焞狀：

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絶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子，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義，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决不能支持前進。

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彝叔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遂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其年十月也。户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吕好問舜徒、户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奏乞特加擢。會圍城，不果召。虜陷河南，先生之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于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爲帥趙彬以厚禮聘之。先生逊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涪，依其子壻以居。

紹興四年春，張公並相。其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先生赴行在，六月十五日也。元長奏：「蜀道雖通，行旅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由起發。」

有旨，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津遣前來。宣撫司劄下涪州，其年十月矣。先生辭，知州事李贍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十一月六日，有旨，授先生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

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亦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説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耻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有旨，依奏。先生又固辭。九月，先生至國門，復力辭新命，有云：「列之經筵，陳説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之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八年十一月，趙公罷，秦檜獨相，除先生禮部侍郎。先生力辭，章十餘上，迄不就職。九年二月，始得在外宫觀云。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説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

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群書，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

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鎖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説，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丕應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没其實以害趙元鎮，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不若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真泰山之

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元鎮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

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説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靖，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禄，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脩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説，皆稱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之説，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耳。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謚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禄，檜既不考而妄爲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

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賁。親灑宸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爲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勑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

體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典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陛下陳之。

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虚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閌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之所勸懲矣。

臣愚，伏望聖慈申戒内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有爲乖僻之説，虚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論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又併伊川、横渠攻之。《正蒙書》者，横渠先生所著，其高弟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釐爲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彦沖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説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説過。』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宫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權叅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

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年上。

先是，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二日，赦天下。赦書内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户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爲台州録事参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爲勅令所删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焉。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

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時群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爲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説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兹。今襄又爲之唱，欲使人人盡歸

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

十一月九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上此奏。迴，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傅會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四日，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仲鼇亦坐免。襄字季皐，仲鼇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鼇則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十一月，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❶五年四月，兼權叅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不能復也。

張震乞申勑天下學校禁顓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

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説者，其源漸不可長。

願陛下申勑天下學校，禁顓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爲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

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

❶「除」，原作「險」，今改。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爲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學生孫仲鼇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其年七月十二日，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爲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根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顓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録院檢討官葉謙亨奏：

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苟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

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

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

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頤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

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辯，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僞也。行辟而堅，言僞而辯。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僞也。以夫人之飾僞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

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説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爲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爲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爲辭説，以爲其中爲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芘之者常獲其助以爲肘腋。

植黨分朋，漸不可長。

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

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嚮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

六月五日，奉聖旨依。淳熙十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者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謂五峰先生者也。五峰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拭敬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劒浦羅從彦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勑令所删定官李郁光祖爲之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彦仲、秘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

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仲，是爲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

也。會言路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其年三月十一日，再召先生。先生一辭即至，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十一月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五月至行在，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復引歸。三年十一月，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其月二十五日也。五年，促就職，會太學録魏掞之元履以論曾覿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六年十二月，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其月二十六日也。先生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禄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爲相也。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于上。六月二十一日，除祕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十月，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八月五日，差知南康軍，先生四辭不許，乃就職。

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八年三月四日，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十七日，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先生亦再辭乃受。

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

過闕，其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先生聞命，即日引道。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八月十七日，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先生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九月二十三日，詔易江東，免避田産。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宫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也。

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故伊川先生《祭李端伯文》有「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之語。而貽書韓持國、孫曼叔，求書譔《明道先生墓銘》，亦云：「家兄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又云：「智足以知其道學，足以彰其德」，皆是也。其後進位于朝，則上宣仁聖烈皇后書中亦云：「儒者得以道德輔人主，蓋非常之遇。」所謂道學，意蓋如此。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不歎哉！

劉後溪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

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

畏也，不可忽也。臣本踈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僣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别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

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奥爲勲名，樂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兹謂盛矣。不幸而壞於豐、熙之邪説，踈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乎！臣所謂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虚語也。

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譏貶道學之説，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興幾何？

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 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

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踈，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 方今道學，伊洛爲宗，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 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 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瑳之、琢磨之。 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 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瑳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 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 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 是故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 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説，往往爲者色愧，踐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 何況其卒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 又以爲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 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 而一歲之内，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 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駮，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 委寄謂何，所以斯。

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 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 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 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 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 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

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先喧於群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虚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决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脩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

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

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税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后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漏，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

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詔興元年上。

先是，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姜體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之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淳熙十四年也。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罷。十六年正月，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

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爲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而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二月十四日也。後十餘日，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

三月四日，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逋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耳。」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二十三日，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儉黠佞柔，清議所非。二十四日，批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

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四月一日，既放罪矣，會上之舊給使吴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瑺者，自言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録黃，詔趣令書讀。何、胡既承命，十八日，劉公入劄子併論之。不報。二十一日，再言之。二十一日，上諭劉丞相遣都司沈詵、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

始，劉公之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絶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矣。

考亭淵源録

〔明〕宋端儀　撰
薛應旂　重輯
彭　榮　校點

目録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二……一七八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五……二三三

考亭淵源録巻之十六……二四九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七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三一九

考亭淵源録巻之二十一……三三九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二……三五八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三……三七三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四……三七七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亭淵源録……三八二

校點説明

《考亭淵源録》二十四卷，明宋端儀撰，薛應旂重輯。宋端儀（一四四六—一五〇一），字孔時，號立齋，福建莆田人。成化十七年（一四八一）進士，曾任禮部精膳司主事，尋丁内外艱。服闋，改本部祠祭司，遷主客司員外郎。弘治九年（一四九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勑提督學政。十四年之夏，以鄉試届期，衝冒炎瘴巡歷南韶諸邑，預選應試之士，遂染疾卒於官，年甫五十有六。據《明史》本傳，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輯遺事，爲《革除録》。建文忠臣之有録，自端儀始也」。端儀另著有《考亭淵源録初稿》、《道南三先生遺書》、《朱子事類》、《莆田人物志》、《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録》、《立齋閒録》、《西湖塵談録》、《祠部典故》、《高科考》、《宋氏族譜》等，今多不傳。

薛應旂（一五〇〇—一五七五），字仲常，號方山，武進（今屬江蘇）人。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進士第二，授慈溪知縣，與郡守不合，後改九江教授。華亭徐階督學江西，檄掌白鹿書院事。尋擢南京吏部主事，轉考功郎中，主察典。輔臣嚴嵩欲去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燁，令尚寶司司丞諸傑貽書應旂，囑以黜燁，應旂反黜傑。嵩怒，嗾御史劾之，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罷歸。《維閩源流録》載其著有《憲章録》、《宋元通鑑》、《甲子會紀》、《高士傳》、《浙江通志》、《薛子庸語》、《四書人物考》等書。

宋端儀在任職禮部時，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理學。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録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尚未有表著之者，遂輯《考亭淵源録》十四卷，「因所可考見，裒録一二，聊備草創，以俟知者」，自題爲《初稿》。隆慶元年（一五六

七），林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淞諸府，命薛應旂加以删潤，薛氏乃「以宋公初稿，稽諸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復思惟，參互考訂，删其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不敢不盡」，録成二十四卷，並於隆慶三年刻板印行（以下簡稱隆慶本），是國内所見唯一刻本。隆慶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單邊單魚尾，有刻工。日本曾於天保九年（一八三八）翻刻此本，並有菰口治解題。天保刻本格式與字體都盡可能保持隆慶本原貌，偶有誤刻。一九七七年，岡田武彦、荒木見悟共同主編的《和刻影印近世漢籍叢刊·思想編》影印出版了天保本。

宋端儀《初稿》現存清抄本，損卷一、卷二，存目録、宋端儀自序、卷三至卷十四，今藏臺北「國圖」。從目録看，《初稿》的卷一、卷二分别題爲「晦庵文公朱先生上、下」，卷三爲「南軒張宣公」及「東萊吕成公」，後十一卷皆爲朱子門人。隆慶本在《初稿》基礎上，增加了對朱子師承及同輩學者如陸九淵兄弟、陳亮、陳傅良等人的介紹，從《初稿》論門人的後十一卷，擴展成十九卷，並對門人次序做了較大調整，在最後一卷還增加了對胡紘的介紹。《初稿》與隆慶本互有詳略，但後者體例更爲統一，便於閲讀。例如在介紹人物生平時，隆慶本摒棄了《初稿》所採用的行狀、碑文、祭文等形式，一律以《宋史》等材料爲準，即便《宋史》無傳，需要採取時人墓誌的，也將墓誌等材料參入介紹中，而非單篇另行。而且，隆慶本在「備遺」部分也有所去取，並增加了許多書信内容，較之《初稿》準確。以對張栻與吕祖謙的評價爲例，《初稿》多載朱子的批評，極少肯定，而隆慶本的載録則側重於肯定二者的學術成就，同時指出缺點，顯得公允。總之，隆慶本在《初稿》的基礎上進行了較大加工，主要反映了薛應旂對朱子的理解。

本次校點，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所收録的隆慶本《考亭淵源録》爲底本，底本附四庫館臣《提要》，今予保留。《初稿》有宋端儀自序，有文獻價值，此次整理時收入。鑒於《初稿》

與隆慶本出入太多，無法作爲校本，故主要依據《宋史》（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晦庵集》（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朱子語類》（明成化九年刻本）校對，另參考《擊壤集》（四部叢刊景明成化本）、《龍圖陳公文集》（清抄本）、《二程遺書》（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萊集》（民國續金華叢書本）、《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别集外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勉齋集》（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東嘉録》（清景明抄本）、《萬姓統譜》（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宋元學案》（清道光刻本）、《閩中理學淵源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經義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相關書籍加以校訂。

校點者　彭　榮

初稿序[1]

按：晦庵得伊洛之淵源，而南軒、東萊二先生平昔相與講學，亦若横渠之於二程，故以次之。其及門士，林梅塢羽謂動以千計，而元楊仲弘據後學葉士龍所編《語録》，遂謂升堂入室四十四人，不知若人蓋因記録遺語見稱，其間固多賢者，而黄直卿、蔡元定、李敬子諸賢多不與。兼之李道傳所集《語録》，則只三十二人。李性傳《續録》則又四十一人。安敢謂便彼四十四人者果皆爲入室，而外此不復有人耶？然去之三百餘年，中間再更變故，雖其顯著者，簡册猶或遺之，若次焉者，則又並其名氏亦亡矣。故今僅因所可考見，裒録一二。聞見不博，決擇未精，聊備草創，以俟能者之删潤云爾。蒲陽宋端儀識。

[1] 本序原無，據清抄本《初稿》補。

考亭淵源録序

中丞念堂林公奉命撫吴，飭吏軌民，帖然定矣。曰：其俗未易也。乃進而教之以禮。居一年，屏僞去奢，翕然同矣。曰：其心未格也。思進而教之以學，出故提學宋公所緝《考亭淵源録初藁》，屬提學薛君成之。薛君於是倣朱子所爲《伊洛淵源録》者，爲加潤色，增其所未備，凡爲卷二十四，以復於公。公將鋟梓以傳，俾階爲序。階按字書，源也者，言水之所出也；淵也者，言水之所止也。夫水，出於山，分而爲四瀆，播而爲百川，合而匯於四海，此其爲淵源者然也。儒者之於學，其得諸師傳，流衍洋溢，有源之義焉。其朋友之相發明，門弟子之轉相授受，涵浸漸被，有淵之義焉。此朱子「伊洛淵源」所由名也。然階聞之：儒者之於師，非徒習其説之難也。其以會友，其以傳諸人。亦非徒説之貴也。固必有體諸身，措諸事業，卓然可以紹前哲而澤天下後世者，夫然後無所愧於「淵源」之稱。在昔虞夏史臣紀載堯、舜、禹之事，自「精一執中」數語外，皆其行與政也。孔子之教門人，既示之詩書禮樂矣，慮其徒騖於口耳也，故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其高第弟子，亦知孔子之教不專以説辭也，故於《鄉黨》，述其身教者詳焉。蓋孔子而上，其所謂淵源者如此。朱子之爲《伊洛淵源録》也，略於周、程諸大儒之言，而詳於其行與政，殆虞夏史臣之指，而孔門紀鄉黨之例歟？自朱子歿，學者溺於訓詁

詞章。弟子之於師，以爲能習其説足矣。轉朋友之會聚，以爲能講明其師説足矣。轉而傳之其徒，又以爲能不失其所聞於師者是矣。貿貿焉不知堯、舜、禹、孔子之學，乃在夫行與政，而非徒説辭之謂也。宋公之緝《考亭淵源録》，抑亦朱子之爲心歟？近時士大夫敢爲高論而或外於彝倫，喜爲空談而不務求諸實踐，其弊蓋有甚於前者。林公之欲格民心也，固宜自士始。欲格士之心也，固宜自辯其所謂淵源始。今而後讀兹録者，考見夫朱子之行與政如是，又觀於其師友，徧及其門人，而見夫延平、籍溪、象山、南軒諸先生，勉齋、西山諸君子之行與政如是。惕然反諸身，求以紹前哲而澤天下後世，則於公嘉惠之意，庶無負矣乎！階少從事於學，然以愚且惰，迄今既老，而行猶不足信於人，政猶不足及於物，中夜深念，未嘗不赧且汗也。輒論叙學之淵源以及所自愧悔者，書諸首簡，使後學之彦有所戒勉焉。宋公名端儀，林公名潤，俱莆人。薛君名應旂，武進人。録梓於隆慶己巳正月十日，成於四月十日。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序。

重編考亭淵源録序

前廣東提學僉事莆陽宋公端儀，嘗編《考亭淵源録》。以未及詳定，自題曰「初藁」。無何，而公卒矣。今御史中丞念堂林公，與公同邑，謂是編關繫匪輕，而一時草創，尚未竟公之志，乃出以示旂删潤，且屬序諸簡端。旂三復之。作而嘆曰：宋公佩復先儒，林公表章墜緒，無非爲斯道計也。旂不類，竊有志焉久矣，敢不贊成斯美，以與學者共哉？夫道之在天下未嘗息，而其顯晦絶續之幾，則繫乎其時，亦存乎其人。即如考亭先生，學宗濂洛，遠紹洙泗，孰不謂其集諸儒之大成哉？然而異言諠豗，則猶未免焉。方其在淳熙、慶元間，以小人而攻君子，固不足論。迨今理學大明之後，乃復有訓詁支離之議。正德間，陽明王公嘗輯朱子之定論，以發明其造詣之精一。而依傍門户，未窺堂奥者，輒又二三其説，甚則詭異以徼近名，附和以希速化。邇數年來，蓋又難言之矣。此念堂公於兹編有不容但已也。旂受兹重委，不敢遜避，謹以宋公初稿，稽諸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覆思惟，參互考訂，删其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不敢不盡。嘗觀考亭編《伊洛淵源》，首載濂溪，以追伊洛之所自；次及其同時之友、及門之士，以見淵源之所漸。乃若龜山、上蔡、廣平，則皆程門高第弟子。傳之豫章，講之武夷，以及于延平、籍溪、屏山、白水，而考亭寔皆師之。一時若廣漢、金華、金谿、永康、東嘉，皆以學名世，而考

亭與之往復切磋，反覆論難。凡德性問學之端，王伯義利之辨，體統散殊之歸，精微嚴密之指，咸究其極：此正淵源之所在。而初稿自廣漢、金華之外，咸未之録。余悉爲增入，仍倣濂溪之例，發端于延平，其諸以次書之，上續伊洛之傳，下闡淵源之派。蓋必如是，則知考亭以集大成，而學者有所依據，當不爲衆言之所淆惑、偏見之所拘滯。合異以反同，會博而歸約，庶致知實踐，有所措手。道待時而行，人感時而發，而真儒輩出矣。編成，敬復於念堂公就正，以究宋公未竟之志。而僭踰之罪，知不能免也。因書以爲序。

皇明隆慶戊辰冬十二月，朔旦，後學武進薛應旂謹序。

書考亭淵源目録後

《考亭淵源録》成，余既序之矣。客有覽者，起而問曰：今之講學者，所在有之，議論種種，蓋云衆矣。其號爲知學者，則謂陸氏之學，聖門之的傳也；朱氏之學，聖門之羽翼也。子是之編乃比而同之，次象山於考亭師友之列，豈亦近世《道一編》之遺意乎？曰：非然也。夫道原于天而畀於人，人人有之，人人能言之，而知之者蓋鮮。講學者，將以明斯道，而措諸行也。苟非深造自得者，是難與口舌争也。《道一編》者，無亦見朱、陸皆賢，而立論不同，故合二氏而彌縫之。其本來面目，真切血脉，恐亦未之深究也。旂雖寡陋，自童子時，即有志於學。三十年前，從事舉業，出入訓詁，章分句析，漫無歸着。一旦聞陽明王公之論，盡取象山之書讀之，直闖本原，而工夫易簡。正如解纏縛而舒手足，披雲霧而覩青天。喜躍不勝，時發狂叫，遂以爲道在是矣。如是者又三十年，然每一反觀，居常則覺悠悠，遇事未見得力。及徧視朋儕，凡講斯學者，率少究竟。乃復展轉于衷，年踰五十，猶未能不惑。及罷官歸，則既老矣。恐終無所得，而虚負此生，日以孔孟之書，反覆潛玩。賴天之靈，恍然而悟，始知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今觀《論語》一書，言心者二，言性者一，「克己復禮」，唯以告顔子，而「一貫」之傳，自參、賜之外，無聞焉。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事賢

友仁，三戒三畏，六言六蔽，五行九思，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之類。無非欲學者隨事隨物，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故門人疑其有隱，而其自謂則亦以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以夫子之在當時，其成己成物之心，蓋將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世之太平。非不欲吾人之一蹴至道，而顧若珍祕之者，何也？寔以道雖各具於人心，而非實自致力者，不能體貼。若汎以語之，則人將褻玩。猶之夜光之璧、照乘之珠，漫以投人，不駭則疑矣。縱其祖父遺之子孫，若非克家繩武者，亦必輕視浪費，豈能慎守而永保之哉？此固夫子之微意也。迨至孟子之時，儀衍横行，楊墨塞路，吾道晦蝕，幾於盡矣。若不盡出其底裏以語之，夫誰與我？此孟子所以一見梁惠，遂言仁義。齊宣易牛，指其是心足王。而性善堯舜之語，直以告之曹交、滕世子，而不少隱焉。其諸盡心、知性、養氣、集義之微，人皆得而聞之，不必及門之士也。旂嘗以爲，夫子韞櫝寶藏，盡爲孟子掀翻矣。此豈以君子之道誣人哉！憂世變而悲人窮，汲汲以拯天下之溺，不得不然也。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孔孟一道，而教人之法不同也。然自今觀之，孔門之所造就者，不特顏、曾、閔、冉卓然爲殊絶人物，而宰、仲、言、卜之徒，皆彬彬君子也。若孟氏之門，樂克、告子，號稱高弟，已不當與孔門下士並論，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直衆人耳。此其故可知矣。蓋孔門之聞道也難，故多務爲近裏着己、精思實踐之功，而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孟門之聞道也易，而身心性命之教，率皆視爲常談，而入耳出口，漫不經意，以故鮮有所得。此其理

與勢蓋有必至者耳。象山之門，東南之士群然趨之。而其所成就，自楊敬仲、袁和叔、沈叔晦、舒元質之外，罕有聞焉。考亭之門，則自黄直卿、蔡季通以下，率多名儒碩士。凡脩己治人之道，化民成俗之功，行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凡列於兹録者，具在史册，歷歷可考見也。夫先難後獲，學者固不當有計功責效之心，而學問之真的，則自此可驗，而吾人當知所趨向矣。先是，陽明王公輯《朱子晚年定論》，似若考亭有得於象山。今觀象山晚年，教人讀書，須是反覆窮究，項項分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日進無已，其有得於考亭者，蓋寔多也。道本一致，學不容二。兩先生寔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反也。具在録中，學者當自得之。其諸一二叛徒，固孔門之伯寮，程門之邢恕也，何足論哉。仍存初藁，亦可爲永鑒云。

隆慶己巳春正月，既望，後學薛應旂謹書。

考亭淵源録卷之一

後學莆陽宋端儀初藁
後學武進薛應旂參修
後學莆陽林潤校正

延平先生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侗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

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禄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静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

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從彦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彦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昏嫁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

字，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説而不自知也。」嘗以黄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静，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備　遺

晦庵曰：「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問延平先生言行。晦庵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静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説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

静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又曰：「延平説，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祛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❶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説向見李先生曾説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

向見李先生説，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説，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説，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個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

籍溪先生胡憲

胡憲，字原仲，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安國從父兄之子也。憲生而沈静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安國學，始聞河南程氏

❶「取」，《晦庵集》卷四十作「教」。

之説。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劉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彦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吕祉、吕本中，共以憲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憲以母老辭。既而彦質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憲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學教授。猶不起。郡守魏矼爲遺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悦服。郡人程元以馴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母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禁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憲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悦，憲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二十年，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群賢稍復進用，白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必不復起，乃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

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浚、錡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説，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憲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臣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禄。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説者亦益衆。以故浚、錡卒召用，而憲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七。

憲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梠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説，獨嘗纂《論語説》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説，與他文草稾藏于家。平生與劉致中同志。既與俱隱，又得劉子翬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朱松亦晚而定交焉。松既病且没，遂因以屬其子熹於憲及致中、子翬之門，而熹事憲爲最久。憲葬時，其子親仁尚幼，不克銘。淳熙五年，乃屬熹，使狀其行。

備　遺

元晦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屏山先生劉子翬

劉子翬，字彦冲，贈太師韐之仲子，以

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入閩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晝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内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説，歸而讀《易》，即涣然有得。其説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别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示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已，乃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二日而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備　遺

公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説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滚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競競肅肅以養其聖耶？」

元晦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

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静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所宜盡心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熹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户，朝夕誨誘。其後屬疾，熹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殁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熹，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慕前修景行之懿。」

白水先生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勉之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衷，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録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忠定尤奇其材，

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勉之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胡憲、劉子翬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説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别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吕本中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録。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㾓寐俊傑，與圖事功。本中乃與同列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劉子翬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勉之者蓋如此。既至，會秦檜已顓國柄，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勉之知道不行，即日謝病歸。杜門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經其里，謁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没。同時知勉之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竟不及一試而卒。卒之日，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勉之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色。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悦，色笑可親。其臨財

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産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寅，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勉之獨爲移書，具陳本末。寅感其言，爲數歸省，議因以息。朱松蚤與勉之遊，松將没，深以後事爲寄，且戒其子熹往學焉。松殁，勉之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者造門，隨其材品，爲説聖賢教學門户，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亹亹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勉之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群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慶元戊午，熹爲表其墓。

考亭淵源録卷之一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

考亭先生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松爲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疏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閲，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説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吕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虚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

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録，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

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❶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讒毁。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説於功利之卑説；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毁，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命卿置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陛下皆謂宰相、❷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

❶「行丞相」，《宋史·道學三》作「行丞相事」。

❷「陛下皆謂」，《晦庵集》卷十一作「雖陛下所謂」，《宋史·道學三》作「陛下所謂」。

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

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説。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

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

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省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

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虚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塈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

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

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踰月，再召，熹又辭。

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説，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

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説、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宫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

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内

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宫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説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

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

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❶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

❶「爲」，原作「謂」，據《晦庵集》、《宋史·道學三》改。

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温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别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内，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

有旨：修葺舊東宫，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説，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説，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宫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

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宫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宫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説，别求草澤，以營新宫。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内，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

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

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遂廢，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❶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毁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説。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毁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

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宫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内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争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録黄，脩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焕章閣待制，提

❶「唯」，原闕，據《晦庵集》、《宋史・道學三》補。

舉南京鴻慶宮。

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

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

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

《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説，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脱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别録十卷。

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❶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備　遺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説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論辨，極造其微，侗因此追求，有所省發。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説話。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

---

❶「曾子子思」至「孟子而後」，《勉齋集》卷三十無此十八字。

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處下工夫，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静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乾道四年編《程氏遺書》成。❶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録，雜出並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録》。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四年，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舉子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説。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説。前後諸儒，

❶「乾道」，原作「隆興」，據《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二改。

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税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十一年，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吕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説。先生嘗曰：「海内學術之弊，不過兩説。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争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挂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

淳熙十五年冬，❶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❶「淳熙」，原作「乾道」，據《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十二改。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寘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别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子、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顔、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以凡陋，❶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兹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依然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

先生自言：「初見延平，説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❶「不」，《晦庵集》卷六十八作「熹」。

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説，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熹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内意，隨文解義。

「大抵讀書須是虚心方得。聖人説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都不使一毫杜撰，只順他去。熹向時也杜撰説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説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熹覺今年方無疑。」

看道理，若只恁地説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静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説去做工夫，真箇是不同。

自書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

考亭淵源録卷之三

南軒先生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

以廕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

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没，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

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悦，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盗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

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争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覆前説，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争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閲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

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説：「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説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王黼始，❶

❶「王」，《宋史·道學三》作「京」。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説前命。中外諠譁，説竟以謫死。

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悦。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静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彌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悦，争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辦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辦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虚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辦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

冲佑觀。

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卒時年四十有八。

備　遺

先生答鄭自明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己常踈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絶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説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静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説，必屏絶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競競，雖法令所無，亦

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説》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説》、《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考亭贊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立心之高！知佗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幹父之勞，佗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考亭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而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説，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與四方

學者，争向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東萊先生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

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説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

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奪而後安。

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闗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

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爲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

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

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

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殁，郡人即而祠之。

備遺

先生嘗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

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又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略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説有餘。」

與考亭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絶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考亭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蓋有不可以毫髪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又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正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裒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

乃完粹耳。」

又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麤了眼。

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擧爲有所長。同父則談論古今，説王説霸。伯恭則兼君擧、同父之所長。

「向見伯恭説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考亭淵源録卷之三

考亭淵源録卷之四

復齋先生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毁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之學者，九齡獨尊其説。久之，聞新博士學黄、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悦，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説。

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録。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揺旁郡，人心震慴。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悦，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帥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刼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

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

九齡嘗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吕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兄九韶，弟九淵。

備　遺

考亭餞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考亭聞之，謂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静船了也。」既而象山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須先辨只

今。」最後考亭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❶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説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柬考亭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考亭答曰：「子静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余大雅問晦庵曰：「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嘆美其説之善，前後説者，連『莫見乎隱』一滚説了，更不見切實處，今如此分别，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此殆所謂幾微處也。」先生曰然。

梭山先生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税、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❶「業」，《晦庵集》卷四作「義」。

備遺

晦庵答陸子美書曰：「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户，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奥，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

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静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説，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絶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静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梭山欲立社倉于青田，象山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兹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九淵在敕局時，因編寬卹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象山先生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静。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

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户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

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竊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

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税，商賈畢集，税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

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

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吾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

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渙能傳其學。

備遺

登第時，考官吕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相謂曰：「未嘗承款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静也。」

鵝湖之會，吕伯恭、陸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止旬日。論及教人，晦翁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庵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

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翁曰：「子静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先生訪晦翁于南康。晦翁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説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説。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多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廪禄厚薄是計，

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

晦翁跋先生《講義》云：「陸兄子静，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静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

先生在敕局時，上殿輪對五劄。時有言差異者，晦翁索之，先生納去一本。晦翁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先生答晦翁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拂，譽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

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晦翁書云：「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先生答晦翁書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大抵學者之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爲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書，頗覺辭費而理不明。九淵本欲條析以求教，適此便函未暇，尚遲續布。」

晦翁答先生書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晦翁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静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却又覺不振。」又云：「子静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静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人也。」

晦翁貽先生詩云：「川源紅緑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册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是可喜也。」

先生與晦翁書云：「首春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

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涣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晦翁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懇闢架鑿之功蓋有緒，❶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熹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包顯道侍晦翁，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熹與陸子静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諸君未可以輕議之也。」

荆門郡故事，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傅子雲録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涣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概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❶「懇闢」，嘉靖本《象山陸先生年譜》作「闢墾」。「蓋」，《象山陸先生年譜》作「益」。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周清叟録先生云：「後生看經書，須著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别白言之。」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涣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换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李伯敏録先生云：「學問當有日新之功，磨礲鍛錬，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

人謂九淵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九淵下手處，九淵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别些子。

包揚録先生云：「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説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

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九淵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九淵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諭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九淵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後生精讀古書文。

詹阜民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有自象山來者，晦翁問：「子静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滚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滚去。」晦翁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

晦翁聞先生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考亭淵源録卷之四

考亭淵源録卷之五

陳　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應鄉舉，繼入太學。爲人才氣超邁，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既而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

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

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吕祖謙等云。

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年五十有五。詳具《宋史·儒林傳》中。

備　遺

公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説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没，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亮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

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顧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竪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亮大概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書略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鋭，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

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争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

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所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挂齒牙，向人分説。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脱灑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❶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免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

❶「能」，《晦庵集》卷三十六作「若」。

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同父縱横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爲諷説，反被他玩。

江西之學，只恐流於禪。永康之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模索一上，無可模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効，此意甚可憂。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晦翁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與言《易》：「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説爲文章，自成一家，人争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吕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

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録，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强禦者不得售其私，陰囑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爲嗣者，官利其貲，輙没入之。傅良曰：「絶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❶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

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别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

❶「十四」，原作「四十」，據《宋史·儒林四》改。

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内外爲一體。内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説》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

初，光宗之妃黄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二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召内侍陳源爲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宫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

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

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録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宫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内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説》、《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備　遺

晦翁問滕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説甚語？」曰：「説《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説？」曰：「君舉以爲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説？」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説：且如晉先蔑奔秦，但謂

『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爲褒？昨説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説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萬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説話，凡説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説，諸公却只是學得那大拍頭。」

考亭淵源録卷之五

考亭淵源録卷之六 此卷以後俱考亭門人

黄　榦

黄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正道著聞。瑀没，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

寧宗即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❶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吴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

❶「奉喪」，《宋史·道學四》作「奉表」。

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争。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悦。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産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

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榦祈輒雨。或未至，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黄父也。」

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榦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之變，❶爲害甚

❶ 「胡」，原作「湖」，據《勉齋集》卷十六及《宋史・儒林四》改。

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

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虚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

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黄決不可保。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

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殁，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備遺

晦翁與直卿書曰：「南軒云亡，吾道益

孤，朋友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潘謙之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正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訓釋諸書，以惠後學。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

陳安卿與陳宓書曰：「勉齋終始親密師門。傳本末之備者，惟兹一人。」

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静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先生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慈溪黄震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没，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黄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

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謂「《近思》先太極」，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晦庵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爾。」凡其於晦庵没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守其師之説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宏肆暢達，髣髴晦庵。晦庵不爲《講義》，而勉齋《講義》三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李　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廪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

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没，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

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説。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潦，燔白于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税産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閲。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録李誠之力争，不能止。燔又入劄争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

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内，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强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

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備遺

晦翁曰：「敬子堅有志。」又曰：「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

答劉季章曰：「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説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閒説耳。」

答周舜弼曰：「敬子志甚勇，而功夫未

密。更宜相與切瑳，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

又答劉季章曰：「近來福州得直卿，南康得敬子，説誘得後生多有知趣向者。雖未見得久遠何如，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絶，將來有可望者。」

黄勉齋書曰：「向來及門之士，惟敬子端可承衣鉢之傳。」

敬子嘗云：「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强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張 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綏，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説，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

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産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摇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

折。會獄有兄弟争財者，洽諭之曰：「訟于官，秪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脇。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廪虚，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❶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鋭，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黥之。湖南鄙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册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税，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税，三日果大雨，民甚悦。

❶「之」，《宋史·道學四》作「知」。

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職也，❶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説，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没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説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

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顔色。所交皆名士，如吕祖儉、黄榦、趙崇憲、蔡淵、吴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𡌴、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樅、樫，賜同進士出身。

備　遺

晦翁答黄直卿曰：「《中庸》首章，張元德説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

❶「職」，《宋史·道學四》作「跡」。

洽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晦翁曰：「然。此即理也。」

洽因晦翁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功夫」，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之。兩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説。」晦翁曰：「明道之説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陳　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閲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

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

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静、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鎁，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

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昏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狥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虚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没，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録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備　遺

先生有所得，不遠千里質之晦翁，晦翁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顔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顔子之卓爾。」晦翁蓋許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録》，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説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

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

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晦翁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

又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黄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異説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而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鄭悌刺嚴陵，招致先生于學宫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觝排異端，中其膏肓，則《似道》、《似學》二辨。當時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

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群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没，其説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

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

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備遺

晦翁曰：「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晦翁曰：「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

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

真德秀曰：「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又曰：「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

考亭淵源録卷之六

考亭淵源録卷之七

黃　灝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饉，行賑給有方。王藺、劉穎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毁廬屋，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慼然。時有旨，倚閣夏税。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没，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備　遺

晦翁答商伯書曰：「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説，今日所論讀《易》之説，真無欲之説，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閲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

已矣。」

答馮儀之書曰：「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

答黄直卿書曰：「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

灝見晦翁，首以不敢輕爲人師爲問。晦翁曰：「以所知語人可也。」

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晦翁以爲然。

黄榦序《西坡文集》曰：「予始識黄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廪糶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投閒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慶元初，收召四方名士，君亦駸駸向用矣。使得究其藴，豈但文詞之足稱哉！」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

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

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説。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静，以還造化舊物。」閲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

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書集中。❶所著書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熹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

備遺

晦翁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静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説，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先生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説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

季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復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虚，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

❶「書」上，《宋史·儒林四》有「熹」字。

名家者，惟《太初》、《大衍》爾。《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晦翁曰：「康節之曆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何如，恐當絶勝諸家也。」

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説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説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晦翁曰：「蔡神與博學强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説，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着，而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

晦翁答季通書曰：「昨辱書，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從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所喻以禮爲先之説，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説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脱，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

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吻合也。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幸。所示《孟子》數説，未及細觀，略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説及，正疑其太儱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温繹爲佳。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仔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熹向所論中和等説，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憒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

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黄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横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説，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毁《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鵰鶚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册子，便覺前人闊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

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於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别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蔡沉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悦。元

定没，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後以子抗執政，推恩贈太師、榮國公。

備遺

真德秀誌先生墓曰：「君於《尚書》、《洪範》二書，闡發幽微，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又曰：「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瞭然有以見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又曰：「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闚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灑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

葉味道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

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選宗學學諭。❶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

❶「選」，《宋史・儒林八》作「遷」。

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説書。故事，説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説《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别親疎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之，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説，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益不堪命，❶龐勛、黄巢之禍立見是。先摇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

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内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見也。所著《四書説》、《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景定中，門人范東叟請謚，謚曰「文脩」。

❶「益」，《宋史·儒林八》作「一」。

備遺

味道問：「前日承先生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是鄉人，一旦會聚恩義，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自使人惡之，這可見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叙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别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著了。」

味道問：「體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别，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别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説，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

授受，復以欺人。熹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吒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説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一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熹終曉渠意不得。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爲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説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説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中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説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説得箇起頭，後面低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

大光明之地。説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嘗見陸子静説：「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説得好。公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公讀《論語》，還常文義曉得了，❶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説，某家如彼説，少間都攪得一場没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説話，只是他也没變化，然是守得定。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爲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爲尤甚。天下大抵皆爲公鄉里一變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❷「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慚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狥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

❶「常」，《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四作「當」。
❷「曰」，原作「白」，據《宋史·儒林七》改。

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

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

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説。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備遺

德明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晦翁曰：「只是一箇勉强。然變化氣質最難。」

今學者皆是就册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説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

得一綫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止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説『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説。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横渠戰退之説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静，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静也。」

德明問：「編喪祭禮，[1]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騖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

[1] 「祭」，原闕，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三補。

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須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册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略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如讀《堯典》、《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説，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論析，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説：「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争，到底也不是。」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

德明書問曰：「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物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虚静，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脩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晦翁答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説合之，是以爲説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説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佛。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絶，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書問曰：「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説。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

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拓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拓，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答書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著。』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顔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書問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内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

知之。」

答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横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書問曰：「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其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説，安足以語此。」

答書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説者，多借先聖之旨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書問曰：「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静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動静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繫於陽，以正性命爲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

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答書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書問曰：「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説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而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虚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雖以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

答書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

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説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説，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

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説，所以爲説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説，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説，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書問曰：「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爲之説。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

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 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倏，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爲天地之心，即此爲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德明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説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德明前日之説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 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德明敢不敬承！ 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德明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説，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德明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

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德明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説，須俟面求教誨。」

答書曰：「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德明宰莆，即縣南爲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産，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爲條約。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考亭淵源録卷之七

考亭淵源録卷之八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

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吴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宫。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王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宫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宫，萬萬無此。然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吕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之。」又言：「使陛下虧過宫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

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内侍間諜兩宫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悦。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内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宫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宫，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病浸革，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宫。」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宫，則又不然。」内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耶？」上云：「知之。」

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振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

又與翊善黄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宫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宫，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别建泰安宫，而光宗無徙宫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以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宫，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宫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黄裳、陳傅良、彭龜年、黄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黄文、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館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間，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與侂胄祠，已乃復入。

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内祠。龜年與郡，以焕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吕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原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

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顔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議》、《五致録》、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婁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備遺

晦翁答子壽書曰：「齋銘之屬，豈所敢承。況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僭復言之，以爲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暬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脩矣。」

又答書曰：「垂喻《中庸》疑義，别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脩道之教，脩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事豫之説，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漫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説，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概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又言：「孔子答群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説，故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顔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説着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顔子望之矣。」

林文説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純不曉事，率爾而妄舉。」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吴宏、劉子翬游，爲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

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録，陞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

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戎帥：「北去京師千餘里，❶若北上請得報，❷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群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謂：「《易》於《家人》，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隔間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悦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猜，一朝涣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宫，故體仁引《易》『睽弧』之説以開廣聖意。」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宫，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吴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密贊汝愚之

❶「北」，《宋史·列傳第一百五十二》作「此」，當從。
❷「北」，《宋史·列傳第一百五十二》作「比」。

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

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娱，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冑，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静江府，閣十縣税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賑救，而復以聞。侂冑建議開兵，一時争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

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備　遺

晦翁答元善書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説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

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

又答書曰：「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説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説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内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説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説爲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説，庶幾平穩耳。」

任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脩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絶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卒，贈少師，謚「宣獻」。

備遺

晦翁答伯起書曰：「示喻静中私意横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説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答書曰：「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誠着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又答書曰：「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户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亦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處。』今之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王介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吕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

意，小人倡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爲國子録。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宫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宫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

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内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冑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無所憚矣。侂冑始疑介前封事詆己，且其弟仰冑嘗以舊識求自通，[1]介拒絶之，侂冑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議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冑之隷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冑。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耶？」侂冑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

侂冑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

[1]「嘗」，原作「常」，據《宋史·列傳第一百五十九》改。

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内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灾，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吕、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黄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陛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宫，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郤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絶令旨以杜請謁。宫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宫意。」介曰：「宰相而逢宫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綱紀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宫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議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

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歲餘，陞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

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備　遺

晦翁與元石書曰：「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莆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王　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彦博，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志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説之。

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

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脩，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静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吴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輒棄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吴、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吴、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脩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

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

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備遺

晦翁答南卿書曰：「熹方幸閒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爲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强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効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内，則群議動揺，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説也，幸試思之。」

又答書曰：「信州有潏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氊非唃厮囉之子，乃盜厮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度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❶紹熙元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

❶「合」，原作「台」，據《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一》改。

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

紹定四年秋，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正言：「伏見近世大儒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爲圖，其説甚備。然其爲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爲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説，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爲有負。謹爲二説以獻：其一，純用熹之説，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畫爲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爲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爲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中，左昭右穆，各爲一廟，門皆南向，位在東向。祧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群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群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説合乎古而宜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説，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熹之議。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爲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爲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如禧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帳幙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

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説，亦爲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倘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

除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史實録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備　遺

文公答周卿書曰：「比來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邁，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宋史·趙景暐傳》曰，葉味道嘗謂景暐曰：「正，吾黨中第一人。」景暐遂往見正。首誨以求放心爲本。

考亭淵源録卷之八

考亭淵源録卷之九

曹彦約

曹彦約，字簡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録、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彦約搜訪土豪，得許尚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州，彦約授觀方略，結漁户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度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刼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上，[1]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脩武郎，官其後二人。彦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

嘉定元年，詔求言。彦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以怒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

[1] "上"，《宋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九》作"觀"。

皆破，壤地千里，❶莽爲盜區。彦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彦約言：「今不行討捕，曲狥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彦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鄷泆。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彦約録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與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彦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爲功，遲留以激重賂，彦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彦約固争之，渠不悦。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彦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争功，不與校。

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彦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税，民賴以濟。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横，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彦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奉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

❶「壤」，《宋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九》作「環」。

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鬭。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内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

遷大理少卿，又權户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

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脩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

之説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若蟊賊。其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彦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説，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謡。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狥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絶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縉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横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横斂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宫，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備遺

黄直卿與吴柔勝書曰：「曹簡夫得書，旦夕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强，外患自彌。」

直卿與李敬子書曰：「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嘆恨也。」

黄畲

黄畲，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畲亦以道自任，反覆論辯，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爲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獷悍，畲爲詩諭之，獠感悦，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畲會十年中成賦，酌而取之，閣免逋負，錢額均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畲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耶？」丐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畲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爲濟糶倉，爲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爲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創安濟方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葉適謂畲「條目建置，❶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後齋集》。

備遺

晦翁答子耕書曰：「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傅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

❶「葉」，原作「業」，據《宋史·列傳第一百八十二》改。

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説，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説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説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脱離，而其工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

「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静，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脩《大學》此章《或問》頗詳，今謾録去，可以示斯遠也。

「人心、道心之説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静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漸見功效矣。」

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吕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

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迕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禄。紹定中，告老，得請。

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劘主闕，下逮群臣，分别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横斂，軍怨於掊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内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群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迕丞相意，方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内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病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學者不

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備遺

晦翁答崇父書曰：「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説，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

陳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丞相俊卿次子。用蔭補官，歷工部員外郎，除奉直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公事。嘉定中，召爲將作監，卒。

備遺

文公題師中讀書之齋曰「敬恕」，且爲之銘曰：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䘏。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

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弟宓祭文曰：「惟兄以寬弘之度，濟剛直之資。忠孝之訓，夙禀於父。敬恕之道，又得所師。年少蜚譽，孝考所知。宗正外府，俾屬俾裨。悉以公選，不專父私。兄克奮勵，報稱是期。清漳臨汝，廉介不欺。歷事三朝，靖退自持。二紀郎省，嬛巧所嗤。末乃一陟，人皆謂遲。兄曰何能，過分之宜。蓋六受郡而兩去，三乘詔而一馳。信直道以力行，豈畏途之足危。惟坎凛以濡滯，斯行誼之不虧。方湖湘之始寇，誠牙孽之易治。及威、惠之兩失，遂歷歲而蔓滋。初抗疏以請討，曰紀綱不可以隳。值時論之不然，謂居職之非宜。奉殊庭之香火，伏園閭之恬嬉。荷國恩之秩隆，❶畀符竹而不遺。暨辭榮而忽疾，猶剴切以陳詞。何好善之不足，❷遽一疾以顛隮。嗚呼哀哉。」

陳定

陳定，字師德，俊卿第三子。用蔭補右承事郎，年二十五，卒。

文公銘其墓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産，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禄，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

❶「之」，原闕，據《龍圖陳公文集》卷十八補。
❷「足」下，《龍圖陳公文集》卷十八有「恃」字。

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耻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吴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竁，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顔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脩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

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絶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蹠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祔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備遺

晦翁答師德書曰：「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向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林光朝與其父俊卿書曰：「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而詞不費，可見其爲吉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鐫也。」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第四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

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

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宫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又資於妄用：此宫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椽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弊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己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躐躋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宫慶壽，三牙獻遺，❶至是爲之罷卻。

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而有司惟取事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

❶「遺」，原作「道」，據《宋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七》改。

而久棄。老奸宿穢，❶以丐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争，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没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摭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憣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

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没已閲月矣。

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

❶「穢」，《龍圖陳公文集》卷六作「贓」，《宋史》本傳作「藏」。

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絶之故耶。」焴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顔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庬》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劉　爚 弟炳附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吕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録事。通判黄奕將以事污爚，而已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税、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

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顧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

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户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斂、客丁錢之斂、小官俸給之斂，舉留守令之斂、吏商之斂。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遷尚左郎官，請節内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

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説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❶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歸，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横流，廉耻日喪。追惟前日禁絶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説，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强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斂以紓民力。」

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接

❶「後」，原作「説」，據《宋史·列傳第一百六十》改。

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鬭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抛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

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敝。時廷臣争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奬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悦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

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閲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絶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絶金使。

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説，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禄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

韜仲，名炳，淳熙戊戌進士。趙汝愚帥閩，辟轉運司屬官，俾相度鹽鈔利害。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丐祠閒居，號悠然翁。

備遺

初，文公與書曰：「得晦伯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説，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

文公與吕伯恭書曰：「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熟知其嗜學可教。」

韜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晦翁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

又曰：「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也。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

真德秀作《文簡公墓碑》有曰：「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

然自守，以終其身。晚躋禁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

雲莊孫經書胡玉齋所著《易啓蒙通釋》曰：「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游從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絶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庵及雲莊皆谷中書室名。」

考亭淵源録卷之九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隄壞即下流南港。爲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

慶元初，召爲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吕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禨鬼之俗。❶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恐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湖廣總領。

❶「禨」，原作「機」，據《宋史·列傳第一百七十四》改。

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北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虚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絶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備。」權户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閩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藴，無以思爲戒。」李璧謫居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璧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乖異。」

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脩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寃於朝。

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瘗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圌山石碑，伯成謂：「虚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

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

理宗即位，拜直學士，落致仕，予祠，賜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説。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慼然語所親曰：「向吕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内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裴度、戚里諸賢皆爲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册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宫。復辭。

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鄭性之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

福州人。弱冠從朱熹學。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染，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蔡抗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從朱熹學，舉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

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屯田郎官。歷遷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吴獵

吴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舉進士。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以獵薦。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宫，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宫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際，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容謝之。

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内，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批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

浚也。孝宗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浚一人爾。」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漕廣西，除户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

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賑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爲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内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

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吴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

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尋以敷文閣學士兼四川安撫處置使。

嘉定六年召還，卒。有奏議六十卷及《畏齋集》。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二年進士，歷正字、户部員外郎。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宫，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之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

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宫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

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

安世素善吴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内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悦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陞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别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

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詩中庸説》、《周禮丘乘説》、《海藁》十五卷，行于世。

董銖

董銖，字叔重，饒州德興人。晚年登科，仕至從事郎、婺州金華縣尉。嘉定甲戌，年六十三，卒。黄榦誌其墓，其略曰：「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爲鄉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鄉之儒先程公洵遊，語以晦

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裹糧入閩，摳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經，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察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静始終，不越乎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賢學之真的要妙工夫。學者於此着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静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資禀志尚可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也耶？則叔重爲人亦可知矣。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覆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僞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抗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己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爲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爲之摇動，亦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

備　遺

銖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爲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爲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爲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求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爲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爲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爲少陽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爲少陰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爲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也。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爲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爲五十，而爲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爲四十，而爲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爲五十，而爲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此説是。」

銖又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

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説尤佳。」

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信州上饒人。自少資禀穎異，十三能文。既壯，從游于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以斯道自任。隱居教授，屢聘不起。講學鉛山，著《尚書編類》十三卷。端平中，守臣上其書，詔補迪功郎。嘉熙己亥卒，年八十六。又有《克齋藁》三十五卷。

備遺

文蔚云：「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别人心與道心。』」先生曰：「他底未是，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

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黄寒。此性是氣質之性。」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説亦是。是他元不曾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

文蔚與先生書曰：「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招教子弟，周彦安、趙司户皆遣子弟來學。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運之役，相别動是數月，使人悵怏爾。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咏。不能得其意，却驗之諸家之説，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工，他日當請益也。近略見玉山縣學所録答問語，覺見皆是平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却有子顔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説，亦未能釋然爾。文蔚

去歲所答李守約書，令嗣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 慮有未穩，切望開示。」先生答書云：「子顔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 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 玉山所説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却教他捏作一團也。 所答守約書，大概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更純熟也。」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説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 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 自此更無邪心。 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才卿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 只是一本，元無兩様工夫也。 新詩甚佳。 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 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文蔚《進尚書編類表》，終篇云：「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叙，備闡於九疇。 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 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 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 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傅説於築巖之賤。 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

治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沉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知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

徐僑在講次，理宗問考亭門人，僑奏：「上饒陳文蔚，臣嘗令諸子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其人有立作，看道理極仔細。」上曰：「聞其曾著《書》傳。」僑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參訂。其解釋坦明易見。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録來上，而於是經玩繹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在是矣。」至是特補文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輔廣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初事吕祖謙，後卒業于考亭。淳謹勤恪，學禁嚴，廣不爲動。嘉定間奉祠，歸隱語溪，著《五經註釋》、《語孟答問》、一云《纂疏》。《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録》、《師訓編》。稱傳貽先生，别號潛庵。

備遺

文公答漢卿書曰：「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仔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説，今并録去，可見前説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

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又答曰：「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説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文公答吕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説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路德章諸人之比也。」

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静坐澄清之語。先生曰：「静坐自是好。」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佯爲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爲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内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内故也。漢卿請於先生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訒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賢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説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説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内所有之物。又數日，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説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廣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

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先生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没意思。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先生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以私欲爲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

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虚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廣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剥落消殞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得别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真德秀跋《文公與漢卿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一

潘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台州天台人。嘉定中，爲國子正録。

備遺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説，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説，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説，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熹之《啓蒙》自説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熹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説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虚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説出，便只作一件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

如《泰》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

先生答子善書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爲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時舉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做了七八分，却搯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梏亡也。」

先生謂時舉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硬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

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静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説，便是要安静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説話也不用説。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説熹不欲説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虚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説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争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唤醒，纔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説，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熹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静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

曼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先生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

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先生曰然。

子善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胡　泳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别號桐原。著《四書衍説》。弟伯履，號西園。兄弟孝友，人無間言。又推其施之家者達之鄉，有《南康胡氏鄉約》。

備　遺

泳問：「每日暇時略静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静越不静。」曰：「程子謂心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静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静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静内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静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静亦敬也。」又問：「但恐静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静得？有事時須着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説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静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

泳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

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静。静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章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未發。」曰：「如此説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内。謹獨是由内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説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

泳曰：「切謂因物欲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也。」曰：「也是如此。」

潘　柄

潘柄，字謙之。年十六，從文公游。晚著《四書講説》、《易解》、《尚書解》。别號瓜山。

備　遺

晦翁答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别，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别，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

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説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又書曰：「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静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説。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静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易説》大概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説亦佳，但更須仔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説《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虚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强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説、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之類。『神之所爲』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説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纔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楊復

楊復，字志仁，福州長溪人。從文公

游，後卒業黄榦之門。別號信齋。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説附註》二卷。

備　遺

晦翁嘗曰：「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踈之病。」

又曰：「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何　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兑，始仕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生鎬。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期不復去親側。❶誦書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

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東平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扼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鎬。鎬既受其説，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久而自信，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無營。至其論説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絶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懇惻憂勞，如己嗜欲，言行相循，没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

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

❶「期」，《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三作「則」。

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鄧伯熊行部，顧郡事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鎬佐其守。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情，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所以均之甚備。守顧不悦，鎬即謝去。一時學士寮友推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

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八。鎬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史論諸文數十卷。

備　遺

晦庵答叔京書曰：「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又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説，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

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説，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脱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説話，雖未能絶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吴必大

吴必大，字伯豐，興國軍人。

備遺

必大初見先生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己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己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隳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知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弊，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先生曰：「要得如此。」

又云：「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説，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先生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又問：「顔子之樂，不是外面别有甚事可樂，只顔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先生曰：「顔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

先生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没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先生曰：「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説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生答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静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静，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静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静，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答書曰：「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脱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又答書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静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着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録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説。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仔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虚爲是譊譊也。又如説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虚，戀着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説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説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李閎祖 弟相祖、壯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吕，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閎祖蚤受庭訓，已而登晦菴之門，篤志問學，强力精思，論議切實。晦菴留之家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舉嘉定辛未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遂時好，識者嘆其古雅。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講明義理，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辟福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

相祖，字時可。用心精切，編《書説》三十卷。壯祖，字處謙。舉進士，爲閩清尉。真德秀薦之，稱爲人物典刑。

備遺

晦菴答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説，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説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静坐然後爲持敬哉？

「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爲

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着也。大中之説，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説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説，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説，如守約儘説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話，不濟事耳。」

答時可書曰：「示喻執中之説，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

答處謙書曰：「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范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如圭之子。娶劉聘君女，與文公之配，兄弟也。伯崇始仕爲廬陵之龍泉主簿，不小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爲録事參軍。龍泉民素嚚訟，治獄者嘗患不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樫于下，悃愊以

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暇日葺其問事之堂，牓曰「盡心」，文公爲之記。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金矢、黄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座右。

備遺

文公曰：「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爾。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文公曰：「伯崇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向來猶恐伯崇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虚語也。」

「伯崇嘗爲余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獵强記，無沉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余愛其言，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説》後。」

伯崇嘗言：「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甘節

甘節，字吉父，撫州臨川縣人。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

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爲，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爲一。」曰：「爲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

備遺

節問學問之端緒，先生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顔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顔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爲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爲異端。」

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嘉定初，辟爲延平書院堂長。學博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爲斯文楨幹。

備遺

黄直卿曰：「蔡丈意思斂退就實，殊可敬重。」

陳宓曰：「蔡丈在延平書堂，學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

黄義勇

黄義勇，字去私，撫州臨川人。氣概豪爽，學專行確。從文公遊，而卒業黄榦之門。著《屯田議》。執親喪，敦行古禮。陳宓知南康軍，辟爲白鹿書院堂長，行誼志節卓然爲一時之冠。

黄義剛

黄義剛，字毅然，撫州臨川人。

備遺

義剛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

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爲，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説「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説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説。但是我恁地説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苦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纔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

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義剛啓曰：「古人爲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小學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灑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别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没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爲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去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一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二

晏淵

晏淵，字亞夫，涪陵人。

備遺

先生問晏淵：「平昔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説。」先生曰：「既「公數千里來見熹，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己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事，則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己上却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静方可看義理。」

與書曰：「亞夫别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静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

亞夫云：「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爲然。

龔蓋卿

龔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舉進士，即往師文公。嘗爲右正言。

備遺

蓋卿見先生於長沙郡齋，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一友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七篇之書，只是論心。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熹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説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説，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友曰：「先生涵泳之説，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説。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説話便是難。熹只説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説。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説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説得遠。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説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説：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説，説得全無意思。」

黄榦曰：「夢錫所編《朱先生語録》，字字皆格言。」

劉砥 弟礪

劉砥，字履之，福州長樂人。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

習。」乃治舉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偏取伊洛諸書讀之，率其弟礪同游朱文公之門。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圖傳》。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卒，年四十五。所編《王朝禮》及《注解語孟》皆未脱藁，爲文醇雅。

礪，字用之。幼穎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一意理學，與黄榦相友善。僞學禁興，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兄弟餽贐特厚。卒，年四十七。

備　遺

砥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成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熹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

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静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問：「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陳　埴

陳埴，字器之，温州永嘉人。少穎悟，久從文公游，所見超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埴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稱爲潛室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鍾集》。

備　遺

先生答器之書曰：「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又答書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

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説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説，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内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或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横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器之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一舉而兼得之。横渠此語大有功。」

又云：「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蔡淵

蔡淵，字伯静，别號節齋，元定長子。清脩苦節，隱居不仕。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

備遺

劉晦伯跋元定《訓子帖》曰：「公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藴也。」

真德秀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伯静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説，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虞知方

虞知方，字復之，建陽人。本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嘗著《春秋大義》。真德秀爲之跋曰：「《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長伯静，次復之，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君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

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本於義理也。人心者，屬於血氣也。道心易晦而人心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毁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瞶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伯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潘友端 弟友恭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左司疇之子也。與弟友恭同游文公之門。友恭，字恭叔。

備遺

文公與劉子澄書曰：「潘德鄜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抑，稍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答端叔書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

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學問思辯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内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又答書曰：「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録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説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群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又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友恭云：「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先生曰：「此説甚善。」

文公除從官，舉友恭自代，狀曰：「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静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潘履孫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祖蔭爲將仕郎。淳熙丙午年，才十三。文公見其侍立祖父旁，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遂授學焉。仕終江陵府通判。

備遺

履孫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履孫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先生曰：「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鄭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冠而孤，力學好脩。累舉進士不第，裹糧千里從學於朱先生。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有問斯答，皆前聖所未發之旨。

朱先生守臨漳，虚子弟之師席，俾之西向而坐。既歸，則又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子上正之。而仕之來南者，命必見子上而後行。諸公名人，皆欲招致子上，不可得。吕祖儉、李孟傳、詹徽之、廖德明皆加敬愛。與人交，氣和而清，竟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温恭，其所誨誘，皆爲名士。

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勑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德明爲廣帥，招致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子上調選。方信孺時守春陵，與之偕行。至豫章，卒於豐城，年六十二。

所著有《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説》十卷，詩數百篇。子上不喜爲詩，遇事感發，時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學禁興，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子上獨相從於寂寞之濱。

備　遺

先生謂可學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爲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足，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若一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争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顔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顔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覔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

可學問：「作事多始鋭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先生曰：「雖説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謂：『氣，體之充也。』但要以義理爲主耳。」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但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先生一日問可學年幾何，對云三十七。先生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須已立得一門庭。」某因説平日亦有志於學，❶只是爲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曰：「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日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説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鶻突綽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

先生謂可學曰：「大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可學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

❶「某」，原作「熹」，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改。

纔説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爲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辯，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矣。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先生曰：「然。」

鄭子上説《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説，比舊益精密矣。

可學嘗論：顔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可學嘗以書問先生，云：「孔門唯顔子、仲弓實告以爲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顔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己之功難爲，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己可克』，是也。但學者爲仁，如謝氏云『須於性偏處勝之』，亦不可緩，特不能如顔

子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己也。」文公以其書示楊道夫曰：「説得也好，言學者克己處亦好。」

黄士毅

黄士毅，字子洪，自興化徙吴中。士毅知向上爲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遵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静坐勿雜，唤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事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譔次《朱子書説》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黄遼又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以壺山自號。

備遺

士毅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説。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士毅禀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説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説。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説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説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脚起，右足自來。」

士毅作《朱子語類序》曰：「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❶任道統之責者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略，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説》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絶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❶「所」上，《朱子語類後序》有「異端」二字。

林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福州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傅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簀之際，謂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爲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備遺

夔孫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虚静否？」先生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虚静，這箇互相發。」

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説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説。」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録》，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

林用中 弟允中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與建安蔡季通齊名。師事朱文公，文公每稱爲畏友。張敬夫帥湖南，文公偕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倡酬集》。用中早厭科舉業，不求仕進。石磬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爲一往，士民率化，而頑傲者亦莫

不翕服。趙汝愚帥閩，日過其門，訪以政事。

允中，字擴之，亦從文公游，所著有《草堂集》。

備　遺

先生説：「擇之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

先生答擇之書曰：「所論顔、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又答書曰：「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辯，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又答書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説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先生曰：「擴之晦外而明於内，樸外而敏於中。」

又曰：「擴之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

林大春 弟充之

林大春，字熙之，古田人。嘗題十六字

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屠法。

備　遺

先生答熙之書曰：「《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説與物同也。」

送熙之詩曰：「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藴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説異同。」

答充之書曰：「所諭陰陽動静之説，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説，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説，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説，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又答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説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林師魯

林師魯，亦古田人。

備遺

先生謂師魯問學行義，克世其家。

與擇之書曰：「師魯寄來《論語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致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二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三

楊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

備遺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爲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熹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静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跽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又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慮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爲人激觸，或爲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

爲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耳。」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爲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峰『同體而異用』一句説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只使他『同行而異情』一句，[1]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説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單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吴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

[1]「只使」，原作「如此」，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五改。

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切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況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説如何，欽夫却恁説。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静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有加。若動不可以無静，静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以相無，遂以爲天下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静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説何從？」曰：

「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説。」八問邵康節《男子吟》。❶ 曰：「康節詩乃是説《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温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嘆。《東見録》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説内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着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説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説故也。舊嘗見《漁樵問答》：『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細思無有出是説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

問：「向見先生教童蜚卿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静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爲存耶？」

問：「尋常操存處，覺才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大把做事了？」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麽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説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略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

❶「男子吟」，《擊壤集》卷十六作「觀物吟」。

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楊 黻

楊黻，字與立，道夫從兄，紹興癸丑舉進士。又有名驤者，字子昂，道夫族兄。俱同時受學於朱子。

備 遺

道夫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真有出入也。先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

先生誨與立等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小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此病如何？」先生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

驤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其所達之道，道是行其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允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

程 端 蒙

程端蒙，字正思，番陽人。自少天資端慤，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

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見朱子於婺源，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爲法。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端蒙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頗衆。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辯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樂豪縱而賤名檢，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望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端蒙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别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卒，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

備　遺

晦翁答正思書曰：「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

又答書曰：「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静、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静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静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皆致知之事，而必

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辯之間，但欲以静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没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又書曰：「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又書曰：「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又書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説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又書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喭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説如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辯。」

又書：「所論放心之説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竇從周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志尚冲雅，不伍流俗。既厭科舉業，日讀《周易程氏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録》，

如是者十年。淳熙丙午，年已五十，偕弟澄往見朱子於建陽。及歸築室，專以爲己爲學者倡，士友慕之。

備　遺

從周初見先生，先生問：「如何用心。」從周云：「收放心，慕顔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從周常收放心，常察忘與助長。」先生曰：「固是。前輩煞曾講説，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注。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錯。」　又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從周説：「先妣不幸，從周哀痛無所措身，因閲《西銘》，見説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説得是，自此遂棄科舉。從周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爲累。今家事盡付妻子，從周於世務絶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云：「公已得操心之要。」

先生語從周以「《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從周説：「仰慕顔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從周即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著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説：『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内，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從

周説：「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説。不敬時便是不義。」

先生曰：「文卿看道理失之太寬，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説一射者懸蝨於户，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先生語從周：「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

先生答文卿書曰：「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

又書曰：「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萬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興國軍人。

備遺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概説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殻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綫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

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屢與人傑説：「『慎思之』一句，言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究其精微乎？」

先生答正淳書曰：「『心生道』之説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多以己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爲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各具此理而爲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又書曰：「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欛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閲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余宋傑

余宋傑，字國秀，南康建昌人。

備遺

國秀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先生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

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禀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静，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静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静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静，亦是箇黑底虛静，不是白底虛静。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静，換做箇白淨底虛静，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静，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先生答國秀書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册，大抵不曾着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靦顏之事。」答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文辭淺事，苟能

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周　介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一字叔謹。

備　遺

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公謹問：「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更去仔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説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麤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説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説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爲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

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内，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

先生答吕子約書曰：「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此等人不能談王説霸，終是慤實謹厚這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

余正父

備遺

先生答正父書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强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户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嘆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處，如《弟子職》、《曲禮》、《少儀》之類。然亦其勢如此，無可奈何也。喪、祭二禮，别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小小疑處。」

余隅

余隅，字占之，古田人。從朱子游，與吕祖謙、黄榦往復講學，有《克齋文

集》。

備遺

先生答占之書曰：「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絶耳。思無邪之説，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説，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爲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

余範

余範，字彝孫，古田人。

備遺

彝孫問曰：「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先生答曰：「有憂有懼者，内有所慊也。自省於内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爲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林學蒙弟學履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三山永福人。

從文公游，後卒業於黄榦之門。築龍門庵講學，榦爲之記。陳宓始作道南書院於延平，聘爲堂長。所著有《梅塢集》行於世。

學履，字安卿。

備　遺

正卿問：「夫子答顔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説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説，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曰：「以熹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顔子者，却是大綱。」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曰：「不須如此説，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説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説得極分明。夫子説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説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説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謂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沉潛剛克』。各自不同。」

答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横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説。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

是就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 且更仔細。」次早，問：「看得如何？」安卿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説，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是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

楊至

楊至，字至之，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所編有《文公語録》二卷。

備遺

先生與至之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久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己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户。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閒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

又書云：「所喻《詩序》，既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音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户，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仔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説。雖説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乎。所説《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説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

向嘗面説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説修身處便如此，説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至之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絶斷，更何必問。」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至之作二圖。一曰《天道至教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人道至教圖》，摽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霜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爲説於其後。大意説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便及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三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四

陳　易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自幼力學，舉慶元丙辰進士。崇尚伊洛，居喪不用浮屠，參酌古禮，鄉間化之。仕爲懷安縣丞。所著有《論孟解義》。

備　遺

文公與柯國材書曰：「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説，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

王　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勤學善問，深得師旨。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備　遺

先生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生格物之説，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

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秖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似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問「吾道一以貫之」。曰：「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許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順之書曰：「所寄諸說，求之皆似過當。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

又書曰：「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處仔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

安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脱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又書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静而静，動静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麽，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内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唤作謗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着開擴心胸，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説，爲資神養真，胡塗自己之説而已也。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説不能惑矣。」

又書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説，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麤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文公答石子重書曰：「順之比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儆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儆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説汨亂，使

人駭懼。聞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刊行，此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

順之説：「人謂《禮記》是漢儒説，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説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説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先生云：「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許景陽

許景陽，字子春，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子春書曰：「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一貫之説，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凝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此等處且宜虚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説。

「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

楊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泉州晉江人。

備遺

先生答子順書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禄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説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所論爲學大意，自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説，説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説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説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麤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徐寓 弟容

徐寓，字居父。容，字仁父。永嘉人。

備遺

庚戌五月，寓初見先生於臨漳，問讀《易》、《詩》。先生告以先讀《大學》、《語》、《孟》、《中庸》，待精透，然後讀他經，却易爲力。問：「初學精神易散，静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静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静，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静心息念。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静亦定』也。」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熹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

問：「程子常教人静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仁父曰：「爲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黄顯子

黄顯子，字敬之，永嘉人。

備遺

敬之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學、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説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畫葫蘆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儒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説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包君定

包君定，字定之，永嘉人。

備遺

先生答定之書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温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虚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説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

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童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沉默寡言，好讀書。詣雲谷，師事朱文公，公常造其廬。爲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雅愛林泉，不樂仕進。」鄉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解。

備遺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

先生謂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棼絲，見其棼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挐，愈亂了。」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蜚卿問：「不知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己喫飯，豈可問他人饑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

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説。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禄，以爲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麤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余大雅 弟大猷

余大雅，字正叔。大猷，字方叔。南劍州順昌人。兄弟同時從文公游，公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一言。大雅兩領鄉薦，省試不遇。編《文公語録》一卷。大猷所著有《書會通》。

備遺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説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説，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將聖賢言語虚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没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説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兩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

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説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先生語大雅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爲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爲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爲流俗所梗。如浙東學者，多陸子静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别人道好道惡，難管他。」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静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册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虚閒，依舊自要讀書。」

正叔别先生後，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説，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鑽。」先生云甚好。

先生答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

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昬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説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馮 椅

馮椅，字奇之，一字儀之，南康軍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爲饒州德興縣尉，調江西轉運司幹官，後家居授徒。著《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緝説》、《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録》，合二百餘卷。

子去非，淳祐元年進士，仕爲宗學諭。正色立朝，以言罷歸。《宋史》有傳。

備 遺

《宋中興藝文志》載椅爲《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爲《彖》，繫爻之辭即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説同。又改《繫辭》上下爲《説卦》上下，❶以隋《經籍志》有《説卦》三卷云。

❶「説卦上下」，《經義考》卷三十一及《四庫全書總目·經部七》均作「説卦上中」。

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删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爲《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李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吉州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嘗爲福建安撫司幹官。

備遺

文公答書曰：「《祭禮》略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爲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諸侯釁廟》，次《諸侯遷廟》，次《祼獻》，次《祭義内事》，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外傳》、《大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爲之。只此目中《祭義》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説，《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説》、《横渠禮説》，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説重定爲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内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佳。❶《祭法》内『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倣此。」

「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

❶「佳」，原作「皆」，據《晦庵集》卷五十九改。

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

《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❶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有《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鄭南升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潮陽縣人。

備遺

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得惺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纔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徐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

備遺

先生答子融書曰：「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

❶「間」，原作「問」，據《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改。

不爲高談虚見所移奪也。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麤淺意思，便立議論，説來説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説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絶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麤率不精，大率類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己者妄相尊奬，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虚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有性無性之説，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採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己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横渠先生又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

徐子顔

備遺

先生曰：「子顔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先生答陳才卿曰：「子顔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

楊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夙慕朱子。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請教數月而歸。趙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尋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

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汝愚、熹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

嘉定初，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操履剛正，終與時忤，尋復去國。越二年，除廣西漕使。性廉介，不可干以私。循歷所部，發摘姦貪，官吏重足而立。深入瘴鄉，不憚荒僻。至象州，以疾卒。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寒泉語録》。人稱爲澹軒先生。

備遺

先生訓子直：「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

是也。」

子直舊嘗去晁以道家作館，晁教他校正《闢孟子説》，被以道之説入心，後因此與孟子做頭抵。如李覯也要駡孟子。不知這般人是如何識見。

先生答子直書曰：「持敬之説，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持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世間喻於義則爲君子，喻於利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晦翁答劉子澄書曰：「子直到彼相聚幾日，曾説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他不合與晁以道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

李大性嘗抗疏言：「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黄度、楊方相繼皆去。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

陳孔碩

陳孔碩，字膚仲，福州侯官人。徙懷安。少小即以聖賢自期待，嘗從張敬夫、呂

祖謙游，後復偕其兄孔夙拜文公於武夷。淳熙二年舉進士，除處州教授，知邵武縣，以聰明慈愛稱。改贛州瑞金縣，新文廟，創壇壝，置社倉，民德之。累遷知贛州，抑强扶弱。贛水濱居民堰舟作堆，阻平爲險，常壞舟楫。盡除之。嘉定中，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叛寇胡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韡募死士迎擊，破之。五年，移廣南西路運判官。至中大夫，秘閣脩撰。所著有《肅學講義》、《北山文集》行於世。人稱爲北山先生。

備　遺

先生答膚仲書曰：「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也。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静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耦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狥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虚内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

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麤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翫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僞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講説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也。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矩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是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無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脱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坐説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説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真德秀曰：「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四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五

楊　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狥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靖之操，絶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悦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爲悦堂先生。

備　遺

先生與通老説「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讀向後面去，且温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别」。

通老問：「孟子説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自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向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若驀地發問，就與説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真是别。」

語通老：「早來説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

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周端朝

周端朝，字子清，❶温州永嘉人。族祖行己，師事程頤。仲父去非，爲張栻高弟。端朝少淹貫經史，爲葉適所知，繼從朱子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爲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救之，得罪，羈管信州。久之，聽自便。時號六君子。

嘉定中舉進士，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準的。秩滿，除太學録，遷博士。入對，言：「人君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丞，兼司封郎官。久之，以軍器監兼國子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今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亟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相繼進用。端平初，時怵於浮議，遽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

端朝儀容莊靖，心事和平，内行純備，居喪執禮。有田半頃，盡歸其兄，一室蕭然。寶、紹間，要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阿，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❶「子清」，《宋元學案》卷七十一作「子静」，《東嘉録》卷十四作「子靖」。

滕　璘 弟珙

滕璘，字德粹，徽州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除鄂州教授，調四川制司幹官，知嵊縣，僉書慶元府節度判官，入主管官告院，奉祠。起通判隆興府，充浙東、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以朝奉大夫致仕。紹定六年卒，年八十。所著有《溪齋類藁》。

珙，字德章，亦淳熙中進士，筮仕爲旌德簿。

真德秀誌璘墓，其略曰：「乾、淳間，朱子倡道南方，海内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問於僕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脱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乎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朱子自寓里來歸，始執弟子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簡、吕子約祖儉、沈叔晦炎、袁和叔燮，此四人者，

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事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爲有命焉。初，余丞相端禮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屈，復固辭。公初爲《論語説》，朱子亦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於多立説。』公爲憮然，自是不敢輕有論著。公既從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横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競業爲本。公佩服焉。」

備遺

璘注鄂渚教官闕，先生曰：「熹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没意思，説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鬧熱。」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説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淺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底，更没下手商量處。又不知彼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論考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説得是，將從前錯底改起，便

有用。」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爲。末後『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

問璘：「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静坐而已。」先生舉横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静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但兀兀而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持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須講學，立大本，則

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預論。

答德章曰：「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説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説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又答曰：「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又答曰：「廷對甚佳，三復增嘆。然今既得脱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别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石　憝

石憝，字子重。先世會稽人，徙台州之

臨海。嵤年十八，舉進士，歷知常州武進縣。訟有數年不決者，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皆驚服喙息。他邑滯訟，多屬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且數萬。嵤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無所得。會嵤有親嫌，法當兩易，嵤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嵤，不可，相與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

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嵤不答，但日治税籍。凡民逃絶而田入見户者，與鬻産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争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嵤至，即召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説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學者，聞者皆動心。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禮至當之歸。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嵤視故學宫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又摭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鄰爲讐敵者，爲榜以喻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

致之死。爲争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辨，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使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

監察御史陳舉善聞其賢，薦之朝，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有旨召對，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内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丙以悫對，尋以疾卒，不及聞矣。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年五十五，積官至朝散郎。

爲人外和内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才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踈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往見。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没身不懈。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

備遺

晦翁答子重書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

若』者，❶固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别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❷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

「《心説》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説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

「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户，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説，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鋭，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工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爲愈。」

王遇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處州，既而

❶「而心固自若」至「不起不滅」二十一字，原脱，據《晦庵集》卷四十二補。

❷「反」，原作「及」，據《晦庵集》卷四十二改。

由贛倅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爲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

黄榦祭之曰：「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爲學，骫骳熟爛，支離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漫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拏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踔厲，潛心道閫，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利名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美，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當享期頤，躋貴顯，爲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榦亦同門，多艱棘也。慇懃顧念，感君德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横臆也。」

備遺

先生曰：「王遇篤信嗜學，爲人殊務實。」

答書曰：「所喻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爾。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徒勞而無補也。」

楊長孺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萬里之子。少穎悟超群，書一過目成誦。歷官知南昌

縣，縣號繁劇，前政多不支，長孺處之裕如。嘉定中，知湖州。清獄訟，折强横，人稱神明。擢知廣州，蠲除苛政，一道肅然。及代，積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户輸租。除刑部郎中，知福州，以直敷文閣致仕。理宗初立，用真德秀薦，召爲屯田郎中。初，長孺餞胡夢昱詩有「吾鄉小澹庵」之語，至是御史梁成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説，不宜立朝。詔長孺奉祠。

備遺

先生赴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請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要切可以用工夫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反覆與説。長孺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先生可以書爲一説，何如？」先生笑曰：「熹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説，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功，儘有無限，何消我寫出？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麽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

真德秀奏劄有曰：「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錙銖。皆最爲當世所推。」

鄭昭先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筮仕爲浦城簿。嘆問學未悉，乃遊朱子之門。嘉定中，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甲戌，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除參

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辛巳，除觀文殿學士。立朝奏疏皆切直，料事率多中。景獻太子薨，儲嗣未定，謂當以仁宗爲法，廟謨始決。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静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爲事。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陳宓以爲名言。昭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説，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豐衍，寔似其爲人。所著有《日湖遺藁》五十卷。

備遺

景紹請教，先生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及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趙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丞相汝愚長子也，宋宗室，居饒之餘干。淳熙八年進士，由秘書郎、著作佐郎歷帥江西、廣西。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

及卒，真德秀作《墓誌》，其略曰：「汝愚既貶死，海内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故知南昌縣，

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者，功在王室，中更讒謗，思其功而録其後，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本意。』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吕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跡，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皆謂誣蠛，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毁龔頤正《續稽古録》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

「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録，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盡職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

備遺

先生答書曰：「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

一重象數大概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説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説，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考之，亦麤見門户梗概。若有他説，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趙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汝愚次子也。年十六，謁朱子於考亭。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以蔭補官，知桂陽邵武軍，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四外宗正寺事，改知吉州。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説遺所親。崇度在郡，爲堂，扁以四説，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入奏，留爲右曹郎中，遷吏部郎中。引嫌請外，爲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遂奉崇禧祠，以朝散大夫致仕。平生尊慕正學。在邵武則建周、程、張、朱五先生祠。在桂陽則專祀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卒年五十六。所著有《磬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齊記聞》。[1]

林湜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永嘉之平陽。紹興庚辰進士。淳熙末，歷國子監丞，太常寺丞。紹熙初，遷監察御史。未幾，補外。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進

[1] 「節齊記聞」，《宋元學案》卷四十六作「節齋聞記」，當是。

司農卿，除直寶文閣、湖北轉運副使，奉祠。起知泉州，未拜，復與祠。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卒，年七十一。有《盤隱類藁》十卷。葉適爲作《墓誌》，其略曰：「故事，臺諫官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爲御史，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見愠於衆人者是助，而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爲歸，乃曰共持其紀綱，可乎？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時，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争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静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詞，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始，光宗過重華宫疎闊，公再三請，未報，而孝宗崩，上内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以孝宗遺留使虜，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郤虜議。虜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争辯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及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素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説，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

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是以齟齬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殁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備遺

晦翁答書：「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户，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麤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悦，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公，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五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六

葉　武　子

葉武子，字誠之，邵武人。初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已而遊文公之門。公嘗書《十梅詩》畀之曰：「吾詩不苟作，以子篤實，故相贈耳。」嘉定初爲太學生，時議函韓侂胄首畀金，武子曰：「姦臣首固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生扣閽力争之。既舉進士，歷知處州。俯詢民瘼，謹節國用。後與時不合，以宗學博士奉祠。端平初，三召不至，除直寶謨閣奉祠，仍乞致仕。淳祐中，詔：武子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加直龍圖閣，再加秘閣修撰。

備　遺

真德秀曰：「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視人之休戚猶在己。」

高　禾

高禾，字穎叔，泉州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福清仙遊令，知惠州，除將作監丞、大理寺正、兵部郎中，奉祠卒。陳宓作《墓誌》，其略曰：「公端方而重，和易以莊，色夷氣清，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學問，月開日益，卓然早茂。叔伉倅臨漳，朱文公時綰郡符，公執子姪門弟子禮，卑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當

待，一介不取。待人接物，宛若處子。或意外干以私，正色拒絶，雖賁育不能抗。歷州縣，持使節。閩廣之人，至今頌之。」

楊士訓

楊士訓，字尹叔，漳州漳浦人。舉進士，歷永福縣令。以邑薦，選差監鄂州糧料院。嘉定己卯，年五十八，卒。

陳宓作《墓誌》，其略曰：「文公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郡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設賓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尹叔年尚少，已爲儕輩所推重。户部郎中王君遇，剛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君醇静警敏，少刻勵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讀書，不爲獵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

傅誠

傅誠，字至叔，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宣撫司幙官。

遷國子太常博士，輪對，略曰：「臣觀自古常有披草莽而立朝廷者，況今陛下承中興以來三聖已成之業乎？假如渡江初年，行幸未有定止，荆、吴、陜蜀，三方不相聞知，陛下將不能有所運動乎？古昔王者，微弱如東晉，重鎮擁兵上流，朝廷奔命，故不得已而姑息。今陛下之所駕馭，又非有姦雄桀黠之才，微寸効可紀，何所牽制而寬假至是乎？假有如中興二三大將，皆有勳勞於國，專兵日久，士卒號爲某家將軍，校號爲某家人，恃功驕蹇，陛下將有所號令之乎？」

又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略無一朝奮起之勢，浸有百年消削之憂。或有聞而歎息，或有聞而竊笑者。歎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歎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沉，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

至叔云：「伊洛諸公文字説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

郭　磊　卿

郭磊卿，字子奇，台州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曰：「上不以磊卿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

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史彌遠門下，彌遠希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疎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群賢，以興致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奸邪厠迹於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

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遂除起居郎，疏不獲上，遂出國門

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磊卿鬱鬱不得志，❶遂嗚咽而卒。時與丞相杜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爲己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没，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

磊卿少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徧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榦一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使浙東，磊卿與趙幾道、杜良仲兄弟皆從游，故其見之事業如此。

朱塾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用蔭補將仕郎。紹熙辛亥，年三十九，卒。贈中散大夫。

文公請陳同父作《墓誌》，其書曰：「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少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騖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去他習，刻意爲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爲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爲托，伏惟憐而許之。」

陳同父祭文略曰：「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

❶「卿」，原作「鄉」，據文義改。

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早没。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晦耶！」

朱埜

朱埜，字文之，文公仲子。以蔭補官，差監湖州德清縣新市鎮，户部激賞酒庫，贈朝奉郎，卒。

黄直卿祭之曰：❶

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顔，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遑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内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饗祀，殽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 榦之從游，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婕，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 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庾，相我黍稷，跋踄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饑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詵詵，且訓且誨，爲昏爲姻。有疑未怯，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 千里相望，銜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備遺

文公與吕東萊書曰：「兩兒謹令謁左右。大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斷，更看不得，可怪。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説，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

❶「卿」，原作「鄉」，據文義改。

少進否，可慮。此兒絶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策，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遊，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希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爲荷，千萬勿以形迹爲嫌也。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路中，又聞同仲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塾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刻。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撙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

「兒子蒙教篤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文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所能强也。」

東萊答晦翁書曰：「令嗣朝夕潘叔度相與切嗟，勢不容懶。祖謙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領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

晦翁與東萊書曰：「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

東萊答書曰：「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歸來，不惟課

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爲，亦比往時少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晦翁跋塾詩卷曰：「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嘗恐其蹈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没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倡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揮淚不能已。」

朱　在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文公季子。既受教家庭，又從黄榦學。公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承務郎。

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問學、振紀綱、求放心爲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權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郕侯，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理宗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除右侍郎。

紹定二年，請外，除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明年，改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

程洵

程洵，初字國欽，改字允夫，徽州婺源人，文公内弟。以特科恩，授信州文學，終吉州録事參軍。初，洵以「道問學」名其齋，文公易以《尊德性》而爲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捧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備遺

先生答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却少玩味踐履工夫，[1]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辭一義之失也。」

洵少年喜讀蘇文，遂與俱化，乃有「二蘇躬行，不後二程」之語。先生痛箴砭之。

洵言：「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又曰：「善爲説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又曰：「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先生皆善其説。

❶「却少」，《晦庵集》卷四十一作「少却」。

周謨

周謨，字舜弼。其先世初居會稽，後徙南康之建昌。謨資强毅，果於爲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温然，自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文公守南康軍，摳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既而文公歸武夷，去南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謨仍往就學。及文公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爲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既歸，温繹所聞，以書請益，文公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文公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狥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文公殁，僞禁方嚴，謨冒隆寒，戴星徒步，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閭，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卒於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

黄榦爲之誌其墓，且曰：「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内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先生殁，學徒解散，僅僅守舊聞，漫無講習。蓋微言不絶如綫，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每季一集，迭爲之主，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則規，歲月浸久不少怠。榦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七人，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是謨之子暐述

其父之行，拜且泣曰：『自晦庵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閩，士始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爲季集，亦吾父發之。恐殁而無傳，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脩諸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晦，❶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爲之銘。」

備　遺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先生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别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説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説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又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强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别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人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説得他名義而已。説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

❶「晦」，原作「海」，據《勉齋集》卷三十五改。

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舜弼云：「平時慮爲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先生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先生答書曰：「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説『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静如一耳。克己亦别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耶？」

又以書與舜弼曰：「臨别所説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石洪慶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

備遺

洪慶將歸，先生出其平日問目示之，曰：「議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爲看，所説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

《語録》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論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説，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文公答王子合曰：「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其長上，不欲痛下鈐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着力催儹工夫，則渠已有行日矣。」

錢木之

錢木之，字子升，晉陵人，寓永嘉。

備遺

問：「承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曾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李　煇

李煇，字晦叔，南康建昌人。

備　遺

晦叔嘗云：「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晦叔久而未喻，後有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意正是爲已存者設。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熹雖説了，只做一場話説，不用切己工夫，何益？且如《論語》説『孝弟爲仁之本』，因甚没便可以爲仁之本，❶『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爲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着實體認，莫要纔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須體認之可也。」

問：「私欲難克，奈何？」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之器物，何用更借人底？認我一己爲刀子而克之，則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虚説。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説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别，不可混説也。江椽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矣，更須涵養爲佳耳。」

❶「没」，《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九作「後」。

李孝述

李孝述，字繼善，燔之從子。

備遺

答繼善書曰：「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

劉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邵武光澤人。少讀書，詞義有契，輒爲之贊。從學於文公，公問平日讀何書，剛中説看《語》、《孟》、《荀》、楊、莊、老、王通諸書。公云：「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剛中遂專聽公言，公爲易其字曰「近仁」。與黄榦友善。

舉嘉定四年進士，調漢陽縣主簿，轉婺州蘭溪縣丞。後歸，築室以居，名曰「琴軒」。從學者甚衆。所述有《師友問答》、《西漢奇語》。

饒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生及期而父偉卒，母呂氏誓志秉節以撫幹。稍長，遣就學，程其術業，謹其出入。幹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舉淳熙二年進士，

調吉州吉水尉，遷潭州長沙令。適文公爲守，幹夙興治事，暇即聽講。歷知懷安軍，卒。

備　遺

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先生謂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汨没了這箇意思。雖縣事叢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工夫。」

黄　寅

黄寅，字直翁，邵武人。少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脩飭，俛就朱子之門而問學焉。謹言慎行，以求精詣，鄉人敬嘆之。

備　遺

先生答直翁書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直翁説：「《中庸》『人莫不飲食』章以

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先生是之。

梁瑑

梁瑑，字文叔，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

「瑑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爲魂，陰則爲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先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連嵩卿

備遺

先生答嵩卿書曰：「『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

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顔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顔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説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説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説，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馮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作肅書曰：「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❶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❶「但」，原作「但」，據《晦庵集》卷四十一改。

「若欲動中求静，静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吕　燾弟焕

吕燾，字德昭。焕，字德遠。南康人。

備　遺

燾問：「『三年學，不至於穀。』是無所爲否？」先生曰：「然。」

焕將娶，擬某日歸。及期，云：「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公將娶了，如何又恁地説？此大事，不可恁地。宅中想都安排了等待，不可如此。」吕即日歸。

《宋史・謝方叔傳》，方叔遷數中侍御史，請録朱熹門人胡安之、吕燾、蔡模謁，皆從之。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六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七

方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少孤，依母家居邵武軍。預鄉薦，屢試禮部不第。移居崇安五夫籍溪之上，從文公游，遂棄去舉業。

紹熙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爲學者之禍。」已而學禁果興。

士繇氣貌蕭疎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温温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絶人，持以謙厚。利禄貲産，絶不介意。故其襟度高遠，涉世若甚疎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瞭然在目。若近功小利，時號通才，蓋其所不屑也。六經皆通，尤長於《易》。嘗嘆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黨或有不如。」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掩其所長，亦可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異趨也。所著有《遠菴詩集》。

備遺

伯謨初投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爲主敬之説。先生曰：「主敬之説，須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察，以求當然之則，又云：「近乃微測爲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己事，所係甚

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爲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爲仁，成物爲智。此類亦可推矣。」

伯謨既卒，先生曰：「伯謨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以遠過今日詩流也。」

張彦清

張彦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初登第，歷光澤簿、全州教授、安吉縣丞。改承議郎，知慶元縣。以疾奉祠，卒，年六十四。

真德秀爲作《墓誌》，其略曰：「叔澄從子朱子遊，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李公

重。」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爲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先生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止發大綱？」

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亦有此語，且謂：「四方來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先生謂：「學者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熹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説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爲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

先生答伯謨書曰：「中正仁義，如『君

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弟忠信爲本根，潔廉勁特爲質幹。試士三山。時僞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者，顧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强嘗校文於建，公其所取士。及爲僚邵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謹。陳去而驟貴，鋭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叔澄太强項，不可收拾。』」

江默

江默，字德功，建州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除泉州安溪尉，改邵武之光澤，後知邵武之建寧縣。卒，下民祠之。平生所著《易訓解》八卷、《中庸大學訓詁》二卷、《論語孟子訓詁》四卷。又考國朝典章，著書上之，命曰《綱集》，凡三十六卷。曰：「伊尹告太甲，止述成湯之事；周公告成王，近陳文武之功。吾爲有用之學也。」

備遺

先生答德功書曰：「格物之説，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❶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説，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

❶「格物」，《晦庵集》卷四十四同，《二程遺書》卷二上作「窮理」。朱子誤記，故句末「則」字從上讀，與《二程遺書》異。

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内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説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説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説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

「致知格物，前説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説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説爲主，而以熹説推之，不必强立説，徒費力也。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説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然亦覺意思安静，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

真若莊生所謂也。

「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説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説，亦請先罷穿鑿己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説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吴壽昌

吴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疎山，喜談禪，後游考亭。著《問答略》。

備遺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説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説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麽。」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説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❶更無所疑，亦不必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説禪，禪則未必

❶「便」，原作「使」，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改。

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爲此是透脱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又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

又曰：「子好説禪，何不試説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眼明底，越當面熱謾他。」❶

壽昌因論張敬夫、吕伯恭云：「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李宗恩

李宗恩，字伯諫，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伯諫書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説，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兹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

❶「熱」，《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無此字。

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 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毁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 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奥，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説，見於其書者，亦詳矣。 然若只將印行册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 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戹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禄，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 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説，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 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 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 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儘麤疎，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 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 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 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 然既謂之知釋氏之

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漫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❶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説《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先生答林擇之書曰：「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舍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禀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脱然矣。可尚可尚。」

先生與張敬夫書曰：「熹昨日見李宗恩，語及討賊復讐。李云：『此決無可問。爲人子者，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

❶「西」，原作「洒」，據《晦庵集》卷四十三改。

先生與王子合書曰：「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

趙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初學於考亭，後卒業黄榦之門。歷潮陽尉，知餘杭縣。嘉定丁丑爲計院，出爲成都帥。陛辭之劄，一絕和好，一奬忠義，皆大公至正之論。尋又遭劾，罷桂陽之命。

備遺

黄直卿曰：「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

趙師哲

趙師哲，字詠道，黄巖人。

備遺

先生答詠道書曰：「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曖曖昧昧，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

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説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緑衣黄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鋭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户，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趙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詠道弟也。娶文公孫女。歷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主管華州雲臺觀，官至判宗。文公嘗令與四明士友編禮書。

備遺

先生答致道書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致道作《誠幾圖》，一以明周子之意，一以證胡氏之説，問於先生曰：「周子謂『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夫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

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連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厖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説得之。」

致道言：「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 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鋭，不若曾點

之閒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自不掩而失於狂歟？」先生曰：「得之。」

致道言：「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横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先生曰：「亦得之。」

致道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纔仕宦，則於窒碍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狥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别，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先生曰：「所論奪志之説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趙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致道從兄也。乾道八年進士，歷衢、南劍、海寧軍推官。趙汝愚以從班薦，詔與職事。會汝愚坐斥，翩然東歸，十餘年不仕。及詔申前命，以母病，添

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寺丞。

備遺

文公與師淵書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説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説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悦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唯蘇黄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❶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静，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户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説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

❶「熱」，原作「熟」，據《晦庵集》卷五十四改。

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過否？若閒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宫』，當如所喻。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例中略見其意也。

「閒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熹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録》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不免并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趙師邦

趙師邦，字恭父，天台人。

備遺

先生問：「恭父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曰：「若恁地據見定做工夫，却又有苟且之病。」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察。」又問：「切己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己私難勝。」曰：「這箇也不須苦苦與他爲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唤回來，便都没事。」

先生答恭父書曰：「所説『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

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静默，勿大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又答書曰：「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意太重復矣。」

先生與黄直卿書云：「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此差强人意。」

杜　燁

杜燁，字良仲，黄巖人。嘉定初進士。與弟知仁學於石子重，子重以致於文公。

備　遺

車若水曰：「良仲事紫陽公十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税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常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静，兹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山，與在下瞻望者不同』，則一語之砭，冗長掃盡，而學成矣。」

杜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少有俊才，爲舉子業。已而曰：「是不足爲能。」乃刻意於詩，既又曰：「是不足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嘆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偕伯兄，反覆論説。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咸爲究悉。乃遂棄科舉，絶意榮進。

備遺

先生答仁仲書：「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禀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横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説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着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説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静。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静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禀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

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矣。

「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内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七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八

胡安之

胡安之，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備遺

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先生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❶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恐懼之有？」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顔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着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

問静坐用工之法。曰：「静坐只是恁静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

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

❶「怒」，原作「恐」，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及《二程遺書》卷一改。下「怒」字同。

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没錢買得。如書册上都是好説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説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别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劉季文

備遺

楊道夫問：「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爲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静，豈復有此病？」❶「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熹昨日之言，不曾與説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厚，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曰：「得他恁地也好。若肯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蔡模

蔡模，字仲覺，元定之孫，沉之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嘗輯文公之書，爲《續近思録》。著《四書集疏》、《河洛探頣》。淳祐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

❶ 「病」，《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五作「曰」。

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有司録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沈僩

沈僩，字莊仲，永嘉人，寓建陽。

備遺

熹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説，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熹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❶

僩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説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説。諸葛孔明，甚麽樣端嚴。今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

❶「那」，原作「乃」，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六改。

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爲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曾三異

曾三異，字無疑，吉州人。

備遺

先生答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毁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户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爲人，但不知中間相遇，所與切磨誦説者，果爲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丁仲澄

備遺

先生答仲澄書曰：「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病矣。若不求衆理之

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少得爲足，則無由明矣。」

俞壽翁

備遺

先生答壽翁書曰：「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静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爲且當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實處用工，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爲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爲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仔細對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爲佳耳。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韋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林揆

林揆，字一之。

備遺

先生以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沉淪，不能得超脱。他説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自在，何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先生答一之書：「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内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甫之惑也。」

林得遇

林得遇，字若時，興化仙遊人。一日發憤，齎産裹糧，至武夷參拜文公，公令日講《論語集註》，頓悟。明理能文。及文公歿，復往會葬。暮年與同縣陳沂相友善。

劉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

備遺

王栢云：「潛夫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

陳齊仲

陳齊仲，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齊仲書曰：「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説，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着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爲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郭友仁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備遺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册，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疑者。先生曰：「公今須是逐一些仔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

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説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爲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内，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游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定夫從孫。

備　遺

先生云：「子蒙曾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扣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争奈何。』此詩若遇蘇、黄，須提掇得他。」

龔　郯

龔郯，字曇伯，寧德人。不務口耳，惟事躬行，甚有造詣。

備　遺

先生曰：「曇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鄭師孟

鄭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從文公游。黄直卿妻以女。所著有《洪範講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藴。

王　瀚弟治、漢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孝宗朝侍講師愈之子。瀚端方嚴介，亦嘗從吕祖謙學。慶元中，除武當軍節度推官，匹馬就道，略無難色。心氣偉然，遂得覽觀荆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虜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歸。開禧中，知銅陵縣。值兵興，防江面，賑流民，治狀甚著。終朝奉郎，奉

祠。嘉定己未卒。

弟治，字伯禮。漢，字伯紀，歷仁和縣尉。子栢，受學于黄榦之門人何基。

備遺

先生答伯禮書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横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曾興宗

曾興宗，字光祖，贛州寧都人。慶元五年，恩詔廷對，入等爲南昌縣主簿，改肇慶府節度推官，致仕。

興宗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於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興宗處之怡然。初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惝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及僞學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没，急趨

往弔，心喪三年。

暮年築室，名曰「唯庵」。日居其中，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説未始脱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卧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於病中静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簀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所著有《唯菴稿》。

備　遺

先生問光祖：「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强，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光祖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説『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内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

先生答光祖書曰：「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

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林蓍

林蓍，字丕顯，福州連江人。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呂祖謙爲同舍。時呂年最少，其所爲詩若文，輒手抄默誦。既而以師禮事之。後從朱子游，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

林憲卿

林憲卿，字公度，福州懷安人。居大山長谷之中，與世異趣，不妄交游。慎擇師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從游晦庵，知所自守，以忠信見稱於師門，以義理化導乎鄉里。年七十，猶嗜學不衰。人稱爲存齋先生。及卒，黄榦誌其墓。

鄭文遹

鄭文遹，字成叔，福州閩縣人。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爲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爲事業。」及得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得，怡然自適。

聞黄榦得文公之傳，遂受業焉。榦稱文遹「襟度夷曠，知識闓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禄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爲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

《儀禮》經傳，分畀門人，而取《喪禮》、《儀禮》以屬榦，以《喪禮》委文遹，乃爲考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稱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没，榦以汲引後學爲己任，貽書云：「鄉閭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與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文遹所定，以其素行足以勵衆也。

文遹深觀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説，曰：「荀、楊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所著有《易學啓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禮長編》，有《庸齋集》、《別》《外集》、《遺書》凡五十卷。

潘植 弟柄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父貢士滋，務學，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遊。後聞晦菴講道武夷，遂命植往師事之，植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從于武夷。植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爲文語意雄健，流輩推先。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覆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時方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而植與其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修。回視故習，若將浼己。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誚，不顧也。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礱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咏自

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

備遺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紬繹説過，先生曰：「大概是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顔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説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了，❶右脚方行得一步。右脚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

葉湜

葉湜，字子是，建州建安人。用蔭補官，爲泉州惠安丞，知州真德秀辟以自助。既歷知贛州贛縣、饒州安仁縣。寶慶三年卒，年五十九。

德秀誌其墓，其略曰：「子是堅强有持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凡他人所不能爲與所不敢爲者，余必以屬之。然余獨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爲詩以贈，欲其斂鋒鍔，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干年，乃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爲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其敢違耶？』觀君於余言者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爲政後先，知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

❶「了」，原作「子」，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改。

備遺

湯仲能作《行狀》曰：「子是壯歲遊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説，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妻子言者，皆可以語賓客。」

林武

林武，字景文，永嘉人。勤敏力學，博通經史。徒步從文公講道武夷，親受《中庸》「衣錦」之旨，歸而扁其室曰「尚絅」，且輯平昔所聞爲語録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池尉。秩滿，廣漕交辟，不就。性孝友沖約，父老跬步不離左右。既罹憂，毁瘠幾不勝喪。歲歉出粟賑貧，鄉曲賴之。

戴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紹興庚戌，用閤門宣贊舍人戴勳牒，❶改名埜，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以公事忤郡將，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再調慈谿鳴鶴場鹽官，丁父艱，服除，自念假塗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試舉，再試不中，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敬之，薦于朝。金陵帥臣黄度辟寮幕，外舅汪逵援例以己澤改奏，俱不就。最後御史王穎叔言諸朝，詔以初名復官。

❶「勳」，原作「勤」，據《東嘉録》卷五及《萬姓統譜》卷九十九改。

陳範

陳範，字朝弼，一字仁復，建州崇安人。嘉定七年進士。範初爲徽州婺源尉，縣有大辟疑讞，範察其冤獨不肯書獄，曰：「人命至重，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去就争。」後事覺，令佐坐削，人服其明。秩滿，調撫州崇仁丞。縣令羅必元見而敬之，日與相從講論。偶疾作，即日解印還。

邵浩

備遺

浩作卷子，疏條目爲問，先生逐一説過了，浩乞逐段下疏數語。先生曰：「熹意思到處，或説不得。説得處，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説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間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

馮彦忠[1]

備遺

彦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静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静有頭之説，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

[1]「馮彦忠」，不知何人，或爲「陳彦忠」之誤。案：《晦庵集》及《勉齋集》，只有「陳彦忠」其人；《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十七云：「陳士直，字彦忠，閩清人。」

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周良

周良，字貴卿。

備遺

良問：「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强人相牽一般，强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强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捨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懥、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主一只是專一，如在這裏讀書，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爲善，不如是便爲惡，此方是見得實。」

諸生説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綫子路脉着了。説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着實於行己上做得三兩分是得。只恁説過，不濟事。」

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陳公直

備遺

先生語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攬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朱飛卿

朱飛卿，漳州人。

備遺

飛卿問：「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先生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又問：「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

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八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九

劉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初從族父清之學。舉進士，筮仕爲袁州分宜簿，歷守長沙、南康。

備遺

先生答公度書曰：「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然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説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所學效驗。❶向見伯恭説，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須常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

❶「所學」，《晦庵集》卷五十三作「新學」。

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捄，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先生答劉季章書曰：「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潘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積悶也。」

劉季章

備遺

先生答季章書曰：「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着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着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紆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工夫意思，比舊如何？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黄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趨向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絶，將

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嘆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沉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曾祖道

曾祖道，字擇之。初從劉子澄遊，既又從陸子静。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節。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己上事，進取何足議。」先生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先生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做一場話説。若如此悠悠，恐虚過歲月。熹以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説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説，反爲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

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須

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爍以爲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蹴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擾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静若信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備遺

先生答擇之書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己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概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林補

林補，字退思，温州永嘉人。仕爲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備遺

先生答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期思，然觀孔門之

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悦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向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李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

備遺

先生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着步去。」

堯卿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

用』，日用間已見有些着落，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我説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説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説多少事，想見事事説與他。不道今日一説，明日便頓悟，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着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説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

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方誼

方誼，字賓王。

備遺

先生答賓王書曰：「《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内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

「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静坐時。須日用動静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

心、性、情之説亦已得之，但性即理也，今以爲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别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静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爲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所喻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方任

方任，字若水。高祖道輔，與伊川同學。任淳熙丁未登第，爲漳州長泰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而卒。

備遺

先生答若水書曰：「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静退之説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

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説着求字，亦不可説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徐文卿

徐文卿，字斯遠，玉山人。晚第進士，未注官，卒。有詩文集。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趙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

先生答趙昌父書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箇『固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説，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吕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絶無而僅有者也。」

徐彦章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彦章守舊説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煅。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説，正謂此耳。

「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先生答彥章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静，二者相對而言，則静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虚心平氣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廖謙

廖謙，字益仲，一字德之，衡州衡陽人。

備遺

先生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爲學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知仔細，便看書也不分曉。

趙希漢

趙希漢，字南紀，岳陽人，僑居邵武軍。第進士。嘗知福州福清縣，清正有經略。生平慕趙廣漢爲人，以鉤鉅得事情，而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苟有犯法，雖公卿子弟不貸，頗以嚴急聞。在福清，人人側足而立，時號趙閻羅。

備遺

文公與劉崇之書曰：「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

廖晉卿

備遺

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黃謙

黃謙，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徑棄去，從學於文公，公曰：「既是父命習舉業，何不入郡學？舉業與理學不相妨。如拂父之命，則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

趙蕃

趙蕃，字昌甫，玉山人。初以父陽蔭補官，三調皆不赴。後爲太和主簿，受知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爲直。

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

之國史，曰：「蕃之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與太社令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

蕃年五十時猶問學於朱熹。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嘗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巍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録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請謚「文節」。

備遺

昌甫言學者工夫多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牛。今之學者却不如他。」

胡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五峰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從學於晦菴。

備遺

晦菴答季隨書曰：「道理無形影，唯因

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説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

皆無人欲之私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内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説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説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爲謹獨，所以雜亂重復，更説不行。

「元善書説與子静相見甚款，不知其説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絶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别後所見如

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閒中却覺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閒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絶。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辯，亦無由有歸着矣，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略放肆之異名耳，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黄太師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熹憂患侵淩，來日無幾，思與海内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群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

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邁，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着實，仔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

或言季隨才敏，曰：「只敏不濟事，須是慤實有志而才敏，方好。若小小聰慧，亦徒然。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纔聞他人之説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宋之源弟之潤、之汪

宋之源，字深之，雙流人。父若水，轉漕閩中。之源兄弟皆獲從學於文公。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

備遺

先生答深之書：「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

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説，就日用間如此做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説，則日用之間，内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

答澤之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禄，使心不寧静，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答容之書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仔細，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虚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

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説，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九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

葉文炳

葉文炳，字晦叔，浦城人。淳熙甲辰進士，調晉江簿，遲次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歷知仙遊縣，終奉議郎，通判和州。

傅脩

傅脩，字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于世。既而學禁方嚴，脩居父喪，衰服謁武夷，求銘於文公。公書云：「予觀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辭懇愨，情旨酸辛，爲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文公卒，明年且葬。脩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賻不及門者。脩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陳總龜

陳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進士，注吉州永豐尉，未上而歿。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爲制司幹

官。文公在浙東，諮議荒政，列薦于朝。慶元中爲常熟令，立言偃祠。終邵武軍通判。

備　遺

先生答應時書曰：「來諭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陳　枅

陳枅，字自脩，福州長樂人。父宋霖，爲同安令，與文公爲僚友。枅因從遊。

備　遺

枅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問：「天理真箇難明，己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説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説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者，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

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奧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如何。」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枅曰：「看公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過了日月，可惜。」

汪德輔

汪德輔，字長孺，饒州鄱陽人。

備遺

德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先生曰：「只是不曾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隉杌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説話煞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吕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誦己言。』嘗愛此語説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姜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

備遺

先生曰：「長孺、叔權，全似江西學問氣象。但叔權天資慈祥，長孺資稟粗厲，失

於太快。」

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吴公濟相似，長孺正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着便轉，挑着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説得。若是長孺，説話恁地横後跳躑他，也無奈他何。長孺、叔權皆是爲酒所使。

先生問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説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爲今工夫，須要静。」

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汪德輔疑其已至。先生曰：「只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須是窮理。若只如此，則不須説格物致知。」問：「如此，則叔權之静未是至。」曰：「固是。」

劉學雅 弟學裘

劉學雅，字正之，建陽人，觀文子羽之孫。馳騁東西，爲諸侯客，已而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

學裘字傳之，知撫州，刻規約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説義理之學。移知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大夫。

劉學古

劉學古，玶之子，屏山之孫，文公婿也。嘗爲臨桂縣令。弟學博，俱從文公游。

備遺

先生嘗謂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説無妨』。若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丁堯

丁堯，字復之，崇安人。篤厚慈良，有志爲己之學。從文公遊，而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文公記其墓。

周元卿

備遺

元卿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别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李亢宗

李亢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然一儒生，無貴介氣習，文公稱之。

包　約 弟揚、遜

包約，字詳道。揚，字顯道。遜，字敏道。建昌南城人。兄弟皆嘗學于陸子静，既而從文公游。揚嘗録文公論文之語，爲《文説》一卷。

備　遺

先生曰：「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虚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爲調護，先生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説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先生曰：「詳道資禀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

答敏道曰：「承喻粗心浮氣，剥落向盡，閒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覺欲寡過而未能耳。」

真德秀跋顯道《講義》云：「紹定己丑，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忻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

隨問響答，往往破的。」

方　耒 弟禾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少孤，其弟于、來、禾皆自教之。家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歷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耒始至，牒諸保，聚藁於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絶。復因文公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

禾，字耕叟。同游文公門下，公語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終身。

備　遺

先生答耕道書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内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蘇宜久

備遺

宜久問：「欲觀《易》。」先生曰：「《易》是箇難理會底，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爲書，浩瀚難理會，不若且買一本《温公書儀》，歸去仔細看。《易》不過只是許多路徑節目，自然漸次理會得。」

陳希周

備遺

希周請問讀書脩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鄭光弼

鄭光弼，字子直。

備遺

先生謂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任忠厚

任忠厚，字正甫，遂安人。

備遺

先生謂正甫精神專一。

鍾唐傑

鍾唐傑，宜春萍陽人。

備遺

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閭丘次孟

備遺

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説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熹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元昭

備遺

先生語元昭：「且要虚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二字命題，❶如「實理」之類，節節推之。先生指《立命》詩兩句：「『幾度風霜猛推折，依前春草滿池塘。』既道佛老之非，又却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無止息。」曰：「觀此詩，與賢説話又異。此只是要鬬勝，知道安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餖飣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門。前

❶「字」，原作「句」，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改。

日説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説話。」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爲工夫？」曰：「仔細觀來，平生只是不實。當於實處用工夫。」曰：「只是麤，除去麤，便是實。」曰：「每嘗觀書，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仔細講究。」曰：「大意固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最忌流於一偏。明道曰：『與賢説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説話，又一齊棄了。只是停埋攤布，使表裏相通，方可。然亦須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讀無限書，少間埋没於其間，不惟無益，反爲所害。」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説心，不説身。其説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説。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説『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説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顔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内。固是内是本，外是末，但偏説存於中，不説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録》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纔見人，便説天下歸仁，更不説克己復禮。」

黄立之

備遺

立之問：「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傞過了。」

黄達子

備遺

達子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李伯誠

備遺

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丘珏

丘珏，字玉甫，邵武人。學禁嚴，珏遂謝場屋。

備遺

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聽得頑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己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册子工夫。如熹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曾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爲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爲饑，如何强他使食？自不以爲渴，如何强他使飲？」

江元益

備遺

元益問入德。曰：「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且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

元益問：「門人勇者爲誰？」曰：「未見勇者。」

林叔和

備遺

叔和別去，請教，先生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

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好主葉正則之說，先生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理自出。」

鄭仲履

備遺

先生謂諸友曰：「仲履之學，只管從小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郭叔雲

郭叔雲，字子從，揭陽人，熟於禮學。

備遺

叔雲問：「爲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先生教叔雲曰：「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馮德英

備遺

先生與德英説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别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説道『也會如此』，要人説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麽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説道。看道理，不曾看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林仲參

備遺

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放底椅桌在屋下坐，❶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説了。」

❶「椅桌」，原作「倚卓」，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改。

劉淮

備遺

淮求教。曰：「熹無别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虛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面滋味，如何責得他。」

許敬之

備遺

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先生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説經未得其意，亦無害，且須静聽説話，尋其語脉是如何。一向强辯，全不聽所説，胸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箇狂妄人去。」

劉淳叟

備遺

淳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静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静之時。」先生曰：「熹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静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静，心無時不存。」

先生見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

坐間有及劉淳叟事，先生曰：「不意其

變常至此。向時來相見，極口説陸子静之學大謬，熹因詰之云：『若子静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説他？』此亦見他輕薄處。然其初間深信之，❶畢竟自家唤做不知人。」

先生云：「《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様人。熹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熹罵云：便是熹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陳寅仲

備遺

寅仲問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己，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己。陳正己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説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先生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❶「其」，原作「熹」，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改。

戴明伯

備遺

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之理。❶且逐段看，令分曉。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谿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虚心讀書。」

徐琳

徐琳，字元明，括蒼人。

備遺

元明與鄭子上同見，先生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雖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吕子約，又一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撰，横説直説，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合無謂處。沈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徑約之弊。」❷

❶「之人之心」，《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無此四字。
❷「徑約」，《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作「不博」。

孫吉甫

備遺

先生曰：「看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趲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漸漸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杜斿 弟旝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旝，字幼高，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名《粹裘集》，凡十卷。

備遺

先生謂叔高曰：「學貴適用。」

魯可幾

備遺

先生謂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徐子顔

備遺

先生曰：「子顔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或問子顔，先生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郭植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備遺

先生問：「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爲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説：「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煞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頽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一

陳址

陳址，字廉夫，莆田人。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以祖正獻公蔭，授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税。卒年二十八。嘗學於文公，公悲其賢而不克就其志也，爲之誌其壙。

程次卿

備遺

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先生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却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若説閒時都莫思量，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吳伯英

備遺

伯英問持敬之義，先生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

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虚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説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若只舐噬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江文卿

備遺

文卿博識群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文卿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先生謂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今却無擇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公今知得，便拽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下。説幾句，又漸漸走上來，如車水相似，又滚將去。」又曰：「東坡説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説《易》，説甚性命全然惡模様。如説《書》，却有好處。如説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爲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這是他説得好處，却不記得這般所在，亦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碑，❶云：『公所看都是字，吾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説，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

❶「碑」，原作「禪禪」，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改。

是理。」

李周翰

備遺

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

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纔説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説處便説，當不説處，不説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説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説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説忠信處，他也會説做好，只是與自家全不相干。」

吴棨

吴棨，字直翁。

備遺

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

傞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却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同。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説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説，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林士謙

備遺

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先生曰：「仁者得其爲仁，智者得其爲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熹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脉不相貫。」

林恭甫

備遺

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熹也嘗見人説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説，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

符叙

符叙，字舜功。

備遺

先生答舜功書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也？」

符初

符初，字復仲。

備遺

先生答復仲書云：「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釋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符國瑞

備遺

先生答書云：「辱書具道爲學之志，又見令叔爲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虚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

吴英

吴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進士。

備遺

先生與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足下偏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

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 却是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

葉永卿

備遺

先生答永卿書云：「先天之説，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藴。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横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 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 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 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黄孝恭

黄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令裕書云：「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 此只是急迫之病。 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 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 然亦須是虚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 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收書雖見向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

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己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説得，行未至，未當得工夫也。」

曹晉叔

曹晉叔，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晉叔書云：「近仁之説，來喻固未安，擇之説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林巒

林巒，泉州人。

備遺

先生答巒書云：「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説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説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閭里，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强矣。熹所望

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戴邁

備遺

先生答邁書云：「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説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説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足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説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呂侁

備遺

先生答侁書云：「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禄不足以仁其家，

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柯翰

柯翰，字國材。

備遺

先生答翰書云：「辱書示以顔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説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説者，初不異也。」

劉玶

劉玶，字平甫。

備遺

先生答平甫書云：「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讐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絶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

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黄　東 弟杲

黄東，字仁卿，三山人，榦之兄也。弟杲，字升卿。

備　遺

先生答仁卿書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使一向如此排定説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落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

「示喻食貧之狀，深爲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

呂　祖　儉

呂祖儉，字子約，東萊弟也。

備遺

先生答子約書云：「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已。愚意《論》、《孟》、《中庸》、《大學》，當以序進，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味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静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虚内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説：『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説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説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子約復書云：「祖儉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

其曰『人生而静』，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静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着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乃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説，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强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

先生又答云：「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

曹立之

備遺

先生答立之云：「録示陸兄書，意甚

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説，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揜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楊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所録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説片言立定門户，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户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别求顔、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諸葛誠之

備　遺

先生答誠之書云：「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讐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

笑，以爲正使真是讐敵，亦何至如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所喻子静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

備遺

先生答季和云：「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爲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之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中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應仁仲

備遺

先生答仁仲云：「道理最是講論時説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説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

不撫卷慨然也。」

周叔謹

備遺

先生答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吕、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狥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説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康炳道

備遺

先生答炳道書云：「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工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也？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

時子雲

備遺

先生答子雲書云：「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着，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讀熟，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正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録》，欲入數段説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吴玭 弟琮

吴玭，字仲玭。琮，字仲方，仕爲判院。

備遺

先生答玭書曰：「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既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説，至今以爲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静慮，而

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静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强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温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説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琮問：「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説，或謂存亡出入，皆是聖人之妙。或謂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説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用。」曰：「且説如何是人心，又如何是道心。」曰：「心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先生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饑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琮又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様説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

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曰：「是其效也。」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一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二

王 過

王過，字幼觀，一字功甫，饒州鄱陽人。

備 遺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爲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教過：「爲學不可麤淺。」過以橘子譬云：「皮内有肉，肉内有子，子内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先生語過，以爲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

周 明 作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

備 遺

明作問：「事有最難的，奈何？」先生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概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

有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奥，是紛亂時。隱，是隱奥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兜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狥他去。所説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爲别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别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顔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如何得？

蔡懇

蔡懇，字行夫，平陽人。

備遺

先生論讀《大學》，懇答以每爲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爲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自不知心所在。心者身之主也。撑船須用篙，喫飯須使箸，不理會，必是不用篙、不使箸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麽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游　倪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

備　遺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工夫。」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 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狄，近事專要説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熹那時亦自説《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 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 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他經。」

倪求下手工夫，先生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 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 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説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

歐陽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吉州廬陵人。

備　遺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

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先生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若以爲未必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陳芝

陳芝，字廷秀。

備遺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先生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説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返看：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爲己？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爲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爲學，且須分箇内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爲義爲利在這裏。從這邊便是爲義，從那邊便是爲利。向内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

先生謂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禀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説，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禀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廷秀問：「緣不能推廣。」先生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説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説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曾説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着去理會。」

黎季成

黎季成，贛州寧都人，一作季忱。

備遺

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

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先生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

張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州順昌人。楊長孺誌其墓。

備遺

先生答敬之書曰：「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説。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嚴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新喻人。隱居不仕。

備遺

時亨問：「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世文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末用，須

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爲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先生曰：「此一段説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

魏椿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

備遺

椿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今欲作一事，若不

立誠以致敬，胡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内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爲主。」

鍾震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

備遺

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着實用工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爲主。」又問：「《或問》載諸先生敬之説，震嘗以爲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一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黄卓

黄卓，字先之。

備遺

先之問：「每日做工夫處。」先生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主一無適，若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吴振

備遺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麤急也。

林至

林至，字德久。

備遺

先生答德久書曰：「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無事静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李杞

李杞，字長仲，平江人。

備遺

先生由經筵奉祠，待命靈芝寺，杞往見。首問：「曾作甚工夫？」曰：「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概以持敬爲本，推而得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凡人爲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爲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

杞云：「《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此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極是。」

呂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尚書祉之子。祉居建陽，卒葬邵武，因家焉。勝己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請大夫，知沅州。自號渭川居士。

鄧絅

鄧絅，字衛老，將樂人。與其兄邦老同遊朱子之門。嘉定中，陳宓守延平，以邦老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與李燔、林

羽、蔡念成、楊復、余道夫、李伯武、趙師恕並爲堂長。

備　遺

絅問：「程子言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絅謂孔、顔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先生曰：「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虚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説，無益於事也。曾點之説，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工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籠罩將去，人人會説，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李文子

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方子之弟。紹熙四年進士，歷知太安軍、綿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

備　遺

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先生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纔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説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祝穆 弟癸

祝穆，字和父，崇安人。少名丙，性温行淳，學富文贍。與弟癸嘗同從朱子游。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李東

李東，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學于朱子，號精敏。紹熙中，第進士，爲吉州廬陵簿，遷萬安縣令。黄直卿嘗以書薦諸漕使揚榷，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彭蠡

彭蠡，字師範，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守郡，蠡質疑義，辨析甚精，公稱奬之。以經學名世，教授江、淮之間。所著有《皇極辨》。

其兄名尋，亦從文公游。

備遺

二彭初見，先生問：「平居做甚工夫？」對曰：「爲科舉所累，自時文外，不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子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嵲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

余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興化軍仙遊人。娶三

山黃御史瑀之女，遂與瑀子榦師事文公。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篇，及自著文爲贊。間與榦講論，有異同輒以質諸文公。淳熙五年登第，歷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嘗立蘇緘祠於其故居，文公甚喜之。爲縣以清嚴稱。終池州通判。

熊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甫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己未廷對，值僞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黃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爲奏御。仕終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著《性理群書》二十三卷，《中庸解》三卷，《知仁堂藁》十卷。

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榦、李燔，因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斌羈旅困沮。年八十，趙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

呂喬年

呂喬年從文公游，值吴柔勝爲國子正，於文公生徒中得喬年與潘時舉，白于長，擢爲學職，使以文行表率。

詹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慶元五年登

第，調臨安軍户漕，授國子監書庫官，差監車輅院。年五十八卒。真德秀誌其墓。

潘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友端、友恭之群從。嘉定間，嘗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己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説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

彭方

彭方，字季正，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在郡，方從學。弱冠魁省闈。紹熙四年登第，爲池州教授。歷知景陵歙縣。以諸賢論薦，除直秘閣知袁州，召除國子司業，遷祭酒，除殿中侍御史。淳祐遷侍御史，仍兼侍講，除兵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

陳宇

陳宇，字允初，莆田人，守定宓之群從。文公爲同安簿，宇往師之。丞相留正誌宇

墓云：「君從晦菴未久，於主敬行恕之訓，守之不忽。」仕終太常少卿。

李儒用

李儒用，字仲秉，岳州岳陽人。

備遺

先生答輔漢卿書曰：「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趨向。仲秉遠來，甚不易，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二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陳孔夙，字仲仁，孔碩之兄。慶元五年進士。寓平江。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淳熙八年進士，知黎州。

張揚卿，字清叟，瑞安人。舉進士，爲南康軍教授。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有《語孟筆義》、《詩筆義》。

許儉，字幼廣，閩清人。三世不分異，林羽記其「友順之堂」。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隱居道山。所著詩文名曰《月林醜境》。

時子源，婺州東陽人。先從吕祖謙學，後游考亭之門。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躬行蹈禮，自號「槃澗居士」。

黃幹，字尚質，長溪人。仕至直學士院。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仕爲四會令。

曹彦純，都昌人。與弟彦約同學于考亭。

朱浣，興化仙遊人，仕終廣東帳幹。

祝汝玉，信安人，淳熙中知休寧。

黃仲本，邵武人，知南劍州。

金去僞，字敬直，饒州樂平人。

李季札，字季子，徽州婺源人。

林恪，字叔恭，台州天台人。
孫自修，字敬父，宣州宣城人。
黄謙，字德柄，光澤人。
游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吴雉，字和中，建陽人。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
董拱壽，字仁叔，饒州人。
吴炅，字叔夏，徽州人。
劉子寰，字圻父，建陽人。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
葉任道，即味道之弟。
輔萬，即廣之弟。
劉賁，字炳文，南康建昌人。
薛洪，字持志，永嘉人。
王仲傑，字之才，縉雲人。
彭樓，字子應，宜春人。
彭鳳，字子儀，宜春人。
陳士直，字彦忠，❶閩清人。
陳祖永，字慶長，會稽人。
張彦先，字志遠，臨淮人。
傅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劉瑾，建陽人，子翔之子，文公之甥。
魏恪，字元作，文公之甥。
蔣康國，字彦禮，古田人。
魏應仲，元履之子。
傅定，字敬子，婺州人。
劉崴，廬陵人。
蕭長夫，福州人。
饒克明，邵武人。
林子蒙，湖南人。

❶「忠」，原作「志」，據《晦庵集》卷七及《勉齋集》卷十五改。

吴唐卿，南安人。
朱魯叔，仙遊人。
王春卿，建安人。
林仁實，永福人。
程深父，古田人。
趙子明，開封人。
劉子禮，建州人。
劉叔通，建州人。
蕭佐，南昌人。
鄒浩，宣城人。
周椿，字伯壽。
林賜，字聞一。
李德，字季元。
康淵，字叔臨。
朱沅，字叔元。
俞潔己，字季清。
詹觀，字尚賓。

吴南，字直之。
陳夢良，字與叔。
董壽昌，字仁仲。
郭邦逸，字逍遥。
李德之。
方克大。
舒高。
周僩。
周得之。
江孚先。
王翰。
周頤。
劉子晉。
劉定夫。
董壽昌。
盧淳。
黄有開。

劉棟。
周莊仲。
吴仁父。
陳仲亨。
陳公直。
張仁叟。
陶安國。
林易簡。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三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四

趙師雍

趙師雍，字然道。

備遺

先生答師雍書云：「老拙文學，❶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説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箒者哉？ 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虚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吴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録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先生答安仁吴生書云：「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 以爲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

❶「文」，《晦庵集》卷五十五作「之」。

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説，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傅伯壽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伯成之兄。隆興初，舉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歷吏部郎官，知漳州。慶元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歷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召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嘉泰中，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以觀文殿學士奉祠，卒。嘗修高、孝兩朝《實録》。遺文三十八卷。

備遺

伯壽少與伯成同師事文公，又名臣孫子，乃奴事韓侂胄、蘇師旦，致身通顯。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方僞學之禁，預草

詔，以詆善類。其草文公秘撰告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文公没，伯壽適知建寧，又不以聞。

伯壽人品如此，真西山序其文集，乃曰：「宣城一書，意慮懇款，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以俟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鋭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附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此又不知其何説也。

「伯壽晚年入朝，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滚滚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未能遠過也。

「伯壽初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沉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伯壽老矣。故雖以文墨致高位，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於當世，獨其文詞可自托以久。」西山之言，果何謂哉。豈獨有取於其文邪？

《真西山文集》所載：「近歲有嘗登晦翁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晦翁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此不知其何所指也。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爲監察

御史。

紘未遇時，嘗謁熹於建安，受學門下。熹待學子，惟脱粟飯，遇紘不異也。紘不悦，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明。汝愚初抵罪去國，縉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美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

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及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徙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摇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一二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郡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説，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自是學禁益嚴。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紘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死。

備遺

陳枅一日獨侍坐，先生忽顰蹙云：「趙丞相謫命出自胡紘。」枅問：「不知先生曾識紘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説其狠愎。」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四終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亭淵源録❶

考亭淵源録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宋端儀撰，薛應旂重修。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事迹具《明史》本傳。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録。此編仿《伊洛淵源録》之例。首列李侗、胡憲、劉子翬、劉勉之四人，以溯師承之所自。次載朱子始末。次及同時友人張栻以下七人。次則備列考亭門人，自黄榦以下二百九十三人。其二十三卷，則門人之無記述文字者，但列其名，凡八十八人。末卷則考亭叛徒趙師雍、傅伯壽、胡紘等三人，亦用《伊洛淵源録》載邢恕例也。史稱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輯遺書，爲《革除録》。建文忠臣之有録，自端儀始。然其書今未見。即此書原本，亦未見。世所行者，惟應旂重修之本。應旂作《宋元通鑑》，於道學宗派，多所紀録，此書蓋猶是意。然應旂初學於王守仁，講陸氏之學，晚乃研窮洛、閩之旨，兼取朱子，故目録後有云：「兩先生實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反。」遂以陸九淵兄弟三人列《考亭淵源録》中，名實未免乖舛也。

❶ 此標題原無，今補。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王春茂 湯元宋 高海波

本册責任編委 甘祥滿 張麗娟 李峻岫

{
"filename": "MTQyOTE5NjI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91962.zip",
"filesize": 292895871,
"md5": "e40980a5ff4f1a7f4a3502804174c926",
"header_md5": "d424602b01c60a9fe9c3a618a4707269",
"sha1": "b9da5737d19726fb279458a2b53ba68e09ddbdc0",
"sha256": "0bdf9f69c1b39f9e9e9290b3056856bca14bfeb92efa4d064e30bb97f3442dfd",
"crc32": 325569715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23874378,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81,
"pdg_main_pages_max": 781,
"total_pages": 792,
"total_pixels": 438020915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